

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

目 錄

- 一、諾那呼圖克圖本願
- 二、諾那呼圖克圖讚頌
- 三、大成就王貝雅達賴祖師應化略傳
- 四、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
 - 康藏佛教由來與蓮花生大士之弘法
 - 西康地理政教風俗及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之略史
 -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擁護民國苦戰藏軍與被囚脫險經過概略
 -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四川應化要略
 -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南京應化要略
 -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滬杭應化要略
- 五、諾那呼圖克圖前期略傳
- 六、普佑護國法師諾那呼圖克圖傳略
- 七、大持明金剛阿闍黎耶蓮華金剛藏班智達傳略
- 八、諾那呼圖克圖年譜
- 九、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
 - 佛法因緣
 - 喇嘛
 - 對師父之信心
 - 拜師求法
 - 上師生平問答
 - 祖師來歷及修祖師法功德
 - 藏密紅教圓覺宗歷代傳承祖師
 - 佛菩薩功德開示
 - 發菩提心
 - 持戒
 - 供養
 - 灌頂
 - 修法事相
 - 煩惱對治與持咒功德開示
 - 祈求與感應
 - 顯密差別之開示
 - 顯密淨土差別之開示

彌陀大法及觀想
密宗破我執即生證佛之理
居士修密
修法與觀想
如何避免魔事
佛身應化之開示
斷疑生信
最簡單且最大之修持
最易最穩最快成佛之法
密宗境界與法要大略
禪坐要領
居士專修與閉關
放生
修密功德
超度
塑像建塔功德與事相
法名功德
舍利功德
草木瓦礫亦是眾生
物質文明的慘劫
赴川臨別開示

十、諾那上師離港前夕開示記

十一、祈請諾那上師速轉世文

附錄、諾那活佛

超出世間修心要訣

殊勝的圓覺宗心法

圓覺宗心法承續祖師悲願，盡攝無上密宗馬哈、阿落、阿兌瑜珈乘密意，以禪為體，以密為用，以常寂光為歸宿，其殊勝處在擁有殊勝的傳承及法門，因此一切有緣，不論根基，只要深信、切願、力行，上根者於此生、中根者於臨終、下根者於中陰，皆能成證佛果，最低限度亦能淨業往生。

傳承殊勝 本宗承繼不共於他宗之釋尊心印傳承，前後嫡傳七代，脈絡分明，不僅歷代祖師皆依心法即身成證，且為諸佛菩薩之應化身，故能自眾多紛歧的藏密

事相傳承中脫穎而出，超越層層法執，直指本心，不假迂迴，令行者速證本心，實為密宗之正法眼藏，佛法之中心。

法門殊勝 圓覺宗法門之殊勝，在不重形式外相，唯重內心實修實證。行者雖為在家，自皈依起即授以性分修持，由果位起修，直破根本無明，不離本心，當下圓成一切功德智慧。以自性本具與佛無二之菩提心為起修因，以大悲願力為根，興無緣慈、運同體悲，一方面與禪宗一樣自修自證、自性自度，一方面仗上師傳承本尊三密加持，實踐地藏菩薩之宏願，積極度生。以行者願大行大，不僅能於此生速證法身，更能於情器三世，不即不離而圓滿法報化三身、四土。故修持圓覺心法成就之行者，不僅一生圓曠劫之佛果，更能即身成就虹光身，永恆常住。隨緣示現度化有緣。

值此末法時代，正法之稀有難逢誠如釋尊懸記：「燈將滅時還復明。」迴光一現，燦爛短暫，有緣見聞本宗無相無念法門，實屬多生積聚之福智因緣，何況灌頂受持證悟者，大眾祈務必珍之、寶之、實修之！

一、諾那呼圖克圖本願

諸佛正法賢聖僧	眾生不空我皈依
眾生所有諸業障	我入地獄而代受
三世所攝諸善根	迴施眾生令成佛
有一不成正覺者	我此誓願不退轉

二、諾那呼圖克圖讚頌

韓大載居士撰

瑜伽無二金剛乘	不動實際我皈依	豎窮三世遍十方	一心依止善知識
諾那上師攝三寶	具足諸佛波羅蜜	大樂大明大方便	法爾金剛大總持
三千大千無量界	十方地水火風空	自他一切身口意	從本心願供上師
罪福原來無自性	貪瞋癡等本不生	虛妄分別之所起	住無懺悔而懺悔
無修而修無證證	無度而度攝受盡	上師無邊廣大業	願住大樂而隨喜
無盡法界塵刹海	廣大清淨妙莊嚴	住於不住無量劫	恆轉理趣妙法輪
以此禮讚供養福	請佛住世轉法輪	隨喜懺悔諸善根	願顯有情本來佛

三、大成就王貝雅達賴祖師應化略傳

資料來源：辛龐桑波

本會編輯組整理

大成就王貝雅達賴祖師，本地爲金剛手菩薩。若就其於此釋尊教法時期以人身之示現而論，則爲薩拉巴哈（馬鳴菩薩）之轉世，於漢地南北朝時期轉世爲印土禪宗二十八祖、漢地禪宗初祖菩提達摩，於藏地松贊干布時生爲大臣祿東贊，赤松德贊時生爲努欽桑傑依喜，後轉世爲密勒日巴如星之心子惹巴希瓦威、岡波巴之弟子色東夏貢巴，其後又轉世爲秋吉鄔金貢波、瑞津嘉稱寧波、達先桑丹林巴等。此世之轉世，則以「覺瑞津」之名，廣受康藏佛教各派共所尊崇；復以諾那呼圖克圖祖師東來之因緣，而以「貝雅達賴」之名，普聞於漢地。（藏文「瑞津」即梵文「貝雅達賴」，舊音譯爲「仁增」，漢譯義爲「持明」。）

祖師俗名材鳴札西，於丁亥年七月初十蓮師聖誕日諸多奇徵瑞兆之中，降生於多康地區俄達薩姆崗下多許仲巴屬地波若巴爾樂福地之覺氏家族，父爲索南彭措，母爲倉色爾薩氏之達格拉姆。

祖師自幼智慧超卓，法爾了悟自心本性，言行無非菩薩作業，從無世俗眾生之作業。幼時從舅父習藏文，從文阿旺習梵文。後於來蘇爾之地，以牛糞築茅蓬，專修白文殊，獲得成就之徵兆。

十五歲時，祖師至僻靜山札西曲林寺，於德吉若巴上師處領受皈依，法名「瑞津札巴」；復從此上師處領受達先桑丹林巴之深密伏藏《上師如意摩尼寶》。上師爲其認證爲達先桑丹林巴之轉世。

後以父亡之因緣，亟欲爲亡父植諸善根功德，苦無財力供施，故遂發心前往衛地三大法輪處、塔拉岡波山、札日山等聖地朝聖。

返回故鄉後，祖師發決定心，爲利一切有情願成佛道。爲此乃於僻靜山崆傑鄔金洞閉關三年，日夜無間勤修四座瑜伽。此期間，每日除由僻靜山寺供養一壺茶水外，別無他食，以至身體羸瘦，猶若骷髏，仍不改道心，精勤匪懈。一日，饑乏難忍，欲出外乞食，但以身乏神昧故，遂悶絕於門首。至日落時甦醒，頓憶德古若巴上師「惟以大決心，克證無上果」之訓誨，念及宿聖前賢，無不安忍衣食之逆惡，而得悟證之順緣，故乃復發堅定誓願，繼續禪修。越數日，其妹次卓供養一袋糌粑；復數日，貢桑喇章供養一牛下頰；後復尋得一羊頭骨以熬湯。以此諸物以滋色身故，觀修覺受頓得增長。祖師於此修持金剛薩埵，時時恆住光明

現量，處於夜間亦如白晝無異。

二十五歲，祖師從材旺貢波比丘處，領受優婆塞律儀，法名「噶瑪秋桑」。

二十七歲，祖師如實證得明空不二之清淨本覺，了見堅固不變之自性。復於札幹僻靜山及傑日鄔金墨竹林寺閉關修持。

三十歲時，祖師至垛梅竹欽寺，拜謁第四世竹欽彌覺南喀多傑上師。上師授記其將獲證持明果位。祖師所持之寧瑪巴教傳傳承，即得自彌覺南喀多傑上師，是為寧瑪巴自普賢王如來以下第三十一代祖。

隨後，祖師到噶陀金剛座陽坡寺，拜謁辛龐仁波切，領受大圓滿心髓之要訣，並獲證禪觀之成就。祖師若終身住於噶陀寺修持，將能現證虹身成就，但以度生心切故，不計個人成就，而隨即轉往他處。

祖師返回德吉若巴上師處，領受諸多法要，上師亦授記其將獲證持明果位。祖師復於色傑鄔金修行洞，專修《上師如意摩尼寶》，親見本尊壇城，獲證共與不共之殊勝成就。

之後，祖師復至波吾多東寺，拜謁札幹喇嘛達曲活佛，領受諸多法要。祖師於此處安住四年，在昭隆普溝雪山檐之妃子足、曲嘉白岩、嘎瓦隆溝之空行母密藏宮銅鐵殿等處禪修。

隨後，祖師復返回德古若巴上師處，領受諸餘法要。上師欲將僻靜寺法座傳付祖師，然祖師不求名聞，堅辭不受，上師遂授記其將現證四相。

此後，祖師至囊謙，從囊謙土司多傑領受竹巴噶舉諸多法要。

祖師並於囊謙巧遇十四世噶瑪巴德秋多傑，遂拜謁之，從其領受比丘戒，法名「噶瑪材旺」。並隨噶瑪巴返回楚布寺，領受大手印及大圓滿諸多要訣。而後即返回故鄉。

祖師復於大伏藏師秋吉林巴處，領受諸多法要。

復至達隆瑪爾塘類烏齊，於帕卻札巴貢瑟上師處，領受諸多法要。祖師所持之達隆噶舉傳承，即得自帕卻札巴貢瑟上師，為達隆噶舉自金剛總持以下第三十

一代祖。復於類烏齊之堅拉南達日東岩側，朝拜達先桑丹林巴之馬蹄印，遍知宿世一切所行，親見達先桑丹林巴之伏藏護法前來迎接。

祖師復於托梅山僻靜寺竹拉咕嚕處，領受達先桑丹林巴伏藏諸法要，並於該寺左面之彩爾隴溝，建一僧舍安住，日用則由貢桑札巴昭杜與沙爾氏康楚二人供養，如是閉關五年。其間重獲其宿世轉世爲惹巴希瓦威時所持有之密勒日巴靈骨，並獲得空行母之囑托及賜與瑞津嘉稱寧波伏藏中之蓮師補處像，此像至今仍安置於該處。

此後，祖師遵依空行母之授記，至蓮師修持聖地咕嚕隆建立僧舍，感得騎獅護法與地神應允護佑其事業。於此，噶熱喇嘛前來請求攝受，祖師乃爲授皈依戒，賜法名曰索南熱登。此即祖師之傳承心子，後來前往漢地廣弘無上密法、攝受利益無數漢地有情之諾那呼圖克圖是也。

此外，祖師復曾拜謁多康與衛地諸多賢善大德，領受無數法要。其主要者，諸如竹拉古德舍利、囊謙喇嘛薩居、康楚丹白尼瑪、巴夏喇嘛桑丹旺千、堪布仁欽達傑、措尼仁波切、巴卡活佛、喇嘛嘎瑪札西等。

關於祖師之修持成就，略記大要如下：幼時修持白文殊時，親見本尊。在札幹山僻靜寺修持《蓮華心要》時，親見蓮師，瑪哈嘎拉瑪南應允護佑其事業（祖師持有由蓮師付囑之不共心印傳承，爲第四代祖）。在色傑鄔金洞修持《上師如意摩尼寶》時，親見無數智慧尊，空行母以曼妙舞姿吟唱金剛歌，鬼神護法供獻薺供聖物，科木天王供獻聖地功德，並授記深密伏藏。住於歡喜寒林之達先桑丹林巴寢室時，手持竹筆，頓憶前世將深密伏藏文字轉寫爲藏文之景況。復嘗多次安住光明之夢境，遊於蓮師之銅色吉祥山。於多許仲嘉雪時，親見度母。於托梅山僻靜寺閉關禪修時，親見瑞津秋嘉多傑。修岡波巴之上師瑜伽時，親見岡波巴，授予諸多法要。修智慧空行母時，親見依喜措嘉，及三根本所有本尊，得蒙授記，並現觀外器世間萬物，皆顯現爲本尊形象；內身脈淨化爲身金剛之所依，一切形色顯爲經籍；語淨化爲語金剛之自性，動靜之聲顯爲陀羅尼，業風流入中脈；意異熟爲心金剛之自性，如實悟入法性諦理，證得因果不二之法界，由是現證四大定見。

祖師一生弟子極多，其中爲佛教和眾生開展廣泛利他事業者有三：吉忠赤烈蔣巴炯內額旺札巴（即類烏齊寺吉忠呼圖克圖）、噶熱喇嘛索南熱登（即諾那呼圖克圖）、巴夏喇嘛班覺。

祖師化緣既盡，於丁酉年三月初三日清晨，將意收至法界，而入圓寂。此時，晴空雷響，大地震動，天現彩虹，諸多瑞兆現起。法體化虹而縮如嬰兒，火化後成舍利蘊。

四、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

康藏佛教由來與蓮花生大士之弘法

康藏佛教，分爲顯密，遠創於二千年前。西藏第一代王名妥妥列真者，乃大勢至菩薩之應化身。時有顯教經曰榜鞏樺加巴者，即十善十惡之因果經也；密教經曰媽哈母渣者，即大契印之秘軌也，皆自天下降。藏人初不識之。但取而供養禮拜之，得感長壽無病、吉祥、如意諸瑞事。

傳至第五代藏王曰松貞扛波，娶唐太宗之妹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公主，因二公主均各攜往釋迦牟尼佛雕像一座，乃建造廟宇，供奉釋迦佛像與印度銅像，及其他諸種佛像於廟中。并制文字，翻譯大悲準提之密軌，及顯教諸經典。時盛行左道黑教，佛法尙未昌明，魔道猖狂。歷年祭神，例殺嬰孩具供，否則水火饑饉，災害立至，藏人苦之。

傳至藏王赤牒主顛，娶唐肅宗之女金城公主，生子曰赤松德真，十五歲即王位，年十七即弘揚佛法，迎印度僧寶特薩埵（註 1）入藏，傳授顯教。妖魔爲祟，建寺不成（註 2），王甚憂之。時有印度蓮花生大士者，於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八年，降生於西印度達賴郭嚨海（註 3）之蓮花中化生，大士是合阿彌陀佛之身、千手觀音之口、釋迦牟尼佛及一切佛之心，而成爲諸佛菩薩身口意三密之金剛應化身（註 4）。生而神異，天降甘露沐身，海中水族，齊來瞻禮，歡喜踴躍，得未曾有。印度國王恩漲波迭，親往海中蓮花上抱歸，立爲太子。并選女文昌隴妻之，禪以王位。其有輪王七寶之瑞，大士在位，示似癲癩，屢現飛空異狀，不理國事，令國人更立新主。去之印度捨維差爾（註 5）修道成佛，顯密圓通，神變莫測，在印度應化聖蹟，不可勝計。

撒賀爾王以烈火焚大士七日不熄，火中現海，海現蓮花，大士端坐其上成長壽佛。夫人文昌隴亦成佛母。西印度窩尖地方宰相，試以烈火焚燒大士，在火中如未燒狀，佛光愈大，普照法界。一時懺悔皈依，崇仰佛法者甚眾。在菩提場南，摧滅外道，有菩提樹復生瑞應，外道怨之，沈大士於港噶大河，大士在河中跳躍，河水逆流上岸，淹溺外道。魔王益恨，以藥毒大士，毒入腹內，反成甘露，

放大佛光。時信外道者，均泣求哀憫，皈依佛法。畢丘寺無量天魔鬼神眾，愈增惱怒，皆來加害。大士一一擊落，魔眾懺悔皈依，均成金剛眷屬。在印度及尼泊爾等處弘揚顯密八百餘年，智悲雙運，應機普度。大士佛臘垂九百歲矣。

時藏王赤松德真慕大士名，乃遣僧七人迎之入藏（註 6）。大士行抵尼藏交界之查修高山（註 7），山魔欲害大士，撮合左右兩山，勢將夾壓（註 8），大士聳身雲霄，制服山魔。迨抵藏境，忽飛來火龍，毒焰蔽天，張牙舞爪，意欲吞噬。大士口誦六字大明咒（註 9），左手持鉢，右手伸掌，火龍立墜掌中，僅五寸許，搖尾乞憐，大士令其懺悔皈依。黑教施法，以五雷擊大士，大士以手指雷返擊之，并燒毀黑教寺廟甚多，魔眾懼服。由是建寺造像，譯經傳法。

當斯時寶特薩埵傳顯教，大士傳密教。後因學者衣紅，故亦稱紅教。並與藏王密議，將經典、佛像、金玉珠寶等物，分藏石土，以備當來學佛弟子之用。且云：「吾所譯經典，所傳密教，雖無訛誤，唯恐後世眾生根基漸陋，有議其非者，乃請藏王迎印度大密宗喇嘛五百人來藏，以相印證。」因之後世無疑言者。後數百年，白教祖師賈唐恩巴德修降生於康藏交界之辨波伽府，入印度學大密宗，所譯密宗經典更多，且所傳亦廣，與蓮花生大士所傳紅教經典，前後印證，如出一轍。自是康藏之人，對於大士益信崇仰。故大士上承釋迦，下化眾生，為康藏喇嘛紅教第一代大祖師者，有由來也。

大士在西藏二十餘年，悲心廣運，周遊康藏，以次摧服諸魔。最後有天魔化喇嘛身，謁大士，執禮甚恭，並探詢大士所懼何物，答以唯懼「得瓜」，印度語謂業障深重，不知懺悔者為「得瓜」，而印度語稱「壁蝎」亦名「得瓜」，蓋音同意異也。天魔不明所指，誤以為唯懼「壁蝎」，翌日化碩大無朋「壁蝎」來噬大士。大士忽化忿怒金剛（註 10），喟然歎曰：「吾語爾所懼者，乃為不知懺悔、不明佛法之魔物，並非懼爾渺畜。」乃飛騰而上，右手持杵，左手擒蝎而降服之。

旋藏王薨，嗣君年幼，大士攝政十餘年。時大士已享壽九百餘歲矣，以應化因緣已了，乃於後藏貢塘山顛，騰馬凌空以示寂（註 11）。大士生而成佛，迭遭危難，師事阿難尊者，受修釋迦世尊預囑傳付之法。凡小乘、大乘、顯教、密宗，飽學無餘。又卑下其心，承事多師，精通各教，廣博圓融。密宗之佛部、金剛部、寶部、蓮花部、羯摩部五部心傳大法，賴以發揚光大，至今不墜者，皆六道慈母，普度法王蓮花生大士之力也。

註 1 土耳其人在印度修顯教即身成就。

- 註 2 自畫所備材料，入晚即被魔力損毀，或搬運至他處。
- 註 3 達賴郭嘯海，漢譯為「乳子海」。
- 註 4 按藏經所載，釋迦世尊臨欲涅槃，諸大弟子，悲不自持，並以魔道為慮。世尊慰之曰：「佛法不斷，爾等無憂，我涅槃後八年，西印度海中，有蓮花化身者，即我與諸佛菩薩身口意三密之所成就。」並囑阿難尊者，傳授契經於蓮花生者，再行示寂。
- 註 5 在菩提場東南。
- 註 6 按藏經所載，藏王欲迎大士，恐大士不至，商之於寶特薩埵，對曰：「吾與大王及蓮花生大士，在無央劫前已播種殊勝因緣。彼時四人同為兄弟，吾居長，大士行二，大王行三，今宰相把們宅結爾為行四。為癒母疾，四人共建一塔，各發誓願。大王願為施主，大士願不由胎生，弘揚正法，降服諸魔，我願以顯教法門度眾生，四弟發願曰爾等願滿，我為宰相，即今宰相是也。以此因緣，大士之來必矣。且魔威至盛，顯教法門，罔能降服，大士為金剛應化身，任何天魔，無不摧滅。」藏王大悅，欣然遣之，迎之入藏。
- 註 7 左右山勢峻峭如站立，中有徑路，為尼藏交通之孔道。
- 註 8 兩山相夾至今仍存。
- 註 9 六字大明咒，一名六字真言，一名大悲咒心咒，為觀音大士之心咒，此六字包含佛、金、蓮、寶、羯摩五部密宗真意，功德無量。我國所譯現行經典，除莊嚴寶王經外，餘經解釋此真言功德者甚少，且失傳已久，字音訛誤，多與梵音不符，按藏經所載此咒之功德，須三年方能講完。
- 註 10 蓮花佛化忿怒金剛，右手持降魔杵，左手擒蝎，即此曼陀羅。
- 註 11 按藏經所載，大士預囑示寂日期，藏王及全藏之人，悲哀不勝。於示寂之前，藏王、官吏、喇嘛、庶民等眾，環繞貢塘山，大士為眾生說法後，忽身首發五色佛光，普照十方佛土，凡夫以佛光力故，普見十法界，歷歷在目。忽空中飛來天馬，四大天王各抱馬四肢，降落大士前。大士重囑眾人精勤修持，決定成佛，乃跨馬凌空飛騰而去。至西印度降落，復為眾生說法後，乃仍乘天馬飛往蓮花佛土。故現時西藏人，輒艷稱大士在西藏示寂，印度人則云大士在印度示寂，各執一詞，爭持不決。其實大士始由西藏貢塘山飛騰，又在印度降落再由印度飛騰示寂也。據日本僧人考據，謂大士示寂時，乃由天降寶車載之而去者，誤也。

西康地理政教風俗及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之略史

西康毗連西藏，古稱康壩，又名喀本。南起北緯二十八度至三十三度間；東起西經十四度至二十三度間，面積較四川稍弱。唐、宋、元、明歷朝，為吐蕃及

蒙古所據。入清之初，仍土司之舊，清末設廳州縣，具開省雛型。民國成立，改爲川邊特別區，舉向日之府廳州而胥縣之。地多高山，氣候嚴寒，秋後類多積雪，皎皓如銀。杲日微風，猶晴雪舞空，若際陰霾，則頃刻玉龍百萬，成水晶琉璃世界矣。姚石甫遊記云：「五月千山時積雪，冬來翻覺雪時稀，殊方竟歲重裘慣，不畏宵深炭火微。」蓋紀實也。

大部份民族爲藏人，野番（註1）雜居山谷。言語異常複雜，唯文字無論紅、白、黃、黑四教，所有經典及往來文牘，均爲藏文。康人嚮勇敢善戰，自佛法昌明，漸摩慈悲、忍辱、真如、平等諸教義。除一部野番，其餘不信奉佛教者，百無一二。一般人民，性情恬淡，思想清超。寺廟林立，經唄不絕。無論男女嬰孩，能呀呀學語，即教誦觀音大士六字真言，故有穢土佛國之稱。

自始左道黑教盛行，自蓮花生大士後，黑教遂微，紅教熾興。後白教祖師賈唐恩巴德修，赴印度求經歸，遂倡白教。明宗喀巴祖師（註2）降生於甘肅西甯衛，始學白教於蒙古，繼學紅教於後藏薩迦寺，其後乃創黃教。現時黑教甚少，以黃、紅、白教爲最盛。西康地勢以巴西爲基幹，巴西以東諸地，清時置縣三十有二。巴西分四部，曰八宿、察雅、昌都、類伍齊，均蓮花生大士宏揚紅教聖地。中有四大呼圖克圖，歷受敕封，兼掌行政宗教之權，元、明兩朝，均封爲大喇嘛（註3），至清康熙時，乃改封爲大呼圖克圖（註4）。類伍齊北鄰青海二十五族，南履白馬岡中部，昌都爲右臂，丹達山爲左臂，八宿、察雅犄角於東南，三十九族屏蔽於西北。

清乾隆二年，類伍齊之諾那寺大喇嘛額王嘎把者，助大將軍蔣伽把（註5）征廓爾喀有功，受封爲三大呼圖克圖，實諾那金剛上師第一生；第二轉生名成利多那吉；第三轉生名吉多嘉隆多；第四轉生名章穆金伽抄；第五轉生名喀卓穆伽抄；第六轉生名南魁多那吉；今三大呼圖克圖，第七瑚畢勒罕（註6），名成立嘉穆抄者，實釋迦牟尼佛第二十九代，蓮花生大士第二十五代之嫡傳，海內紅白兩教現代之祖師，即今蒙藏委員會委員兼前任立法院立法委員，藏兵驚爲神人，西康民界仰爲擁護民國革命先覺之諾那呼圖克圖是也。

上師於遜清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十五日寅時，誕生於類伍齊之金塘（註7）。以七世轉生之活佛故，七歲即被迎入諾那寺，學修顯密，並報清蒙藏院有案。阿達爾瑪佛第三十一代，毗盧遮那佛第三十代，釋迦牟尼佛第二十八代，蓮花生大士第二十四代嫡脈相傳之祖師，名貝雅達賴者，實上師密宗本師。貝雅達賴祖師，爲金剛手菩薩之應化身，一生不問政事，專一密乘，修金剛薩埵本尊，佛部、金剛部、蓮花部三部密宗（註8），淹貫圓融，迭顯神變，弟子甚多，其中即身

證佛者頗不乏人。祖師享壽百三十六歲，即生證寂，縮身尺許。上師乘願降生，盡得師髓，顯密淵邃，莫測高深（註9）。

至二十四歲，密乘各宗大法，均已成就，即紹紅教祖師位。越年二十五歲，即被推接掌政教大權。西康俗習重男輕女，家庭間夫權甚重，上師處理政治，視眾生平等，力矯其非，革除待遇婦女不平等之舊律甚多，輿情洽然。越十二年偕表弟彩把那伽（註10），往朝蓮花生大士證長壽佛之白馬崗肱都婆章山聖地（註11），野番兇暴，其表弟無故遇害。按康律殺人者抵死，如不抵罪，應賠償金；如不賠償，必須延請喇嘛誦經超生。經一再調解，野番賴有邪術，終不之許。康人群憤，上師乃率兵一百七十餘人出征，與野番三萬人戰，克之。

蓋康邊黑教流傳甚古，其教由印度外道傳來，奉丹巴喜饒為教主。野番多黑教，能邪法，行為兇殘，不易制伏。上師修忿怒金剛大法，乃盡降其眾，度其皈依佛法者多人，並收服其地，拓境至白馬，建立釋迦蓮花佛諸寺，弘揚佛法。政教兼施，規模粗具，獻納中朝而不自私，此上師降生後之略史也。

註1 野番分白番、黑番兩種。黑番純屬野人，白番漸與康人同化，間有信佛法者。

註2 按藏經所載，祖師為觀音、金剛手、文殊三大菩薩之應化身。

註3 喇嘛者，為出家修密之尊稱，非普通僧人之謂。按喇字漢譯意為諸佛之心，嘛字漢譯意為眾生之母。喇嘛者，謂以諸佛之心，普度有情，視十方含識如慈母之心愛兒女也，故喇嘛二字，含義甚廣。如釋迦世尊，亦可稱釋迦喇嘛，阿彌陀佛，亦可稱阿彌陀喇嘛，觀世音、大勢至、文殊、普賢諸菩薩，亦可稱觀世音、大勢至、文殊、普賢喇嘛，班禪大師亦可稱班禪喇嘛，諾那呼圖克圖亦可稱諾那喇嘛，餘類推之。修顯教皈依佛、法、僧三寶，修密宗則皈依喇嘛、佛、法、僧四寶。蓋顯教修行，須經三大阿僧祇劫方能證佛。密宗行者，得喇嘛之心傳，依法身如來威神功德加持，以我之身口意三密，與佛之三密感應道交，即身證佛。如未經阿闍黎之傳授，則無上金剛法乘，不得其門而入，故第一即須皈依喇嘛也。密法為一切佛法最高無上唯一之法門，例如修顯教淨土者，須賴佛菩薩力接引往生，修密宗淨土，則臨命終時，如蒙接引，則仗佛力往生，如不蒙接引，則可仗自力往生，百不失一。即平時修持，較顯教為簡易方便，不論男女，不拘職務，均於世務無礙。一切法門，唯修淨土最為方便，最有把握。密宗淨土，較之顯教淨土，尤為方便中之方便，有把握中之最有把握。其他佛土，須二地以上之菩薩，方可隨願往生：修西方淨土，縱具縛凡夫，亦可帶業往生。修顯教淨土者如不蒙接引，即不能往生；修密宗淨土，蒙佛接引

當然往生，不蒙接引，即自力往生。修顯教淨土，臨終時恐有魔境，密宗淨土，即無魔境。顯教淨土，須待華開，方能見佛；密宗淨土，即生即得證佛，有志密宗淨土金剛法乘者，求大阿闍黎傳授彌陀大法可也。

註4 呼圖克圖，漢譯意為活佛。按清制，全國共封十六大呼圖克圖，蒙古、甘肅各四大呼圖克圖，距京較近，每年輪流覲見，故又稱內八大呼圖克圖；西康、西藏各四大呼圖克圖，因道路遙遠，每十三年輪流覲見一次，故又稱外八大呼圖克圖。

註5 藏音。

註6 瑚畢勒罕乃轉生再世之意。

註7 昆仲三人，上師居長，次為妹，再次為弟，其弟與上師在昌都敗戰時失散。

註8 佛法一法通則萬法通，既通三部，則五部皆通。

註9 閉關靜修十三年，故班禪大師亦盛讚上師嫻熟經典，並精修入微。

註10 時年廿八歲。

註11 蓮花佛道場，又稱人間淨土。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擁護民國苦戰藏軍與被囚脫險經過概略

清宣統間，前藏達賴聯英，遣軍侵康。川督趙爾豐命邊軍統領馮山，率部約三千人往征。時波密王甘那暗通藏軍，波密為馮軍必由之道，甘那阻撓軍行，不允通過，藏軍如潮湧至，巴安理化等要縣，均先後失陷，侵佔康境幾半，全康驚懼。上師精修入微，且一身兼掌政教，素為康人景仰。各呼圖克圖及民眾，力求上師同大呼圖克圖領兵助戰。上師以達賴無端興戎，侵佔國土，無為心內大起悲心，乃統率康軍，先克波密，繼抗大敵，協同馮部與滇軍，盡復三十九族及二十五族失地（註：共約一千餘里），並追兵進抵藏境，因與達賴交惡。

民國元年，英人出而干涉，乃由中、英、藏派遣委員舉行森姆拉會議。以英、藏所提條件至苛，久不決。時川督尹昌衡改派統領劉瑞麟戍康，瑞麟有膽略，可抗強敵，與上師一致禦侮，計議甚洽。旋前大總統袁世凱撤昌衡回川，瑞麟偕罷，以邊軍統領彭日昇代將其眾，日昇愎而無勇，不聽上師言，屢戰多敗，上師所率康軍，均自備餉械，軍器窳劣，迭受牽動，死傷亦至眾，援餉俱絕，索賦供師，苦戰數載。

六年，政府令川督遣援師入康，並命上師偕李、馬二委員赴拉薩，與達賴交涉退兵，已有端緒。乃彭軍與藏軍因越界刈草細故，忽復起戰釁，彭部胥無鬥志

，而恩達、類伍齊、察雅諸地，相繼淪陷。上師設計潛歸，達賴復增兵四萬，分途侵犯，進至昌都。彭部屢敗，復地盡失。彭部有劉分統者，勇敢善戰，督陣負傷，知事不可為，乃以槍自戕，士兵蹈河從死者數百人。日昇以劉死故，益驚措無主，意欲乞降，上師勸日昇固守待援，並請補給子彈，自率康軍為主攻，不允，又勸日昇退兵青海邊界，自為後殿，亦不允。上師以昌都四面環山，城市如在井底，萬一山為敵據，坐以待擒，勸移兵扼守山隘，又不聽。亡何，山盡資敵，日昇遂以軍降。

上師自宣統三年，率康軍七千餘人，轉戰八年，傷亡至重，至此祇率僧俗殘兵七百餘人，力戰不支，遂於七年夏曆三月，在昌都與大呼圖克圖同時被執，送往拉薩。大呼圖克圖旋在拉薩被藥死，三十九族魁領彭楚，被擒割鼻。二呼圖克圖於民國三年，達賴遣人責難助漢，憂恚而死。四呼圖克圖於七年歸降達賴，旋病死。

達賴再三誘上師降，不屈。乃於拉薩郊外，掘牢約深四、五丈，底寬僅五、六尺。於民國七年夏曆五月十五，囚禁上師於土牢中，並疊架木石，僅上留一孔五寸許，遣若本（註：若本為前藏軍制官名，約與連長相等。）二人，戍兵三百以守之。日垂麵水一度，仍屢誘降，終不屈，乃前後三次置毒於麵內，上師明知亦安受之，於黑闇中捫食竟死。以密法力，數日復蘇者再，守者以物垂下試之，上師仍捫食，守者驚為神人，達賴亦不敢再令置毒。蓋此毒藥乃黑教五毒製成，性至烈，稍染指端，即全身潰爛五臟俱裂而死。藥毒三次，死又復生，豈人力所可致也。

上師囚土牢約六載，心一境性，日唯念佛，暇則以手掘土，遇石乃改向再掘，久之，成長穴，乃於民國十二年夏曆九月十三日，由牢逆出，再觀天日。唯衣服毀爛，不能蔽體，如是晝伏宵征，崎嶇崗嶺，乞食為活。

道經扎什倫布西方之某處，忽途遇素識之紅、白教朝山喇嘛二人，二喇嘛猝見上師驚為伯有，既詢悉巔末，泣不可仰，乃願隨侍為役（註：其後一喇嘛隨上師至北平涅槃，一喇嘛隨上師到重慶後涅槃。），取道印度。上師悲天憫人，遇疾輒醫。道經扎希孔，適王女病魔已久，醫藥祈禱，均罔效，咒之立癒。王子感留，堅請建寺優養，上師心切內嚮，不允。王子知不可強，乃供奉印洋七百元，折而東邁，經波羅克、孟買等地，經七閱月，備嘗艱危，始乘輪抵滬達內地。其被囚土牢也，陰濕穢濁，日唯一麵，眾苦交煎，足使病發戕命，而上師處之怡然，甚以手指代鐵，穿堅及厚，而守者毫不覺察，尤為神秘不可思議之事。

西康代表丁子佩與西藏覺拔喇嘛俱云：曩日上師由土牢脫險時，曾以神力幻屍示寂，達賴派官檢驗死屍屬實，並為誦經七天。藏人崇仰上師為紅教祖師，為之建塔膜拜，呼為聖帝，達賴亦以為確死矣，並以降服經咒，砌置塔內，鎮壓上師之靈。越年，忽聞安然在北平，達賴使人陰求攝照，諦視果然，掘塔視之，並無尸骨，乃召典守若本，責其失職而處決之。上師生而復死，死而復生，其神異若是，弟子有以此舉叩詢者，上師默然，意者殆諱言神通歟。

十三年夏曆三月十五日，由滬抵平，謁蒙藏院總裁，以言語不通，不納，乃修感應大法，得達段執政（段祺瑞），執政驚訝，敬禮有加，受學佛法，並允送返康，規復失地。執政改組，遂爾中止。十五年川康邊防督辦劉湘，聞上師賢，乃遣李公度禮迎入渝，傳播密乘，弟子皈依者萬餘人，上師從不自多，其識量過人遠矣。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四川應化要略

上師於民國十五年夏曆十二月十五日抵重慶。翌年春，各界籌建和平法會四十九日。自上師主法，道場設江合公司之二樓，預禁行人，不可無故往來。一日，在樓頭作法，適有胡女欲登樓窺望，甫至樓門，身被洒洒一滴，立即呻吟幾氣絕，上師咒之乃癒。

法會將畢前，復在浮圖關後亭樓上，設壇誦經，距壇數十丈，築橢圓金剛壇城，高可三尺，寬廣十餘丈，壇城內安設金銀財帛供品及各項法器。一日，忽言壇城內有一女人，囑令即扶出，遲恐不及。既至，則見一女在城內戰慄無人色喃喃不止，及扶出昇回，經上師咒數十分鐘始清醒，詢之，乃某營長之室也。

十七年春，又籌建百日祈禱大法會，滇黔當局均來電派員參加，作金剛曼陀羅道場，上師閉關修金剛法。閉關前一日，電燈局李局長夫婦同女三人，陪上師在三樓談話，時近三更，壇內忽發長大吼聲，經數分鐘不斷，群相驚愕，上師囑毋懼，並云：此乃金剛降臨之威力表顯。

法會將畢前，又在浮圖關設金剛壇城誦經，佈置亦如前。當抵關時，天朗無翳，即云：今晚金剛弟子之母龍女降臨，恐有大風雨，囑為之備，時至二更，果狂雨驟至。次日有某兵在壇城外，手拈周圍懸掛法器，並穢言褻瀆，忽即狂倒，咒之而癒。且在兩次修法期間，天空常作轟轟如雷非雷之聲，叩其故，乃金剛降臨之徵兆，凡此皆李局長與參加法會人所目觀而能傳述者。

餘如治病之神奇，降魔之立效，以及卜算禪觀之應驗，不可勝紀。上師在渝三年，各界尊仰若神明，皈依弟子達萬餘人，殆東土密機成熟之殊勝因緣耶。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南京應化要略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於民國十八年夏曆四月入京拜命，任蒙藏委員會委員，旋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商度康政之暇，傳法療疾，戶限爲穿。都人士留心邊事者，聞上師嫻政知兵，節義自礪，不惜犧牲，擁護中樞。其被毒瀕死，脫險更生，尤爲人所難堪，罔不交口讚歎，爭以一謁爲快。唯上師大智若愚，精華不露，囚首垢面，示同常人，故初見者或以貌失之。久乃知爲現時密乘紅、白兩教唯一之領袖，釋迦牟尼佛與蓮花生大士嫡脈相傳之七世轉生活佛，莫不汗淋舌矯，嚮往不置，誠求懺悔，頂禮皈依。

上師現年七十歲，事理一心，無念無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平居以苦持戒律，普度眾生爲本願。凡求法與求治病者，終日紛至沓來，亦無倦容。隨順眾生，來去無心，而事事無不滿人之願。甚或自身扶病以應病者之求，自備車輛以應病者之苦，其捨己從人拔苦與樂之慈悲心，非具足大乘者，曷能有此。

上師之初抵京也，曾建議宣統寓津不妥，宜早有以善爲安置，惜未採納其議。迨瀋陽失陷，上師知日人必挾廢帝東行，乃通電廢帝及平津滿蒙王公喇嘛，勸勿爲人利用，電文極其委曲沉痛，廢帝接上師通電後，曾在報紙聲明，不爲利動。惜上師政治權力，祇能一紙電文，爲國防患未然，無力以堅廢帝心，使其始終不爲傀儡。此上師見機之明，實有不可思議者。謹錄通電原文如下：

「天津前清遜帝暨各王公、北平、奉、吉、黑、蒙古各王公、各盟旗長、各扎薩克、各活佛喇嘛鈞鑒：

自日本強佔東省，我五族人士，悲憤填膺，全國人民，枕戈待旦。不意倭以迫於公理，不能即遂狼吞，乃欲傀儡我華胄，假復辟獨立之名，實行彼侵吞滿藏之策。竊念吾漢滿蒙回藏五族一家，不特歷史甚深，安危素共，即千百年來，與漢族血統亦久有關係，而彼此佛教之信仰，尤足以維繫吾各族垂危之人心於永久不敝。

前清皇室，應順潮流，隆裕太后與遜帝毅然贊助民國，取消帝制，其革命精神，不亞於先總理，論識力當推先進，論功勞永垂民國。且遜帝少年英俊，學識宏通，各王公多國家柱石，際此外患迫切，甚望團結一致，共挽危難。外侮頻

陵，即是內政革新之日，我五族人士，均有維持之責，即均有參預政權之利。換言之，即吾五族優秀人士，均有享受中央政權，並策進國家安定發達之任務。

年來外憂內患，形禁勢格，若努力底定之，則大好疆域，錦繡河山，吾五族子孫，得自由居處，自由行使政權，其樂如何。如其被人宰割，呻吟於強權之下，其痛苦有若何。諾那深信吾五族無分裂之理，深信吾國家必能獨立自由，深信我政府必能抵禦強敵。爰奉忱悃，望我滿蒙賢達，本佛教大無畏之精神，立志擁護中央，共濟艱難。若有長策至計，亦望各抒讜論，以奠邦國，曷勝迫望。謹電奉聞。

蒙藏委員會委員兼立法院委員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印」

上師駐京六年，各省人士皈依受法，及傳授彌陀大法，與長壽佛、藥師佛、金剛薩埵、觀世音菩薩、蓮花生大士、馬王金剛、大威德金剛、九金剛、尊勝佛母、白財神、綠度母、咕嚕咕汝佛母諸尊，及無上密宗之大灌頂者，約二萬餘人。

二十年六、七月大雨成災，江南北幾成澤國，上師應南京佛教居士林之請，舉行息災護摩，忽狂風數陣，捲雨而上，大雨立止。廖居士足患重跛，上師爲之口吹手摩數次，並授以密咒，囑其持誦，不十日而痊。李居士患十餘年胃病，飲食艱澀，百醫罔效，總西醫檢驗，胃與五臟已全部下垂，變移部位，上師爲之咒治三次，宿疾全瘥。章居士夫婦伉儷甚篤，妻忽產亡，章居士誠求上師施法，仍圖團圓，上師鑒其誠，爲之借屍還魂，遂如其願。

二十二年十一月，上師囑在京弟子，敦請王理成居士來京，翻譯蓮花生大士經傳。蓋此經向無譯本，故內地人氏知普度法王蓮花佛之事蹟者甚少。上師知密機將普遍成熟，故譯出此經，爲東土廣播因緣。此經由上師述意，王理成譯成漢文，計前後四閱月而成。

二十二年十二月楊、方、陳等居士，鑒於眾生造業日深，未來之災劫日重，誠求上師修法息災，減輕劫運。上師於十二月三十日在登隆巷駐京辦事處閉關月餘，修金剛息災祈禱和平大法，並舉行大小息災護摩四五座，感應甚多。二十三年二月，有邯鄲縣老狐，輾轉託人致函上師，願率數千眷屬，誠求皈依，期獲正果，情詞懇切，上師慈悲普度，囑以神通方便來京皈依。

上師鑒於世界大戰爆發之期不遠，將來死光、毒氣、炸藥等物殺人之慘，爲

前所未有的，乃於三月四日在登隆巷駐京辦事處，普傳二十一度母大法，以免一切災劫，並囑受法弟子，輾轉傳人，冀得普度之效。三月廿五日應廣東息災法會之請，由京起行前往傳法。同行者有李秘書長公烈先生、雍喇嘛、王理成居士，暨迎請代表梁、王、吳諸居士等十餘人。抵粵之日，萬人空巷，爭瞻佛光，為未曾有之歡迎盛舉。廣東為菩提達摩初臨之地，不空金剛曾駐之邦，宜其素鍾一乘，因緣殊勝也。

以上各事，僅就少數人目見且能憶及者，約略述之，其餘應化不知之事尚多。蓋上師三性空寂，謙不自承，所謂圓融廣博，窮之罔知其際，仰之不得其邊者也。近來人心陷溺，影響世界安危甚鉅，欲圖挽救，必須改革人心，而徹底改革人心之方法，莫若探討佛學之真理。佛法顯密二乘，固皆足以覺悟、懺悔、求證、自度度他，唯其成就速率之比較，則顯乘如車筏，密宗如飛機，何去何從，十方有情，多行參訪善自抉擇可也。

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在滬杭應化事略

自九一八事變，東三省失陷，義軍奮起，卒以後援不繼，屢遭挫失，當地民眾所受慘禍甚重。二十二年春，日軍又大舉進侵熱河，朱子橋身預其事，目覩慘狀，憬然以悟。此皆眾生所造殺業有以致之，乃聘請上師往滬，修息災大法，禳禱和平。上師鑒其誠，於國曆四月十五日由京赴滬，修十三輪金剛大法，道場設閘北世界居士林，閉關修法九日後，忽語準備護摩，護摩之翌日，捷電頻傳，日軍忽而引退，感應之速，如響斯應。法會畢後，耑返首都，處理西康政務。

未幾，熱河全省失陷，危及平津，乃再聘上師於五月四日二次蒞滬修法。以冀消弭平津災劫，道場設閘北聯義善會，又閉關修火輪金剛大法，時適有廣東佛教居士多人，由粵來滬求傳法灌頂者，請示出關日期，答以必俟有相當感應，方可出關，日期尚難決定。十餘日後，忽傳話來滬之廣東居士，逾三日後，來會灌頂。是時惡訊頻傳，平津岌岌不可終日，一般人均疑為眾生定業難轉，故上師祇得匆匆出關以完法會。詎知，灌頂之日，第一次和平協議之消息，即披露報章，不數日遂成事實，平津竟得轉危為安，謂非法感其可得乎。迨灌頂時，參加法會者，約二百人，座為之滿。前後求法灌頂者，為長壽佛、千手觀音、蓮花生大士、金剛薩埵、尊勝佛母、綠度母六尊。逾數日復傳授彌陀大法，受灌頂者，又三百餘人。

上師兩次蒞滬，智悲廣運，於修法傳法外，復行無緣法施，求治病者，日必百餘人，數月來，滬上之茶廬酒市中，均以某之痼疾，經活佛撫摩而癒，某病垂

危。中西醫群皆束手，經活佛施治而痊等事，資爲談料，不一而足，具見法被廣博，深印入眾生心目中。其爲同人所目見者，有某女患子宮病，月常數發，每發痛欲絕，擬延西醫割治，求上師課決云：割非不可，唯恐難免不再發，如不割亦並非無法可醫也。同人遂力懇其當面求醫，上師略事加持，未幾，其病若失，乃遍傳同侶，一時求皈依與求治病者，戶爲之塞。林居士患心臟病數年，屢醫不效，因見某女癒病之奇，乃誠求施治，甫經加手，立時汗發如雨，精神陡長，數年之慢性夙疾，一時立癒，悲喜交感，遂發心皈依，得受結緣灌頂，此爲彰彰在人耳目者。上師前後在滬數月，求法求醫者，不能勝數，僅就見問較確者，紀述應化功德於萬一焉。

六月返京，七月二日應中國佛學會之聘，就名譽會長職，在京弟子並於是日爲上師補祝壽誕，並在佛學會舉行長壽佛灌頂大典，參加法會者，約四百餘人。厥後又應朱子橋及在滬諸居士之請，赴莫干山靜修，隨緣普度。上師在莫干山見黑蠅甚多，常爲加持說法，臨行前一日，忽有黑蠅數十萬飛集上師住房，約經二十餘分鐘後，方行飛散。諒是感受法恩，前來禮謝。當時有以此意叩問者，上師僅頷首微笑，亦不明言其故。下山後，又受杭州居士攀留，駐節西湖約十日，求法皈依者亦至眾。

十月四日返京，同月楊、趙、方、王諸居士，由平南下皈依，並求蓮花生大士灌頂大法。十一月十七日應南京佛教居士林之請，爲由暹羅新請來林之玉質藥師佛開光，到法會者，約二百人。十一月廿二日，又應上海弟子之請，赴滬傳法，旋即回京。上師慈悲普度，有求必應，風塵僕僕，來去無心。頃者，四川、湖南、雲南、貴州各省佛教同人，已數派代表聘請上師前往修法息災，殆密法成熟之一大時節因緣歟。

注意

- 一、金剛喇嘛諾那上師應化事略，僅就少數人目覩且能憶及者，分爲六篇，約略敘述，不無舉一漏萬之嫌，尙祈大德廣爲繼續增纂，俾成完璧是荷。
- 二、以上各篇，經原著與增纂人，向諾那上師親自校對，約無大誤。

五、諾那呼圖克圖前期略傳

原著：秋揚嘉措仁波切

原譯者：張煒明

本會編輯組整理

諾那呼圖克圖·噶熱喇嘛·索南熱登之事蹟，何以僅略概述，而不廣爲宣說

？蓋因殊勝之金剛阿闍黎之外、內、密事蹟，遠超常人思議之範疇。故此略傳所述，僅如以一毫毛沾取大海之一滴。

（一）家世童年

在雪域藏地的下部多康地區的擦瓦岡，有四座非常著名的政教合一的大寺院，其中之一為類烏齊寺。此寺之南，有一座名為「蔣拉」的山峰。翻過此山，便是一片名為「格雄」的牧場。這片牧場景色十分優美，每到夏天，青青的草原上，會開滿五顏六色的小花，牧民們趕著牛群，在這裡過著無憂無慮的游牧生活。

在這片牧場裡，有一處名為「隆絨朗」的小山谷，其中住著一戶名為「嘎瓦倉」的人家。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世家，其祖先可以追溯到霍古噶時代，當時有「涅」、「噶爾」、「珠」三大氏族，「噶瓦倉」即是「噶爾」氏中「噶爾曲達加波」（噶爾氏之弘法王）的後裔。

「噶瓦倉」有兩兄弟，長名阿仲，次名噶德，兄弟二人共同迎娶宿氏的洛珍為妻。在藏曆第十五個勝生周的乙丑年五月十五日寅時，洛珍生下一子，即是諾那呼圖克圖。當其降生之時，天空發出如雷的巨響，大地震動，在屋子的上空，出現如同煙火般的紅色花朵。因為有這些奇異的徵兆，當地人都認為這個嬰兒必定是一個極為殊勝的轉世活佛。

呼圖克圖在幼童時期，便表現出他超卓的智慧，天資聰穎，五官功能也都超乎常人，並且常有許多常人之所不能的非凡能力。比如別人要用望遠鏡才能看到的東西，他僅用肉眼便能看見。而且能在一粒小小的青稞上，雕出密勒日巴的身像，還能在一顆核桃上，雕出有大象、猴子、山兔、羊角雞等四種動物的「和氣四瑞圖」，顯示其於工巧明之才能非常精湛。

在家鄉格曲山谷中，有一條大河，人們常看見這個幼童乘著鋪在水面的衣服，如舟筏般，隨意往返於大河兩岸。

最神奇的一次，是年幼的諾那呼圖克圖突然現憤怒相，拿了一把長腰刀，對著家中一位男僕當胸刺入，刀尖從僕人背後穿出，僕人當即倒下。正當大眾驚呼之際，他又把刀拔出，那位僕人馬上又站了起來，身上連個受傷的疤痕也找不到，而且原先所患的疾病，也不藥而癒了。

又有一次，年幼的諾那呼圖克圖騎在一隻公山羊背上玩，不慎從山羊背上墜

落。他說：「這是一隻不吉祥的山羊！」邊說著邊把山羊的兩隻犄角如同扭麻花般地纏絞在一起，結果那隻山羊的壽命變得異常的長，甚至連諾那呼圖克圖的女兒，都還曾看見這隻長壽的山羊。

另外，諾那呼圖克圖還經常示現把刀用手任意扭絞、把石頭如同麵團一樣拉斷等各種稀有的神變。因此，呼圖克圖從小就在當地的民眾中享有盛名，被尊稱為「噶熱喇嘛」（意為噶爾氏的喇嘛）。

（二）上師傳承

在格雄山谷上方不遠處，有一處蓮師修行的聖地，名叫「咕嚕隆」。

諾那呼圖克圖在五歲時，便到咕嚕隆，找到住在該處的大成就者「覺瑞津」，這位大成就者即是諾那呼圖克圖生生世世的根本上師——貝雅達賴上師。年幼的呼圖克圖對貝雅達賴上師獻上豐盛的供禮，請求攝受。貝雅達賴上師為呼圖克圖授記說：「你是一位極為殊勝的大士。若能捨離一切俗事，安住此地修持，則能住世百餘歲後，證虹光身。若往他處，亦能廣利無邊有情，成就廣大的利生事業。」貝雅達賴上師當下即為呼圖克圖授皈依戒，取法名為「索南熱登」。

貝雅達賴上師乃是即身證得持明果位的大成就者，一生依止修學之上師甚多，並持有三支主要傳承：不共心印傳承、寧瑪巴教傳傳承以及達隆噶舉傳承，後即將此三支傳承付囑諾那呼圖克圖。蓋以不共心印傳承及寧瑪巴傳承，為呼圖克圖修持之根本；而達隆噶舉傳承，則為呼圖克圖陞座、修學、駐錫、統理的類烏齊寺之根本也。

不共心印傳承，由釋迦牟尼佛傳文殊師利菩薩，次傳蓮華生大士，再傳付貝雅達賴上師，為第四代祖；上師復將此傳承付囑呼圖克圖，是為第五代祖。

寧瑪巴教傳傳承，由普賢王如來傳下，依次為毘盧遮那佛、五方佛、釋迦牟尼佛、金剛手菩薩、噶巴多傑（極喜金剛）、師利辛哈（吉祥獅子）、蓮華生大士、南喀寧波、藏王赤松德贊、空行伊喜措嘉、多傑敦炯、王子木赤贊普、桑波札巴、瑞津額珠、東有嘉燦、索南秋桑、唐東嘉波（寧瑪、噶舉、薩迦各派傳承之總持者，並被奉為藏戲始祖）、貢噶尼瑪、札雅格杜、札雅貝札、釋迦參贊、菩提辛哈、札西嘉措、東巴辛格、東巴嘉稱、貢桑希惹（白玉寺及白玉傳承創建者）、貝瑪倫珠嘉措、貝瑪諾布、竹欽彌覺南喀多傑，而至貝雅達賴上師，復傳呼圖克圖，為第三十二代祖。

達隆噶舉傳承，由金剛總持傳下，依次為帝洛巴、那諾巴、馬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達波拉傑、帕莫竹巴多傑嘉波、達隆塘巴札希貝（達隆寺及達隆噶舉派創建者）、惹那那他、桑傑雅炯、桑傑文（類烏齊寺創建者）、鄔金貢波、嘉衛贊堅、惹那噶羅、札比贊堅、密優貢波、貢波伊喜、吉登旺秋、喀仲索南札西、貝瑪嘉波、措吉多傑、吉忠札巴吉贊、札巴倫珠、帕卻阿旺朗嘉、吉忠仁欽希惹、帕卻札西卓傑、吉忠仁欽倫珠、帕卻秋揚倫珠、吉忠仁欽沃巴、帕卻札巴貢瑟、竹欽覺瑞津（貝雅達賴上師），而至呼圖克圖，亦為第三十二代祖。

（三）參師修學

不久，呼圖克圖到了類烏齊寺，和他表兄（舅父的兒子）吉忠仁波切蔣巴炯內同住。

類烏齊寺為達隆噶舉派之根本寺院。達隆噶舉是噶舉派四大八小十二支派之一。噶舉派在岡波巴之前，並未分支；岡波巴有四大弟子，分別建立了帕竹、噶瑪、察巴、拔絨等四大支派；後於帕竹之下，復分為止貢、達隆、竹巴、雅桑、綽浦、修賽、葉巴、瑪倉等八小支派。達隆噶舉有兩大根本寺院，一為藏北的達隆寺，稱為「上寺」，一為多康的類烏齊寺，稱為「下寺」。

類烏齊寺有兩個「喇章」（住持的住處與行政機關）：揚貢喇章和夏仲喇章，吉忠仁波切為揚貢喇章之主。另外還有三個僧院，分別為舊派僧院、新派僧院、達隆派僧院。

呼圖克圖在類烏齊寺，跟隨苯噶拉臧巴威色學習梵藏語法（聲明）、邏輯辯證（因明）、工藝美術（工巧明）、醫學（醫方明）、佛學（內明）等五明，終於成為學識淵博的智者。

二十歲時，呼圖克圖從大堪布札西威色和噶瑪噶舉的堪布仁欽達吉，受比丘戒。因此，呼圖克圖年輕時，曾以出家之身份，在類烏齊寺新派僧院擔任三年的金剛阿闍黎。

吉忠仁波切雖是揚貢喇章之主，但一心專注於教法之修持與弘揚。而呼圖克圖自幼機智過人，心量廣大，長大後更是身軀魁偉，聲音宏亮，雙目炯明，不怒自威，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後來吉忠仁波切便將喇章的事務，全交由呼圖克圖掌理。

其後，當呼圖克圖聽聞了無偏圓教的無上頂嚴：大班智達蔣揚欽哲旺波和康楚雍登嘉措（即蔣貢康楚羅卓泰耶）二位大師的名號，便激動得熱淚盈眶，身毛倒豎，雙手不由自主地合掌於胸間。呼圖克圖心想：「我與二師必有宿世善願。」於是呼圖克圖便前往德格（一同前往者，還有吉忠仁波切、帕卻貢噶朗加及達隆噶舉派許多僧眾），到了有第二那爛陀之稱的德格宗薩寺，同時見到兩位上師。呼圖克圖從蔣揚欽哲旺波尊者處，領受其近傳之大圓滿心要之一的「傑尊心要」；從蔣貢康楚尊者處，領受了「五大藏」之中的《教誡藏》、《口傳密咒藏》、《所知藏》、《不共祕密藏》等四大藏。後來又從大伏藏師秋吉林巴之子材旺洛布處，受學了另一藏《大寶伏藏》。

（四）發掘伏藏

諾那呼圖克圖與吉忠仁波切在宗薩寺修學時，蔣揚欽哲和蔣貢康楚二位大師以宿命智觀察，了見吉忠仁波切即是蓮師所授記之「濁世甚深伏藏主敦炯南喀多傑」，亦是蓮師二十五大弟子之中的朗卓吉秋炯內之轉世，故應發掘伏藏教法以利益眾生。而輔助其發掘伏藏者，即是諾那呼圖克圖。因為諾那呼圖克圖過去世時，曾轉世為赤松德贊之大臣多傑則多，修建了蘇爾喀多地方的佛塔，雙手積聚極大的善德，故感得今生雙手超常靈巧及能取出甚深伏藏之善緣。二位大師為了圓滿發掘伏藏之因緣，乃為吉忠仁波切和諾那呼圖克圖授記了兩位明妃：貝瑪和楚珍，做為發掘甚深伏藏的伴侶，並明確指示了兩位明妃的家世與出生地等。

諾那呼圖克圖等人學法結束，並得二師授記之後，辭別二位大師，離開宗薩寺。在返家途中，朝拜了八邦、揚楚、更慶等寺，並對噶瑪噶舉派的眾多寺院做了豐盛的供養。

返家後不久，諾那呼圖克圖即與吉忠仁波切分頭尋找授記中的兩位明妃。諾那呼圖克圖在察雅找到了明妃貝瑪，吉忠仁波切在昌都色岡找到了明妃楚珍。諾那呼圖克圖並與貝瑪在類烏齊寺附近一處名為「揚貢竹巴喀」之地舉行婚禮。從此以後，諾那呼圖克圖和吉忠仁波切改變了以往的比丘裝束，經常身著在家眾所穿的紫紅色長袍和綠綾腰帶，將頭髮纏髻於頂上。

找到明妃後不久，諾那呼圖克圖和吉忠仁波切就從多康地區南瓦岡吉的南喀則之地右側，一處名為「玉巴札」的岩洞中，迎請出甚深伏藏：「貝瑪桑體」（蓮華秘密心要）。

另外，蓮師往昔亦曾授記：吉忠、桑傑妥梅、格巴等三位伏藏師，將分別從上、中、下三處，取出隱蔽地「貝瑪墩」聖地的伏藏。依此授記，吉忠仁波切與諾那呼圖克圖，復於一八九九年，一起向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呈上「發掘貝瑪墩伏藏」的申請。獲得批准後，又與帕卻仁波切商議，由帕卻仁波切留駐揚貢喇章。

一九〇一年左右，吉忠仁波切與諾那呼圖克圖，連同眷僕一行約五十人，從類烏齊寺出發。沿途扎寨宿營，經波密瓊拓山，來到波密的噶朗第巴（噶朗是氏族名稱，第巴是部族酋長、地方小王）面前。噶朗巴對他們說：

「你們去貝瑪墩有什麼事？我是門隅地區五個部落和洛札嘎拉以內的主人，我不准你們去。」

噶朗巴爲了顧慮自身的勢力，怕會失落於諾那呼圖克圖之手，故而關閉了通行道路。雖然諾那呼圖克圖再三向噶朗巴詳述原委，但噶朗巴仍非常謹慎，爲了考察他倆是不是真實的伏藏師，便說：

「你們如果能從我們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取出伏藏，我就遵命放行。」

於是諾那呼圖克圖入定觀察，知道在噶朗巴的靈湖中有伏藏，而且取出的時機已經成熟。就問噶朗巴：

「可不可以取靈湖的伏藏？」

噶朗巴說：

「如果是真實的伏藏，就請取吧！我們就看看是不是真的？」

於是噶朗巴帶領吉忠仁波切和諾那呼圖克圖等一行人，與噶朗巴的妻子、兒女、僕從等，全都攜帶帳幕，來到靈湖邊，支好了密密麻麻的帳篷，大家就坐在帳篷裡面，念誦蓮師的《願求任運成就》祈請文。

此時，諾那呼圖克圖手拿著從噶朗巴的食物儲藏室中取出的一桿秤，走入湖中。他在湖面上行走，就如同走在地面上一樣，腳都沒有汨進水裡。他走到湖中央，一手拿著秤桿，把秤盤放入水中，連提了兩次，但什麼東西也沒有。於是，呼圖克圖將頭髮垂散開來，口中念誦威猛的真言，頓時，湖水像開水一樣翻滾沸騰。他再次將秤盤放入水中，再提起來時，秤盤裡面就有一個由一對男女婆羅門的頭蓋骨所拼合而成的圓形容器，在頭蓋骨的接合處，還用很好的材料密封起來

。

諾那呼圖克圖把顱器拿回岸上，呈給吉忠仁波切。吉忠仁波切把顱器分開，裡頭有一對由龍泥塑成的蛙，模樣十分逼真，栩栩如生。吉忠仁波切將此伏藏的來歷詳細宣說，並讓在場的人都參觀朝拜。

當時所有的人，親眼目睹了取伏藏經過，都十分驚異，並對他們生起了無上的敬信。於是噶朗巴再次上前，恭敬地對他們說：

「你們毫無疑問是當之無愧的轉世大伏藏師，我對先前的懷疑深表懺悔。」

噶朗巴並對吉忠仁波切、諾那呼圖克圖等主僕五十人，供養了一年的糧食、肉、酥油、鹽等豐富的食物。又把自己領地中的金珠古塘地方的群眾和寺院，以及一處極秘聖地「揚桑鐸鎬貝瑪曦日」的所有權，獻給吉忠仁波切和諾那呼圖克圖，並承諾今後做他們的施主。（一九〇七年之後的幾年中，諾那呼圖克圖曾和女兒卓瑪拉姆一起來到此極秘聖地朝拜，並住於此地修持一段時間。）最後，噶朗巴復派遣由管家朗加帶領的二百名衛兵，一路護送他們到貝瑪墩。

諾那呼圖克圖一行人，順利地通過了各處懸崖、深谷、沼澤等地，來到一處猶如仰臥的金剛亥母的地形，在金剛亥母的右耳邊，是一片像「阿」字的平壩。呼圖克圖為居住在此地的札氏（一個未開化的部落）講經說法，與年高二百餘歲的札氏酋長阿波加王，成為福田與施主的關係。

諾那呼圖克圖並在此地取出伏藏經典，在寫有此法的根本法主的名單中，看到不丹第司（不丹原是西藏屬地，第司與第巴同義，即不丹國王）鄔金旺修的名字，因此也與不丹第司結成特殊的福田與施主的關係。

諾那呼圖克圖與吉忠仁波切，又在此地創建了由四十名僧眾和五十名瑜伽士所組成的僧俗二眾，規定每月初十作金剛舞。

一九一〇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為了躲避趙爾豐軍隊入藏的戰亂危險，出走印度，住在大吉嶺（至一九一二年始回拉薩）。當時，吉忠仁波切和諾那呼圖克圖為藏區人民及達賴喇嘛祈福消災，乃向達賴喇嘛呈報作消災祈福法會之申請，達賴喇嘛十分歡喜，准許他們為佛教與眾生的利益，而作消災祈福的法會。於是，他們修誦蓮華生大士心咒、六字大明咒、金剛薩埵心咒，各一億遍，以及除障、如願、救度等祈請文，各十萬遍。

（五）初遇漢軍

一九一二年，由於留住揚貢喇章的帕卻貢噶朗加仁波切圓寂，而且漢藏之間的戰亂衝突，可能危及佛教和寺院，因此類烏齊寺的僧眾，都請求吉忠仁波切和諾那呼圖克圖立即返回類烏齊寺。爲了圓滿大眾的願求，故二位喇嘛決定返回家鄉。

但在此時，正值趙爾豐的軍隊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達熱代本（代本爲藏軍軍職）的軍隊在波密發生戰爭，回鄉的道路已被封鎖。於是他們一行人只好暫時住於金珠隆，並在此地建立了一座古塘貢寺，每月初十作金剛舞。吉忠仁波切在此寺爲大眾念誦《甘珠爾》傳承，每日上午念誦一函、下午念誦一函，中午講經或修法一座。金珠隆山谷周圍沒有柏樹，諾那呼圖克圖運用神變之力，從遙遠的絨真喀瓦喀波地方，取來一段約有手臂長的柏樹枝，將它埋在此山谷的地下，後來長成了一棵大柏樹。

當時由於藏軍被川軍打敗，波密軍民四處逃竄，第巴洛絨也逃竄到金珠隆。金珠隆的宗本（宗之行政首長，相當於縣長）多傑札巴和洛絨宿有怨仇，就在金珠拉山頭，假裝爲洛絨設座接風，趁機將洛絨一行十七人盡數殺死。然而多傑札巴卻也害怕受到川軍制裁，而躲藏在森林中，不敢與川軍聯繫。

川軍控制波密之後，下令嚴禁任何人相互走動，故二位喇嘛返鄉之事，也變得極端困難。一天，諾那呼圖克圖入定觀察後，對大家說：

「多傑札巴在金珠拉山頭殺死的那些屍體，可供我們回鄉之用。」

於是呼圖克圖乃將洛絨主僕十七人的神識，超度往生極樂世界。然後將他們屍體的頭和手全部割下，拿去呈報川軍：

「這次的罪魁禍首第巴洛絨主僕，已在金珠拉山頭被我們殺死，現在送上他們的首級和手，請查驗，並請發給我們通行證。」

得到通行證後，他們一行人用騾子駝了屍首，逕往噶朗第巴的宮殿而來。川軍的長官「御部大人」（譯音）現正住在貝瑪嘉波的皇宮。川軍在宮殿門口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迎接諾那呼圖克圖。呼圖克圖將屍首呈獻到大人面前時，大人握著呼圖克圖的手，再三表示感激之意。大人安排他們就座之後，詢問呼圖克

圖有何所求？呼圖克圖提出返回類烏齊寺的請求，獲得大人許可。大人並頒發他們「愛國良民」的證書，還贈送了八支火槍和八百發子彈，給他們作為護身之用。從此，開始了呼圖克圖與漢人的關聯。

在諾那呼圖克圖一行人要離開皇宮時，正好見到年隆第巴的兩個小男孩，頸子被套著繩子，正要被帶去斬首，諾那呼圖克圖急忙向大人請求饒了這兩個小男孩。大人說：

「要免除第巴家人的死罪，是很為難的事。但看在喇嘛您立下大功的份上，若能拿出三百兩銀子的贖金，則可放了這兩個小兒一命。」

於是諾那呼圖克圖就拿出所有的銀兩，贖了這兩兄弟，將他們帶回自己家中。其中一位，後來成為諾那呼圖克圖的女婿，在《波密史》中有他的名字：「噶朗巴·旺欽德都」。

他們主僕一行人返回類烏齊寺時，寺院僧眾還沈浸在帕卻貢噶朗加圓寂的悲痛之中。為了安慰大眾，吉忠仁波切遂為授記：

「帕卻的轉世，將在水牛年，降生在他自己的家裡。」

到了藏曆水牛（癸丑，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吉忠仁波切和諾那呼圖克圖突然說：

「帕卻的轉世，即將要在苯噶倉——上一世帕卻貢噶朗加的父親家中降生！」

於是二位喇嘛隨即派遣專人，將一套新衣服包在包袱裡，送到貢噶朗加父親家中。當差役在第二天初十到達時，正好是帕卻仁波切出生之時。此時吉忠仁波切和諾那呼圖克圖，則去朝見上一世帕卻的法座，並在類烏齊寺舉行達隆派的「上師供」和各種供養。

類烏齊寺的揚貢喇章和夏仲喇章之間，長久以來一直不合，相互以各種非法的手段，進行激烈的爭權奪利的鬥爭。到了此時，揚貢喇章的諾那呼圖克圖和夏仲喇章的總管蘇爾材札之間的不合，則是造成諾那呼圖克圖後來必須去漢地的主要因素。

一九一三年，爲了防備川軍，代本彭措宇嘉來到類烏齊寺巡防視察時，蘇爾材札就向代本挑撥是非，謊報諾那呼圖克圖背叛西藏、投向漢人等種種惡行，並送了很多金銀賄賂代本。代本貪受賄賂，故對材札所說的，無不唯命是從。二人密謀要將諾那呼圖克圖抓起來打死，並將揚貢喇章的貴族全部治罪懲辦。密謀既定，隨即派出藏兵前去拿人。藏兵分明看見諾那呼圖克圖在寢室裡，但等衝進去時，呼圖克圖卻已不見了。大家都說這是他顯現神變，所以大家看不見。

藏兵既捉拿不到諾那呼圖克圖，就將揚貢喇章的財務管事和起居管事抓來，將他們手腳反捆，掛在空中，如此折磨九次後，又每人用馬鞭抽打三百鞭。另外，還將雍正皇帝賜給揚貢喇章帕卻阿旺朗嘉的聖璽和金印，以及川軍在波密所贈的武器，全部沒收。

（六）護寺屈全

一九一四年，第巴府（原西藏地方政府）向昌都地區下達命令：川軍統領彭日昇率領三營兵力，準備進軍康區，四大寺的地方軍必須前去阻止。四大寺的地方軍遵命在昌都之東反擊川軍，但因地方軍抵擋不住川軍優良的武器火力，只好撤退到昌都德果東之地，於嘉熱仁波切的揚溫頗章城堡中，修築堅固的雕堡，準備戰鬥。

這時，川軍頒佈招降告示：如有地方軍投降者，不做任何傷害。諸地方軍因無長官監督，遂紛紛投降。川軍將投降的地方軍帶到昌都瑪塘，從每二十五人中選出一人，稱爲「給家鄉傳話者」，割下右耳後放走；其他的則全部斬首。只有察雅的地方軍，從門縫中窺見要被斬首，所以全部破門逃走。

由於四大寺的地方軍阻擊川軍，因此川軍統領彭日昇決定將四大寺的呼圖克圖斬首，並燒毀寺院。於是昌都寺、察雅寺、巴雄寺等寺都被燒毀，沿途所遇的山中禪院、僧人的茅蓬等，也邊走邊燒。連川軍未到的幾個地方的僧人，也都人人自危。

當川軍快到達類烏齊寺時，諾那呼圖克圖爲了維護類烏齊寺和佛教，思惟川藏兩軍如此鬥爭，將對佛教和寺院造成極大的危害，應想出一個沒有危害的方法來解決。想到這裡，他便通知了類烏齊寺的所有喇嘛、官員，全部到揚溫竹巴喀開會。於是由吉忠仁波切蔣巴炯內、夏仲洛絨慈誠及諾那呼圖克圖爲首的類烏齊寺所有代表、貴族、負責人等，齊聚一堂。

諾那呼圖克圖在會議上發言的主要內容是：「現在漢藏兩方發生戰爭，如果類烏齊寺的二個喇章之間，仍像以前一樣不能團結，只想到喇章和自己的私人利益，則將對雙方、寺院、和整個佛教都造成極大的危害，而這座佛陀曾在經典中所讚歎的大寺院，也將到了盡頭。所以二個喇章應該團結起來，一心一意為這座『世間唯一莊嚴』的寺院，眾多的佛像、佛經、佛塔，二個喇章、三座僧院、六座裡院，以及所屬僧人等所有共同的利益安樂，而做考慮。若大家有此共識，則首先二喇章必須團結一心。如果第巴府的軍隊到來，就為他們供事；如果川軍到來，也同樣為他們供事。如此才能保護佛教和寺院，不受軍隊及戰爭的破壞。」

所有與會者，不僅一致同意，而且還希望由二個喇章訂立契約。於是在會議中，訂下了嚴格的契約，由諾那呼圖克圖和蘇爾材札，分別代表揚貢喇章和夏仲喇章，在契約上簽名、蓋章。

不久，當得知彭日昇帶領一支川軍，即將抵達類烏齊寺時，二個喇章和三個僧院的代表，又聚會一堂，討論在川軍迅速逼臨之下，要如何保護佛教和寺院？會中大家決定：等川軍到達貢昂達時，派遣一位能幹的代表，前去晉見彭統領，獻上見面的哈達，請求懺悔以前的過失，並保證從今以後，都將遵從川軍一切命令，最後再獻上禮物。雖然大家都認為：只要好好請求，再獻上金錢和食物表示懺悔，可以得到川軍的寬大；如果不去求和，則寺院將被毀滅。可是敢去川軍那裡求和的人，卻一個也找不到。最後，諾那呼圖克圖乃自告奮勇，由他擔任起這份艱險的工作。

在夏仲喇章方面，派出僧院的仁波切為代表，另外三個僧院，則派出維那和糾察僧為代表，跟隨著諾那呼圖克圖，不顧個人的生命危險，於第二天來到貢昂達。他們以接待客人的方式去晉見川軍統領彭日昇。代表們全部跪地，排成一排。川軍一見，便氣勢洶洶地拿著武器，將他們團團圍住。統領非常威嚴地下令：

「類烏齊寺的人，心向第巴府，阻擊我守護軍，犯了極大的罪行，是主要的罪犯。到了類烏齊，將吉忠、夏仲、噶熱喇嘛等為首的元凶一律斬首，寺院全部燒毀。現在先將你們的首級斬下。」

代表們聽到這裡，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心想：「今日死定了！」連統領後面講什麼，一句也沒聽見。

這時，諾那呼圖克圖如同無畏的勇士，上前將類烏齊寺的人先前為何阻擊川軍的原因，及現在和將來的計劃等，依次陳述。統領一見諾那呼圖克圖的氣魄，

和講話的方式，知道他是一位奇人，於是說：「今日暫時到此為止，明日再來。」並安排代表團們全部到貢昂達的貴賓招待所住宿。

當晚，諾那呼圖克圖誦了一夜的平息凶暴的真言，並不停地吹向統領所在的方向。次日，統領果然變得平靜多了，不再做仇忿的言行，早上即派人與諾那呼圖克圖商談。

又過了一天，統領叫來類烏齊寺的代表們，講了很多對喇嘛和寺院不寬大的原因。但爲了不辜負代表們的請求，答應若能支援川軍的軍費，獻上一萬頭屠宰的公犛牛作贖金，則可免於斬首；因喇章和僧院是維繫各自苦樂之故，爲了大家安心，暫不焚毀；而「查其瑪」大殿是類烏齊人的共同財產，因爲類烏齊人違反法律制度，故應焚毀。如此宣佈後，囑代表們回去依此準備。

當時，所有的人都請求保留查其瑪大殿。統領生氣地說：「你們如果喜歡脖子痛（斬首），就上來吧！」任何請求的餘地也不留，代表們只好返回寺院。

回到類烏齊寺後，吉忠、夏仲、諾那呼圖克圖、蘇爾材札以及去過貢昂達的代表們，又一起商議。決定再由諾那呼圖克圖前去請求，希望能保留查其瑪大殿，並減少屠宰牲畜的數量。

於是諾那呼圖克圖又來到貢昂達，和統領面談了數天。最後商定：斬首的贖物從一萬頭減爲一千頭；查其瑪大殿可以不焚毀，但須交贖銀三兩一枚的漢銀元一萬枚；類烏齊的任何僧俗，不能背叛川軍；二個喇章的負責人，由諾那呼圖克圖一人擔任。並以諾那呼圖克圖的人頭，做爲實施這些條約的擔保。

不久，川軍來到類烏齊的揚溫竹巴喀，所有喇嘛和寺院的代表們，都前往迎接。在竹巴喀的寢室裡，諾那呼圖克圖逐一將吉忠仁波切、夏仲仁波切、蘇爾材札等類烏齊寺主要人士介紹給統領。統領向大家發言：

「這次給予類烏齊寺前所未有的寬大，故應知感恩，從今以後，所有喇嘛對於漢軍，都應同心協力供事。」

散會之後，夏仲主僕來到揚溫後面的房間，暗中商議：

「如果我們逃到拉薩，就不用向川軍繳納銀兩及牲畜。而且噶熱喇嘛既以人頭做爲所有類烏齊人一切行爲的擔保，如果我們逃往拉薩，他就要被斬首。」

商議既定，夏仲和明妃巴姆、總管蘇爾材札等一行二十餘人，乃潛逃到拉薩。在拉薩薪餉局的大臣登珠彭措和多喀哇等的支持協助之下，向西藏政府編造了許多以諾那呼圖克圖為首的揚貢喇章背叛西藏政府、投向漢軍的不實謊言。西藏政府為了解決夏仲喇章的暫時生活來源，將彭波年山的莊園交給他們，並承諾漢藏戰亂平息之後，將給予他們獎勵。

另一方面，夏仲雖然潛逃到拉薩，但因統領明白二個喇章之間的關係，所以並未因此而追究諾那呼圖克圖的責任。

（七）入藏為質

一九一四年底，西藏地方政府派遣噶倫喇嘛蔣揚丹嘉，為平定昌都地區所有文武人員的總管，親自帶領僧俗軍隊，來到洛隆。不久，噶倫喇嘛多次派人送信到揚貢喇章，信中說：「為了平息漢藏之間的戰亂，需要與噶熱喇嘛商議。」信中又提到：「雖然有些類烏齊人到了拉薩，做了一些詳細的報告，但以佛教和眾生的共同利益為重，不需去考慮這些報告的內容，是真是假，都不追究。這是達賴喇嘛的旨意。」

諾那呼圖克圖為了漢藏之間的和平，乃決定前往洛隆，商議和平解決之道。雖然漢軍方面不同意，統領大怒，但諾那呼圖克圖主僕數人，仍不顧自身的勞累與生命的安危，來到洛隆。噶倫歡喜地迎接招待，而後以溫和的方式，將諾那呼圖克圖與昌都察雅的洛絨德欽、德格土司的頭人夏克達登、其母澤旺卓瑪等康區一帶官員，一起扣留，做為人質。此後，諾那呼圖克圖便在洛隆住了三年之久。此期間，諾那呼圖克圖為以噶倫為首的此地僧俗貴族講經傳法、卜卦祈禳、看病醫療，因此與他們成為很好的福田與施主的關係。

那時，逃往拉薩的蘇爾材札心想：「在此漢藏之間嚴重衝突之時，若不能致噶熱喇嘛於死地，等漢藏和平之後，就沒有機會了。」於是他專程從拉薩趕到洛隆，想盡辦法要致諾那呼圖克圖於死地。

一天，從左邊村莊來了一個人，邀請諾那呼圖克圖去做消災祈福的法會，諾那呼圖克圖便前往他家，住了幾天。一天，諾那呼圖克圖心中清楚地生起一種食物中有毒藥的感覺，就對那施主說：

「這食物不乾淨。若我出現生命危險，你必須承擔責任。」

「不會有問題的！」那施主非常吃驚害怕，邊說邊出門去。

那晚，諾那呼圖克圖毒性發作，疼痛難忍，即將命斷。此時，他忽然憶起小時候，他的根本上師——大成就者貝雅達賴上師，曾將自己的一顆犬齒交給他，並對他說：

「你四十二歲時，如出現劇烈的疼痛，即將命斷之時，此物對你會有幫助。」

那顆犬齒，諾那呼圖克圖一直嚴密地收藏在隨身的劍鞘中，此時連忙將它取出吃下。那犬齒到達腹部，迅速猛烈地沖泄，由此疾病愈來愈輕。後來，調查結果，是蘇爾材札找人下的毒。

當時，一位住在阿里的藏軍如本（軍職，居代本之下），名叫宇拉，是蘇爾材札的朋友，他們一起策劃暗殺諾那呼圖克圖之事，蘇爾材札允於事成之後，將給予他豐厚的酬勞。如本宇拉讓自己的軍隊去搶劫諾那呼圖克圖私人莊園的糧食和牛馬牲畜等大量財物，並毆打莊園僕人。諾那呼圖克圖由此了解到，他們已到處安排奸細，隨時隨地都可能危及自己的性命，便去晉見噶倫喇嘛報告此事。噶倫喇嘛答覆說：

「喇嘛！你所訴訟之事，在漢藏戰亂未平息之前，極難決斷此類關係利害之事，因此暫時延遲辦理。因為現在別說是你的生命，就連第巴府的佛教，也掌握在這些軍隊的手上。」

諾那呼圖克圖又再請求，讓他返回類烏齊寺，以躲避生命危險。但噶倫仍不同意，說：

「這些只是康巴人的流言蜚語，不會有真正的危險。」

諾那呼圖克圖思惟：絕不能再留住此地。於是他派遣男僕，在當地取得一位嚴重疾病患者的小便，然後在晚上喝了很濃的茶，通宵修練猛厲氣功，再把病患的小便混入自己的小便中，成為有病的假尿象。再派僕人去報告噶倫喇嘛，假稱呼圖克圖患了嚴重的疾病。噶倫喇嘛一面向寺院僧眾發放布施，持續整天做消災祈福的法會，一面派遣自己的喇嘛醫生為諾那呼圖克圖切脈查尿。由於醫生的大意，診斷為病況嚴重。噶倫喇嘛便派堪弩（小堪布）洛敦去問諾那呼圖克圖，要如何治癒疾病？諾那呼圖克圖請求說：

「居住在噶廈機關裡面，人來人往，太過嘈雜喧鬧，不能好好靜養。希望能

搬到較為偏遠的地方，靜養一段時間。」

當他的請求如期地獲得同意之後，就搬到昌都地區總管機關所提供的一套僅能聽見鼓聲的小房間。此後，諾那呼圖克圖當著外人的面，假裝耳朵聽不清楚，漸漸與人斷絕往來交接。如此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有一天，諾那呼圖克圖讓僕人噶勒假扮他在房中擊鼓，自己則和另一名僕人，將早在暗中收拾好的衣服飲食等行李帶上，於半夜子時，各騎一匹馬，在夜幕的掩護下，逃離了洛隆。因為沿途的道路已經封鎖，行道困難重重，他們只好晝伏夜行，最後終於平安返回類烏齊寺。

（八）助漢被俘

當諾那呼圖克圖被抓留在洛隆做為人質之時，統領彭日昇把種種罪過加在吉忠仁波切身上。特別是聽到傳言，說呼圖克圖已投靠西藏地方政府，便一再發誓：「若噶熱喇嘛不返回類烏齊，就焚毀查其瑪大殿。」同時，他還下今在大殿的柱子捆上一束束的禾桿，又派了十名川軍常守在大殿，隨時警告威脅點火燒殿。

但是，當諾那呼圖克圖返回類烏齊寺之後，彭統領反而更加信任並重視呼圖克圖，任命他為昌都地區的西方、北方二軍指揮，並將報請中央委任他為昌都地區首長。

川軍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將諾那呼圖克圖和弩波丁青地方噶德加倉土司札西朗嘉二人的力量納入，授權他倆可同時向普隆代本的五百名藏軍發動攻擊。先前類烏齊的川軍和藏軍，只在類烏齊寺附近相互對峙，並不敢面對面進攻。一九一七年九月間，諾那呼圖克圖和加倉土司札西朗嘉，連同第一營的川軍，向藏軍發動了攻擊。堅守在類烏齊寺山頂的藏軍，在經過兩次十分激烈的戰鬥之後，被迫撤退到夏仲喇章的揚溫夏仲城堡裡。諾那呼圖克圖親臨戰場，指揮川軍和一百多名藏族僧俗志願軍，與藏軍作戰。

在此戰役中，不僅在攻擊據守於夏仲城堡裡的藏軍時，打死、打傷普隆巴軍隊的中小僧俗軍官，而且還在藏軍撤退到章桑喀橋時，與護橋的藏軍激戰。普隆代本一人躲在橋頭後面防守，與後面追擊的軍隊展開激烈的對射。因代本有橋頭作掩護，怎樣都傷不了他。這時有一個名叫門加的類烏齊寺新派僧院的札巴（普通僧人），將一個約石子大的釋迦牟尼佛像，裝入藏式火槍管內，對准代本射擊，代本就被小佛像擊中，受了重傷。代本因怕自己的首級落入川軍手中，所以讓

人用轎子把他抬回拉薩，但走到弩波丁青地帶一處名為敏拉的地方，便過世了。

那期間，藏軍方面，在章桑喀橋有軍官則塘炯美嘉措指揮的五百名藏兵、軍官塘本朗嘉旺都指揮的五百名藏兵、穹熱代本敦炯嘉波指揮五百名藏兵，還有堪弩達瓦指揮的學、達、洛三地志願軍三百多名。這些藏軍與川軍一營及類烏齊的志願軍，進行了幾次激戰。由於藏軍裝備有質量優良的英式長槍，並且以達賴喇嘛的名義，向軍隊作了詳細的口頭指示，故藏軍的鬥志倍增，開始向川軍發動攻擊。

諾那呼圖克圖主僕們，堅守在一小山丘頂上。他在山丘周圍地上畫了一條線，在線以內唸誦真言，說子彈一顆也打不進來。結果真如他所說，一顆子彈也沒飛進線以內。所以在漢藏之間進行激戰之時，諾那呼圖克圖卻穩坐在山丘上，時而跳舞，時而靜坐，時而放聲歌唱，做種種瑜伽士行為，來打發時間，而無視於子彈在周圍穿來穿去，不見有絲毫畏懼。

據說當時川軍內部出現混亂的局面，沒有給軍隊下命令的人，連發糧餉的人也沒有，故川軍的戰鬥力越來越弱，無法抵擋藏軍進攻，只好撤入類烏齊寺裡面。川軍在夏仲喇章裡面修築工事，諾那呼圖克圖則住在揚溫竹巴喀。

當藏軍全數占領了類烏齊寺的高峰之後，又發動幾次攻擊。川軍抵擋不住，一九一八年一月，一營營長撤退到昌都，並下令諾那呼圖克圖和吉忠仁波切一同撤退。諾那呼圖克圖遵令撤至昌都，而吉忠仁波切則藉故病重，而未去昌都。

在此前後，正是昌都地區的川軍也節節敗退之際。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彭日昇命三營營長從距離昌都南方八里之處反擊，第十營從察雅銀都反擊。但三營與藏軍相遇不久，就被擊敗而撤退。在銀都的十營也被打敗，察雅失守後，就向藏軍投降了。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丟失了阿達宗的指揮官，退守到古若桑巴（昌都以西三十里遠處）。二月下旬，藏軍進攻昌都時，彭日昇調集古若桑巴的軍隊增援昌都，但藏軍此時已占領昌都的加目山。三月三日，彭日昇雖派軍隊分幾路反擊加目山，但那天晚上，因沒有監督軍隊的官員，故又被藏軍打垮。

四月三日，札桑橋失守，昌都城被圍。此時彭日昇曾向噶倫喇嘛送去停戰書，但噶倫喇嘛除了說「先交出武器」之外，什麼都沒說。十六日，彭日昇召集軍官，徵求意見。所有軍官三二口不發，默默靜坐。七營營長兼昌都縣長張冷誠雖

提出計劃，但其他軍官卻主張向藏軍投降，不同意突圍。十九日，所有軍營全部向噶倫喇嘛繳械投降，也有士兵自己向藏軍移繳武器。當天下午，張冷誠跳河自殺。二十一日，藏軍的先頭部隊進入昌都。

當時，諾那呼圖克圖等數人，隱藏在昌都靠近瀾滄江邊上的色普岩洞中。呼圖克圖以神變之力，將自己的布披單放在水面上，準備乘披單渡江到對岸。此時，他的兄弟們紛紛向他請求，希望帶大家一起走，但其他人卻無法站在布披單上渡江。

呼圖克圖便下定決心：不願只求自己活命，而要與自己的兄弟們同生死共患難。於是仍舊留下，與他們在一起。

二十四日，噶倫喇嘛到達昌都後，諾那呼圖克圖的一名舊友，名叫昌都雅倉洛絨德欽，去向噶倫喇嘛獻計。洛絨德欽先把呼圖克圖請到自己家中，再通知藏軍，於是呼圖克圖一行人，全部被藏軍所俘獲。除了呼圖克圖之外，其他人每人鞭笞一百，關進牢房。

（九）出走漢地

昌都噶廈機關任命堪弩和噶仲（噶廈機關的祕書）札西貝熱二人為調查員，從三十日開始，對諾那呼圖克圖進行調查工作。由於噶仲和蘇爾材札素有交情，材札又暗中賄賂給他一百頭犛牛，因此，漢藏之間的各種嚴重罪過，都加諸呼圖克圖身上。

呼圖克圖的哥哥達拉，被挖掉膝蓋骨，送到邊壩縣監禁。弟弟桑巴被割掉鼻子，送到類烏齊寺監禁。其他從屬人等，有三十人被剃鼻，四十人被斫足，每人再鞭打一百，分別流放到昌都地區各宗監禁。

由於噶倫喇嘛以前曾受諾那呼圖克圖傳法灌頂，所以噶倫喇嘛雖然在人前不得不表現得像對待敵人一樣，但內心卻不忘對上師的三昧耶戒，因此未曾傷害呼圖克圖。

諾那呼圖克圖被關在昌都監獄一個月後，由藏軍押送到拉薩。在雪勒崆（噶廈之政務機關）遭鞭打後，被判處終生監禁。於是呼圖克圖被關進「方形小牢」，是一個四方形的石箱，上面覆蓋著大石帽。

諾那呼圖克圖雖遭受此痛苦折磨，但一點也不在乎。還以神變之力，在石壁上留下了身影，並高唱：「於所顯現無執著，幻身隨處皆無礙」等道歌。獄卒們因他的神異示現而生起信心，對他特別照顧，監管也鬆了許多。但不久西藏政府下令，嚴禁與呼圖克圖交往，並把他移監朗措倉的監獄。在此，呼圖克圖為其他人講經說法、開示教化、卜算祈禳，並把拉薩的親友和貴族、商人送來的財物，全都分送給其他犯人，因此，犯人和獄卒們對他都很敬重愛戴。

數年之後，正值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年災，大赦天下。於是諾那呼圖克圖被裝進籠子裡，連同所犯罪行的佈告，一起陳列在雪多仁石碑外的大路上。七天之後，讓呼圖克圖騎上牛，流放到隆子宗甲域益卓莊園，移交給莊園頭人雪仲聶隆巴朗喀旺和僧官稱俄秋則二人監管。

剛開始，這二位監管人對待呼圖克圖如同仇敵。但呼圖克圖示現了各種神變，使他二人生起信心，並對呼圖克圖極為敬重。因此，呼圖克圖雖身處牢房，卻如同坐關房。後來，呼圖克圖的名聲逐漸廣大，連此山谷的群眾也生起極大的敬信，呼圖克圖居住行動的生活空間也稍自由些。當呼圖克圖年紀漸大，就向二位監管人請求讓他找個幽靜的地方閉關修行。獲得同意後，呼圖克圖就到聖地雜日山的冰雪岩石之間閉關修持。

此期間，諾那呼圖克圖的明妃和女兒等家人，暗中給了二位覺巴（覺宇派之修行者）一些財物，請求他二人去甲域莊園，詢問呼圖克圖關於未來去向等問題。其中，一位覺巴帶回呼圖克圖的口信：「你們母子等人，仍安居原處。另一位覺巴留下，等我去漢地時，做我的僕人。」

一日，在諾那呼圖克圖居處的天空，連續數天出現稀有的虹幕，當地人都看見了。二位監管人特遣差役，到呼圖克圖住處去查看。差役到關房一看，除了呼圖克圖坐墊上的衣服和頭髮之外，什麼也沒有。差役回報後，由於二位監管人對呼圖克圖具有極大的信心，認為他已經圓寂化為虹身而去，就將頭髮等遺物包好，連同呈文，一起送到噶廈。噶廈批復：「噶熱喇嘛雖虹化，但他是政府和佛教的敵人，故應建一黑塔，以鎮壓其遺物。」又將頭髮等遺物送回二監管人。二監管人表面上遵照噶廈的命令，修建黑塔，但私下卻將那些遺物請回家去供養。

其實，諾那呼圖克圖並未圓寂，而是由前面所說的另一位覺巴作隨從，從甲域經不丹，來到了漢地。

諾那呼圖克圖祕密到達漢地之後，西藏政府雖聽說有一位反對西藏政府的名

叫「諾那」的藏人來到漢地，但不知此人是誰。後來有人把諾那呼圖克圖的照片寄給西藏地方政府，並說：這位名叫「諾那」的藏人，即是噶熱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得知後，將先前監禁諾那呼圖克圖的二位地方官召到拉薩，審問之後，將他二人的私產沒收。關入雪勒崆的牢房。同時，對類烏齊寺屬於諾那呼圖克圖一邊的人，做了更加嚴厲的監控，以防出現騷動。

有關諾那呼圖克圖秘密離開甲域的情況，因為人們有不同的見解和根據，故出現各種不同的說法。然而以上所說，是根據諾那呼圖克圖之女親口所說。此外，還有各種說法：或說諾那呼圖克圖被第巴府鎮壓在塔下，他從塔下飛走。或說諾那呼圖克圖假裝生病，連續幾天對許多信眾作了有關「無常」的最後遺教，吃下說是最後飲食的聖物後，便停止呼吸，遺體被放進當地山谷的一個岩洞，並用泥石封好洞門，後來進岩洞察看，已不見遺體，而洞中和洞口又沒發現任何可疑的跡象，故傳說他直接去了另一個佛土。此諸說法之中，哪個是真？我不敢決定，就到此為止吧！

附記：

原文題記，本文原作者為秋揚嘉措仁波切，應洛熱彭措之勸請而撰述。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完成於宗薩寺。秋揚嘉措仁波切為諾那呼圖克圖親姊之子。洛熱彭措為諾那呼圖克圖之外孫，其母即諾那呼圖克圖之女卓瑪拉姆。

本文原譯者，署名張煒明，於一九九八年底譯於宗薩寺。然原譯文為簡體字，用詞習慣與台灣地區亦稍有不同。為能便利台灣地區民眾閱讀，令呼圖克圖事蹟廣宣流佈，利益一切有情，故今將其語詞略加修潤，並改為繁體文，謹此說明。

至於文章內容，原文所述，與漢地素傳之諾那呼圖克圖事蹟，頗有出入。蓋以眾生根性之不同，所見諸佛示現之行跡，亦必各異，是亦不足為怪。故凡所述一切事蹟，本文皆仍之，未予更動。然關於呼圖克圖降生之年月日時，則依呼圖克圖親口所述加以訂正；相關漢藏歷史事件之日期，率依歷史資料訂正；並增入呼圖克圖之傳承詳述。特此說明，敬請十方大德鑒察之。

六、普佑護國法師諾那呼圖克圖傳略

諾那呼圖克圖，原籍西康，本名春烈匠磋，同治乙丑年五月十五日降生，乃

活佛轉世，幼被迎入西康諾那寺出家，皈依貝雅達賴喇嘛為師。精通佛學，成就密乘大法，為密宗紅教祖師，兼掌西康政務。清末民初，康藏失和，被囚於拉薩之土牢凡六年。數度遇害，均得不死。終藉神通法力，脫離拘禁，東來傳法，駐錫故都北平。睹眾生業重，為力挽狂瀾，廣傳密法，救度眾生。皈依弟子數以萬計，藏密紅教，因之勃興。內地門徒，得承法乳，均諾那活佛之賜也。

諾那活佛，寶相莊嚴，金剛面目，菩薩心腸。隨緣傳法，不拘形式，為人治病，不必預約。神通示現，方便自在，起死回生，呼風喚雨，應手可得。民國二十年夏，江南大雨成災。諾那活佛，應南京居士林之請，舉行息災護摩，忽然狂風大作，豪雨立止。至於治病驅魔，借屍還魂等神跡，不勝枚舉。民國十八年夏，由渝來南京，就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立法院委員。駐京期間，普傳密宗大法，凡數十種，法雨普施，眾生得度。行蹤遍及全國，寶幢所至，萬眾胡跪叩首，摩頂受灌者絡繹不絕。民國二十四年，任西康宣慰使，返回西康。二十五年，在西康甘孜圓寂。玉珠雙垂，遺蛻縮如嬰兒。門弟子遵囑，將遺蛻運江西廬山火化，天空現五色虹光，歷數小時始散。骨呈紅白藍三色，心焚不壞，中空，外顯忿怒金剛相，鬚眉畢現，葬於廬山小天池，中央頒贈普佑護國法師封號。

七、大持明金剛阿闍黎耶蓮華金剛藏班智達傳略

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 吳公^上潤^下江上師，籍隸廣東開平縣，誕生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公元一九〇六）年，歲次丙午，七月初十 蓮華生大士誕辰日。天降聖哲，卿雲瑞應。幼攻經史，通諸子百家之書，佉盧文與英、藏文造詣尤深。居仁好施，出於至誠。及長，務商香江，從政京滬，惟抱道自樂，無心榮利。

一九三一年秋，皈依 諾那呼圖克圖，從此結無上密緣，虔修紅教無上瑜伽，後蒙諾佛授記金剛阿闍黎位。一九三五年， 諾佛受任國府西康宣慰使，還康綏撫， 上師即承命在京、滬等地弘法。抗戰軍興，旅居澳門，有鑒兵燹饑疫，生靈塗炭，為祈願世界三百年和平願望， 上師乃發心修大超度法。自一九三八年^起，至一九七九年圓寂止，持續四十二年，圓滿萬壇。 上師志業堅毅，悲願宏深，六道齊度，法雨普施，功德廣布，利濟無量。

抗日勝利後， 上師普傳密法於港、澳等地。自一九六〇年起， 上師風塵僕僕，先後蒞美國三藩市、紐約、洛杉磯、加拿大、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弘法，受法弟子達數萬人。蓋藏密之弘揚於南、北美洲，乃始於 上師也。

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七年間，上師先後七度蒞台弘法，將大部份心力投注於台灣，咐囑彌殷，寄意良深。

一九五八年及一九六〇年，上師應歐陽亞麗（黃毓沛將軍夫人）、坤麗（李及蘭將軍夫人）兩姊妹之請，先後兩度蒞台弘化。

一九七三年五月，上師應韓同立委禮請，第三度蒞台弘化，歷時二月。

一九七四年六月，上師應金剛贈經會錢智敏、朱慧華兩居士禮請，第四度蒞台，於北、中、南全省巡迴弘化兩月。其間，復應中華佛教居士會李謩理事長禮請，先後於該會弘法五次，並受聘為名譽理事，指導密法修學。

一九七五年五月，上師應台灣諾那精舍錢智敏、朱慧華兩居士及大慈佛社鄧蕙芳社長禮請，第五度蒞台，全省弘化兩月。並膺大慈佛社導師，佛門領袖、各界檀越信眾數百人，齊集祝賀，極一時之盛。

一九七六年元月，上師復應台灣諾那精舍、大慈佛社禮請，第六度蒞台弘化，各界善信、大專菁英，濟濟一堂，因緣殊勝。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上師復應台灣諾那精舍錢智敏、朱慧華、錢素娟三位居士虔請，第七度蒞台，全省弘化兩月。其間，並假中國佛教會弘法三次，座無虛席，盛況空前，為多年來密法弘揚所僅見。

一九七九年春，上師示疾於香港諾那精舍。是年四月十日（農曆三月十四日）圓寂，世壽七十四歲，荼毗得五色舍利子約四仟顆，並有金銀舍利，歎為稀有。四月廿二日台灣諾那精舍全體弟子，假華嚴蓮社舉行追思法會，蒙副總統謝東閔先生贈「弘法濟世」匾額，顯密龍象、各界大德，親臨致悼，同伸哀仰。

上師傳承藏密始祖蓮華生大士及諾那呼圖克圖心印，而證佛果，為圓覺宗第六代祖。上師一生，荷擔弘揚圓覺心法重任，力辟向來盛行之事相法門，畢生致力於開發眾生本有之菩提心，傳授無上密法百數十種。除啟蒙初機外，多為一超直入、當下圓成之無上密部法要。其對中土當代及後世佛子之啟發與成就，貢獻至深且鉅，恩澤六道，度無量眾。

上師自一九七五年起，即將畢生使用之鈴杵、法衣、法帽、公私漢藏印章及大量法本等法寶，陸續付予法嗣智敏·慧華二位修持供奉，並授予金剛阿闍黎

大灌頂，以承續法脈，廣揚流長。

八、西康諾那呼圖克圖年譜

本會編輯組整理

公元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 乙丑 一歲

- ◎ 夏曆五月十五日寅時，呼圖克圖降生於康區昌都類烏齊寺南方雄格山谷，屬於噶爾氏家族之噶瓦倉，父名阿仲，母為宿氏之洛珍。降生時，晴空雷響，大地震動，園內花開，家中飲水悉化為乳。甫出胎，朗朗誦六字大明不絕。

公元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 丁卯 三歲

- ◎ 呼圖克圖自幼即常示現神變，如乘坐衣服往來於河流、空手扭絞刀刃、拉斷石塊等。故自幼即頗受尊崇，被尊稱為「噶熱喇嘛」（《諾那呼圖克圖傳略》譯作「嘎納喇嘛」。「噶熱」為呼圖克圖之族姓，「喇嘛」為尊稱），後以此名廣聞於康藏。

公元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 己巳 五歲

- ◎ 呼圖克圖至咕嚕隆（義為「上師溝」），尋訪生生世世之根本親傳上師——大成就者貝雅達賴祖師，請求攝受。貝雅達賴祖師當下即為呼圖克圖授記，並授皈依，取法名為「索南熱登」（義為「福堅」）。祖師曾告呼圖克圖曰：「汝將來可到漢地禮觀音、文殊。」

貝雅達賴（梵音，義為「持明」）祖師，於康藏地區被尊稱為「覺瑞津」（「覺」為祖師之族姓，「瑞津」即「持明」之義），名稱普聞宇內。依止藏密各大教派上師極多，包括康藏公認為文殊化身的濁世怙主蔣揚欽哲旺波（義為「妙音悲智自在」，即第一世蔣揚欽哲）尊者、十四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德秋多傑（義為「勝乘金剛」）、及大伏藏師秋吉林巴（義為「法洲」）在內。其寧瑪巴教傳傳承之根本上師，為彌覺南喀多傑（義為「不變虛空金剛」）祖師。達隆噶舉傳承之上師，為帕卻札巴貢瑟祖師。並於法界光明諸佛不思議深密境界中，親見蓮華生大士，從蓮師處親承不共心印傳承。

公元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 辛未 七歲

- ◎ 呼圖克圖受西康昌都類烏齊寺（漢地流傳之傳記概稱為「諾那寺」，以諾那呼圖克圖所居處故）第七世吉忠活佛認證，為金塘活佛第七世轉世，迎

歸本寺陞座，法名「欽列嘉措」（《諾那呼圖克圖傳略》譯作「逞列匠磋」，《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譯作「成立嘉穆抄」，義為「事業海」），並報清蒙藏院有案。

原夫類烏齊寺為達隆噶舉之根本寺院，寺中有四位喇嘛在清朝受冊封為呼圖克圖：康熙冊封吉忠活佛（舊譯作「濟隆呼圖克圖」），是為大呼圖克圖；雍正冊封帕卻活佛，為二呼圖克圖；乾隆時，寺僧桑傑伊喜（義為「佛智」；《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記為「額王嘎把」）協助兩廣總督福康安平定廓爾喀（今尼泊爾）有功，受冊封為金塘活佛，是為三呼圖克圖。此三位同屬揚貢喇章。另復有夏仲喇章之夏仲活佛，即所謂四呼圖克圖。

第七世吉忠活佛，為呼圖克圖之姑表兄，二人同為貝雅達賴祖師之入室弟子。

- ◎ 呼圖克圖從苯噶拉臧巴沃瑟修習五明，精擅梵藏文學，工巧、醫方諸明，無不善巧。復從噶瑪噶舉之堪布仁欽達吉學經及密法，受學六月，於顯密諸經論之義理悉皆通達。後復掩關十二年，專修密法。

公元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 甲申 二十歲

- ◎ 呼圖克圖從堪布札西沃瑟（義為「吉祥光」）受持比丘戒。
- ◎ 呼圖克圖於類烏齊寺新派僧院擔任金剛阿闍黎三年。

公元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 戊子 二十四歲

- ◎ 呼圖克圖紹繼貝雅達賴祖師之傳承祖位。於寧瑪巴教傳為第三十二代祖，不共心印傳承為第五代祖；於達隆噶舉傳承亦為第三十二代祖。呼圖克圖雖持有紅白兩派傳承、無數教法，然其至漢地後所傳下之傳承，則以寧瑪巴教傳及不共心印傳承為主。

公元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 己丑 二十五歲

- ◎ 呼圖克圖會同吉忠活佛同掌政教，吉忠活佛掌教權，呼圖克圖掌政權。吉忠活佛為類烏齊寺揚貢喇章之主，但一心於教法之修證與弘揚，故將政事委交呼圖克圖掌理。
- ◎ 是年，呼圖克圖偕同吉忠活佛、帕卻活佛等人，前往德格宗薩寺，依止無偏圓教無上頂嚴蔣揚欽哲旺波及蔣貢康楚額旺雍登嘉措（義為「妙音怙主語自在功德海」，即第一世蔣貢康楚）二位尊者，受學達隆噶舉及寧瑪巴

極多甚深法要。

- ◎ 蔣揚欽哲與蔣貢康楚二位尊者，為呼圖克圖與吉忠活佛授記為伏藏師。吉忠活佛為伏藏之主，呼圖克圖則為掘取伏藏者。
- ◎ 呼圖克圖等人於宗薩寺修學（年數不詳）圓滿後，離開宗薩寺，復至康區各大寺院朝禮。此期間，復從康區大班智達彌龐蔣揚南傑嘉措（義為「無能勝妙音尊勝海」）仁波切及大伏藏師秋吉林巴之子材旺洛布處，修學寧瑪巴甚深教法。復於八蚌寺結識當時正於大司徒座下學法之貢噶活佛，二人相契甚深，並結下後來貢噶活佛至漢地弘法之因緣。

總計呼圖克圖一生所依止承事之大善知識，舉凡二十四人。

- ◎ 呼圖克圖與吉忠活佛回到類烏齊寺後，依二位尊者之授記，迎娶貝瑪和楚珍兩位明妃，而後自玉巴札（義為「玉聲」）岩洞取出蓮師甚深伏藏密法「貝瑪桑體」（義為「蓮華深秘心要」）。

公元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 三十五歲

- ◎ 是年，呼圖克圖與吉忠活佛依蓮師之授記，為取蓮師聖地「貝瑪墩」（《諾那呼圖克圖傳略》譯作「白馬岡」，義為「蓮華莊嚴」）之伏藏，偕朝貝瑪墩。途經波密，為第巴噶朗巴所阻。呼圖克圖乃當眾自噶朗靈湖中取出蓮師伏藏，計有蓮師聖像一尊、綠松石度母聖像一尊、青金石金剛手聖像一尊、及嚓嚓模子等多種聖物。以此噶朗巴深生敬信，禮為王師，並將金珠古塘地方及一處極祕聖地供養呼圖克圖，復派兵二百，護送呼圖克圖等人至貝瑪墩
- ◎ 呼圖克圖於貝瑪墩，取出蓮師伏藏深密教法。並於全聚金剛勇識官，取出蓮師伏藏長壽佛像、松耳石龜、寶珠項鍊等聖物。
- ◎ 呼圖克圖與吉忠活佛，於貝瑪墩之阿吾灘及阿札灘，建立顯密兩宗之新寺院。
- ◎ 此後十數年間，呼圖克圖於貝瑪墩等多處蓮師聖地朝拜及閉關，息絕萬緣，直指一心。無上成就，如探囊而獲。

公元一九一〇（清宣統二年） 戊申 四十六歲

- ◎ 是年，藏兵聯英入侵西康，四川總督趙爾豐命邊軍統領馮山率三千人往征，進抵藏境，十三世達賴出走印度大吉嶺（新譯作「多傑林」，義為「金剛洲」）。

- ◎ 依漢地資料記載，川軍途經波密時，為波密王所阻，康地遂為藏兵所侵，失陷幾半。呼圖克圖與吉忠活佛乃統率康區民兵，先克波密，繼協同馮部與滇軍，盡復三十九族及二十五部失地，共約一千餘里。以故，呼圖克圖受清廷賜封為「西康佛教大總管」。

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國建元） 壬子 四十八歲

- ◎ 是年，呼圖克圖與吉忠活佛一行人，返回類烏齊寺。途經波密，於金珠隆建古塘貢寺。
- ◎ 依藏地所傳，呼圖克圖於返回類烏齊寺途經波密時，適值川軍與藏軍於其處發生爭戰，無法通行，遂暫止於金珠隆。後乃藉波密王之遺體，取得川軍之信任，並受川軍贈以槍枝彈藥，而得以返回類烏齊。

公元一九一三年 癸丑 四十九歲

- ◎ 是年英國出面干涉西藏獨立問題，舉行中、英、藏三邊會議（西姆拉會議），劃「麥克馬洪線」，舉國嘩然。呼圖克圖乃集康地諸要員共謀之，曰：「藏人東侵，英實嗾使。國土果喪，正教隨之。為報佛恩，宜唯力是視。」遂捐私產十七萬元，興兵協助漢軍，維護統一，反對分裂。

公元一九一四年 甲寅 五十歲

- ◎ 是年，呼圖克圖受命為類烏齊寺總寺主。事因於是年川軍統領彭日昇率軍進入康區，因康區各地民兵受西藏政府之令，阻擊川軍，為川軍所敗，川軍乃對康區寺院大肆燒殺。呼圖克圖不忍見眾生苦，捨身不顧，數度代表類烏齊寺前往會見彭日昇，請求免除寺院及僧眾之災禍。以是，深得彭日昇之器重，遂委任呼圖克圖為揚貢喇章與夏仲喇章之總負責人，類烏齊寺乃賴以保全。
- ◎ 夏仲喇章之主夏仲活佛與其總管蘇爾材札逃往拉薩，向西藏政府作呼圖克圖與揚貢喇章背叛西藏等離間語。
- ◎ 是年底，西藏政府派遣噶倫喇嘛至洛隆，任昌都總管。噶倫數度派人送信至類烏齊寺，要求呼圖克圖前往洛隆商議漢藏和平事宜。

公元一九一五年 乙卯 五十一歲

- ◎ 是年初，呼圖克圖為漢藏和平，不顧彭日昇之反對與自身之安危，親赴洛隆與噶倫交涉退兵事宜，反受噶倫質押軟禁於洛隆。

公元一九一六年 丙辰 五十二歲

- ◎ 是年，呼圖克圖受夏仲喇章總管蘇爾材札之密謀而中毒，以幼時貝雅達賴祖師所賜之齒而得脫命難。

公元一九一七年 丁巳 五十三歲

- ◎ 是年，呼圖克圖設計潛歸類烏齊寺。

- ◎ 九月，因類烏齊之藏兵越界刈草，漢藏兩軍戰事復起。呼圖克圖率康軍，協助漢軍，初得勝。後以藏軍得英械彈支援，漢軍漸趨不敵相繼失陷。

公元一九一八年 戊午 五十四歲

- ◎ 是年夏曆一月，藏軍陷類烏齊，呼圖克圖隨彭部撤走昌都。吉忠活佛被藏兵所執，徙監達隆寺，一九二三年圓寂於其處。

- ◎ 是年夏曆三月，昌都被圍，統領彭日昇率漢軍降藏。呼圖克圖在瀾滄江邊被藏兵所執。呼圖克圖率康軍轉戰數年，身先士卒。所糜兵餉，達國幣千二百萬元，皆自籌，未嘗向川省及北京政府索價分文。民兵傷亡逾七千人，無一怨言。

- ◎ 呼圖克圖被解抵拉薩受審，訊之曰：「爾為喇嘛，何乃稱兵犯順，荼毒生靈？」呼圖克圖曰：「我為喇嘛，爾亦喇嘛，稱兵犯順、荼毒生靈，非爾為耶？既為汝虜，殺即殺耳，何必多言！」時有英人為藏軍參謀，為做調解，勸降之，許以王康，呼圖克圖嚴拒之曰：「我降豈待今日？」復稱弟子，請傳法，呼圖克圖曰：「事已至此，唯知念六字大明耳，餘無所知。」

- ◎ 夏曆五月，呼圖克圖受監於地牢。牢方四尺，深四丈，上覆以石，中鑿小孔，每日午時，由孔給糲粃少許。陰暗無光，濕氣尤重，穢濁難當，眾苦交迫。而呼圖克圖安居牢中，繫心一境，唯務修持。每為人做祈禳，多著神驗，附近居民咸師事之。

- ◎ 呼圖克圖居土牢中，曾三次受奇毒，以修持「救毒難度母」之力，終得無

恙。

公元一九二三年 癸亥 五十九歲

- ◎ 夏曆九月，呼圖克圖於定中，聞護法告言：「汝以手掘壁泥，當得出。」呼圖克圖遵教掘壁。不知若干時，撥開一洞，獲睹外間，星光滿天，正夜闌也。乃匍匐出，取道印度。奈衣不蔽體，乃晝伏宵征，乞食為生。

謹案：有關呼圖克圖脫困之經過，有多種不同之說法，今此所述，乃依漢地流傳之傳記為憑，蓋此為呼圖克圖親述者也。

- ◎ 呼圖克圖至尼泊爾，適王女病，呼圖克圖醫癒之，王子奉為上賓。呼圖克圖志心內向，王子乃供養印幣七百元，令赴印度。

公元一九二四年 甲子 六十歲

- ◎ 夏曆三月，呼圖克圖由印度孟買，乘海路抵上海，尋隨眾赴普陀，禮觀音聖蹟。
- ◎ 是年夏，九世班禪卻吉尼瑪（義為「法日」）由蒙入京。
- ◎ 是年冬，呼圖克圖抵北京，以「諾那呼圖克圖」之名號，謁執政段琪瑞，申邊策。段氏供養千元，留駐北京。此後「諾那呼圖克圖」之名遂普傳於漢地。

謹按：「諾那」兩字，未考藏文及其義為何。西藏方面將此兩字轉寫成「諾拉」，而解讀亦甚分歧，有謂取「西來之喇嘛」為義，有謂即是「財神」，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 ◎ 呼圖克圖在京與班禪相會甚歡。
- ◎ 呼圖克圖應中國菩提學會聘任為副會長（會長為班禪活佛）。
- ◎ 呼圖克圖前往五台山，朝禮文殊菩薩聖地。

公元一九二六年 丙寅 六十二歲

- ◎ 夏曆十二月，呼圖克圖應川康邊防督辦劉甫澄之請，抵達重慶。先是劉氏

之駐京代表李公度，進謁呼圖克圖，談論歡洽，乃函徵劉氏允可，恭請呼圖克圖入川弘法。

公元一九二七年 丁卯 六十三歲

- ◎ 春，呼圖克圖啟建和平法會四十九日。
- ◎ 冬，各界復恭請呼圖克圖啟建祈禱川康兩省和平法會。呼圖克圖乃定造蓮師像十萬尊、大塔三座、大像三尊，法會中一切事相、曼陀羅、雕塑、彩繪、微妙供養等，均呼圖克圖獨力任之。復獨力修法百二十日，自是年夏曆十二月修至翌年夏曆四月止。滇黔當局均來電派員參加。

公元一九二九年 己巳 六十五歲

- ◎ 國民政府成立，劉甫澄率諸將領，薦呼圖克圖與中央。
- ◎ 夏曆五月，呼圖克圖在重慶口授蔣貢康楚羅卓泰耶尊者（署名「巔尼雍仲林巴」，義為「二教堅固洲」）所著之《蓮華生大士初十聖蹟功德感應記》，譯為漢文。
- ◎ 呼圖克圖在渝前後三年，弘傳無上密法，神異靈驗事蹟不可勝記，僧俗無不敬服，皈依弟子達萬餘人。
- ◎ 夏，呼圖克圖返回南京，任蒙藏委員會委員，旋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員，並准設南京、重慶、成都、康定四辦事處。

公元一九三一年 辛未 六十七歲

- ◎ 六、七月，大雨成災，大江南北幾成澤國。呼圖克圖應南京佛教居士林之恭請，舉行息災護摩，大雨立止。
- ◎ 秋，瀋陽失陷，呼圖克圖明見先機，知日人必挾遜帝以東行，乃通電遜帝溥儀，及平津滿蒙王公喇嘛，力勸勿為日人利用，分裂祖國。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出愛國的赤誠、對形勢的焦慮憂心，及冀求團結各民族，同仇敵愾，共禦外侮的決心。
- ◎ 秋，呼圖克圖應南京佛教居士林之恭請，為遏日寇，舉行息災法會，修大白傘蓋佛母法。華藏金剛上師（俗名吳潤江，呼圖克圖之傳承法嗣——大持明金剛阿闍黎蓮華金剛藏聖者）於此法會中皈依呼圖克圖。

公元一九三二年 壬申 六十八歲

◎ 夏，呼圖克圖授華藏金剛上師以金剛阿闍黎位，華藏金剛上師復於呼圖克圖前，發願將寧瑪巴無上密心法普傳於中土，呼圖克圖甚嘉許之。

◎ 冬，呼圖克圖於南京駐京辦事處，首次傳授「二十一度母修持法」。

公元一九三三年 癸西 六十九歲

◎ 春，日軍進侵熱河，朱子橋居士恭請呼圖克圖至上海，修息災法，禳禱和平。

◎ 春，王家齊居士（金剛阿闍黎蓮華正覺）與何叔達居士，俱由華藏金剛上師之引介，皈依呼圖克圖。

◎ 陽曆四月十五日，呼圖克圖由京至滬，於開北世界居士林，修十三輪金剛大法。十日後日軍引退。

◎ 六月，呼圖克圖返回南京。

◎ 七月二日，應中國佛學會恭聘為名譽理事長，南京弟子並為呼圖克圖補祝壽誕。

◎ 呼圖克圖應朱子橋及上海弟子恭請至莫干山靜修。

◎ 九月，呼圖克圖下莫干山，受杭州居士林恭請，留駐西湖十日。

◎ 十月四日，呼圖克圖返回南京。

◎ 十一月十七日，應南京佛教居士林之恭請，為該林新請暹羅玉質藥師佛開光。

◎ 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圖克圖應上海弟子恭請，至上海傳法，旋回南京。

◎ 十一月，呼圖克圖囑南京弟子，禮請王理成居士來京，翻譯《蓮花生大士經傳》，由呼圖克圖口譯，王理成居士筆受，前後計四閱月而成。

- ◎ 十二月三十日，呼圖克圖應南京弟子之恭請，於南京登隆巷駐京辦事處，閉關月餘，修金剛息災祈禱和平大法。

公元一九三四年 甲戌 七十歲

- ◎ 三月四日，呼圖克圖鑒於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科技武器殺人之慘，前所未有，乃復於南京登隆巷駐京辦事處，普傳「二十一度母修持法」。
- ◎ 三月二十五日，呼圖克圖應廣東息災法會之恭請，由南京首途廣州。此法會乃由華藏金剛上師於前年夏回廣州時促成，由廣東諸賢籌組迎請代表親至南京恭請呼圖克圖，並由華藏金剛上師、王理成居士、李公烈居士、雍喇嘛等人陪同南下，於廣州多寶路舉辦息災利民法會。
- ◎ 四月下旬，呼圖克圖應邀至香港修息災護摩，二十五日離港。
- ◎ 夏，呼圖克圖往廬山靜修，傳「二十一度母修持法」，並親自勘定小天池作為圓寂後塔址。

公元一九三五年 乙亥 七十一歲

- ◎ 春，呼圖克圖應簡玉階居士之請，至上海弘法。
- ◎ 春，呼圖克圖謁蔣委員長於武漢，申邊策。
- ◎ 五月，蔣委員長於成都電招呼圖克圖任「西康宣慰使」，旋即首途西康。計呼圖克圖於駐京六年期間，足跡遍歷天津、上海、莫干山、杭州、廣州、香港、長沙、武漢、南昌、廬山等處，弘法無數會，皈依受法弟子二萬餘人。每授法開示，必勸發菩提心，嚴持戒律。稟性慈悲謙下，心量寬廣猶如虛空，不念他惡，不排他宗。於他宗派咸稱善哉，每稱達賴學問經濟冠絕群倫，而自稱為最無成者。
- ◎ 八月，呼圖克圖抵康定，召開第一次宣慰大會。
- ◎ 十一月，紅軍進抵丹巴，呼圖克圖乃進駐道孚，與紅軍對峙。

公元一九三六年 丙子 七十二歲

- ◎ 二月，呼圖克圖赴鑪霍，甫七日而道孚失。

- ◎ 三月，呼圖克圖退駐普玉隆。
- ◎ 四月二日，呼圖克圖進抵瞻化。
- ◎ 四日夜，紅軍入城，呼圖克圖撤走，途中被頭人巴登所執。
- ◎ 六日，呼圖克圖及隨員六十餘人，被巴登解送瞻化紅軍。呼圖克圖請以一死，寬免隨員。紅軍連夜偵訊後，七日，令時任宣慰署祕書長之韓大載居士隨侍呼圖克圖。
- ◎ 十六日，紅軍將呼圖克圖解送甘孜。
- ◎ 二十一日，抵甘孜，由紅軍總部第五局看管。局長王維舟夫婦，待呼圖克圖意善且周。紅軍總部首長朱德指示：呼圖克圖抗英，紅軍抗日，同屬愛國行為，應予以團結教育，寬善以待。呼圖克圖隨緣度眾，教紅軍幼童學藏文字母，復教唱藏歌。嘗自製奶茶、酥油供眾以為樂。
- ◎ 二十七日，德格土司澤旺，以民兵三千，欲救呼圖克圖出險，未成，敗走。
- ◎ 五月六日，呼圖克圖示疾。
- ◎ 九日，移錢大家，錢氏篤信佛教，為延醫診治，四事供養，盡力備辦。
- ◎ 十一日，呼圖克圖預知時至，告韓大載居士以明日入寂。
- ◎ 十二日下午四時許，呼圖克圖忽起，跏趺坐，結定印，深入三昧。錢氏不知呼圖克圖將入圓寂，堅請呼圖克圖臥下，呼圖克圖乃吉祥而臥。五時十分，發現已告脈絕。
- ◎ 呼圖克圖遺囑：一、停屍三日不動，二、遺體火化，三、遺骨送廬山安葬。報請紅軍總部，一一照辦。然吵雜喧嘩之聲，終日不絕，在在妨礙呼圖克圖自在解脫。
- ◎ 十四日，王維舟所請主持火化事宜之絨壩寧瑪派喇嘛至，當晚九時為呼圖

克圖入斂。身輕軟，縮小如嬰兒，鼻垂紅白菩提二寸許，無屎溺，周身骨節如綿。

- ◎ 十五日上午九時，於南郊建土龕茶毗，紅軍代表齊集輓送。火及身，化為五色長虹，縱貫日傍，約二刻而隱。天空現白紅藍三色光明，直至下午二時，全身化盡，方始隱沒。四時，爐盡。檢視之，骨上皆現白紅藍三色。肉團心燒之不壞，成忿怒金剛佛像，鬚眉畢現，中空，現吽字。脛骨現釋迦佛像，脊骨現綠度母像及其藏文種子字，畫文分明。

謹案：呼圖克圖遺囑停屍三日不動，而自十二日傍晚至十四日晚入斂，僅二日許，至十五日晨茶毗，亦未足三日，故其遺體尙餘如嬰兒，未及全部化虹而去。然此亦隨眾生因緣而爲示現耳，蓋漢地佛子，未聞化虹之事，多喜舍利之供，故呼圖克圖乃隨此因緣，而爲此示現也。且觀其生前親自勘定小天池塔址，蓋已預知其事矣！

- ◎ 五月二十四日，呼圖克圖遺骨由韓大載居士負護東行。至爐霍，朱德約談三次，乃通令各地紅軍關卡放行。
- ◎ 六月十六日，出紅軍警戒線，由國民革命軍護送。
- ◎ 十八日，越折多嶺。李抱冰軍長派兵迎護，香花致祭，停靈金剛岩寺，遺電始得發出。
- ◎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並追贈「普佑法師」名號，撥發治喪建塔費五千圓，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代表致祭。國民政府並於南京致祭，崇德旌功。
- ◎ 十月，柏文蔚居士等，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駐京辦事處、西康宣慰使駐京辦事處，聯合於南京玄武湖內，建立諾那呼圖克圖紀念塔及諾那殿。

公元一九三七年

- ◎ 春，廬山諾那塔院動工興建。塔址在廬山小天池，乃呼圖克圖生前親自勘定。江西省遵行政院令，撥出小天池公地七千餘平方公尺，梁和甫居士捐出在小天池所建房屋八棟。建塔工程由西康貢噶呼圖克圖及韓大載居士共主其事。

- ◎ 南京玄武湖塔殿於是年完工，塔內供有呼圖克圖之舍利遺骨、髮舍利、及生前所著衣履等物。

公元一九三八年

- ◎ 夏，廬山小天池諾那塔院完工，含諾那呼圖克圖塔、蓮華生大士殿、及諾那精舍。

主要參考資料：

《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事略》，羅傑編。

《西康昌都諾那呼圖克圖傳略》，徐少凡撰，諾那呼圖克圖親自訂正，《息災會刊》發表；一九三四年馮重熙重編，印行單行本。

《諾那金剛呼圖克圖行狀》，韓大載撰。

《藏教活佛諾那大師傳奇》，俞允堯撰，《中央日報》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發表。

《記廬山諾那活佛塔》，明棟撰，《佛文化》月刊發表。

《諾那呼圖克圖前期略傳》，秋揚嘉措撰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同年底張煒明譯，名為《諾拉上師身世之謎》，二〇〇一年金剛贈經會重新整理，《華藏世界》四十期發表。

《大成就王覺仁增師生傳略》，辛龐桑波撰，二〇〇一年。

《抗戰前中央與西藏關係述略》，孫子和撰，《政治文化》第三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發表。

九、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

佛法因緣

「問」：釋迦牟尼佛之佛法因緣，將來趨勢如何？

「答」：釋迦佛之顯教法門，已盛行過，將來是大密宗法門，要盛行到全世界。

到全世界均信仰密法時，天下太平。以後密法，又漸漸衰落，眾生痛苦，亦漸漸增多。慢慢到無佛法時期，經無量年後，彌勒佛再行降生。

「問」：密宗之因緣如何，敬乞開示？

「答」：在無量劫以前，因眾生心性純厚，故佛法並不分宗派。自第一尊阿達爾媽佛，傳於毗盧遮那佛，再傳於五方五佛，均為求自心明白之一法，並無其他法門。自五方五佛以後，再有十方諸佛，五方佛中之西方阿彌陀佛，傳淨土法門於千手觀世音菩薩，千手觀音看眾生根基不一，乃開方便法門，分為顯教、密宗、發菩提心三法，以應機感，普度眾生。

至於釋迦佛在人間傳授密宗因緣，是因當時印度有某王爺，供養釋迦佛及眾弟子吃飯。釋迦佛勸王爺學佛，王爺笑應云：「學汝之法要苦修，並要修多年才能修成，此種法我不願修，如有無礙於妻子財產，且立時就能成佛之法，我就願修。」釋迦佛早知王爺是大密宗根基，當時亦笑應之，即傳授密法。一傳之後，某王爺心地頓然明白，立時成佛，王爺家人同時成佛者亦甚多。

當時釋迦佛之眾弟子，均疑師父有私心，並說：「我們拋妻別子，跟師父受苦多年，還得不到大法，王爺僅供養一飯，便傳他立地成佛大法，一定是師心不平等。」釋迦佛乃對大眾解釋云：「汝們都是顯教根基，王爺是密宗根基，各有因緣不同。諸佛如來，普度眾生，均隨機感，並非師心不平等。」經解釋後，眾弟子有信者，仍有不信者。從此密宗法門，即流布於人間。

至於西藏密宗之由來，釋迦佛早有懸記，經云：「我涅槃後八年，地名孫噶納，有人從蓮花化生，具足一切神通智慧，能降魔外，能廣傳無上密法。」即指蓮花生大士而言。大士生而成佛，在印度弘揚密法八百餘年，後由藏王禮聘入藏，弘揚密宗，乃由印度流傳至西藏，嗣後師師相傳，以至今日，此為密宗大概之因緣。

喇嘛

「問」：喇嘛二字，如何解釋，敬乞開示。

「答」：喇嘛二字，含義甚廣。簡單言之：「喇」字漢譯義為諸佛之心；「嘛」字漢譯義為眾生之母。「喇嘛」者，謂以諸佛之心，視十方含識，均如慈母心愛之子女，要普度眾生均了生死之謂。故「喇嘛」二字，含義甚多，

如釋迦牟尼佛，可稱釋迦喇嘛；阿彌陀佛，亦可稱阿彌陀喇嘛；班禪大師，亦可稱班禪喇嘛，其餘均可類推。

對師父之信心

「問」：密宗行人，對於師父之信仰心，是否要緊？

「答」：當然要緊，弟子如不信仰師父或反對師父，便無感應，就無功德。

拜師求法

「問」：康藏大德甚多，拜師求法，諒必容易？

「答」：康藏規矩，師父收徒弟，很不容易。師父對徒弟，要看三年，看他變心不變心；徒弟亦要看師父三年，能否作我之師父。彼此將心看明白後，再傳小法，小法修三年後，再傳稍高之法，大約要十二年後，才能得到師父之大法，甚至有一生得不到師父之大法者，很多很多，現在汝們真便宜了。

上師生平問答

「問」：上師在母腹時，能記憶前生之事否？

「答」：記得甚清楚，並在母腹即啼哭不休。

「問」：上師在母腹中，為何啼哭？

「答」：哭眾生痛苦與眾生難度，並且度不盡，因此在腹中啼哭，我母認我為怪物。

「問」：上師出世後，能記得前因否？

「答」：記得，但漸長漸忘。我生下十個月時，因得重病，父母請喇嘛念經，各喇嘛之形貌及所用法器，均記得清清楚楚，到五六歲時，又完全不記得。我前年在黑廊街辦事處，有人抱一兩歲之幼女來見我，彼見我即呼曰：「汝是我的兒子，汝是吃我的乳長大的。」某急止之。我細問幼女，何年生我，生我何處，均對答甚詳。後二年，又抱來見我時，我問其前因，則盡忘矣，此事僅告汝一人。

「問」：此女是否上師今生之母，她所對答之話，有根據否？

「答」：不錯。

「問」：有人記載上師之生日，爲乙丑年五月十五日丑時，又有記爲乙丑年五月十五日寅時者，不知上師是丑時生，抑爲寅時生？

「答」：我是丑年五月十五日屬老虎時辰（指寅時）所生。我所生之年月日時，均是甚猛烈星宿當值，故我脾氣甚大，有許多人罵我不像喇嘛樣子。

「問」：上師甚慈悲，並不見得有大脾氣。

「答」：我向來脾氣很大，我對於我兄弟，他初次犯過時，我勸誡他不要作惡事；第二次犯過，我就斥罵他；到第三次又犯過時，我就打他。西康人見我打兄弟，所以都罵我不是喇嘛，我自己亦想不像喇嘛樣子。

「紀者謹按」 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依密宗之理，凡成就之人，不論打人、罵人，均可消滅被打罵者之無量業障，均是功德。

「問」：上師見河水就發頭昏，是何因緣？

「答」：此是我之業障。貝雅達賴師父對我講過，當蓮花生大士由印度來西藏時，我是大士弟子中之武將，我因戰時投水而死，所以到今世，見水就頭昏。

「問」：上師夜間睡覺，有無夢事？

「答」：有夢，清清楚楚，不顛倒。

「問」：上師幼年讀過幾年書？

「答」：我幼年入廟讀六個月書，一切經典自然都明白，經典之文字，人人所見相同，而經典之意義，則人人心中之見解，各不一樣。

「紀者謹按」 經典之文字，人人所見相同，此肉眼相同也，而經典之真義，則因各人道功之深淺不同，故其心證之境界，亦因之不同。

「問」：上師幾歲出家，有幾個兄弟？

「答」：我七歲出家，我居長，另有一弟一妹。我弟我在昌都被俘時走散，以後我到北平時，他在甘肅，尙時常來信，現已好久沒通信。

「問」：上師修道，閉過幾年關？

「答」：前後閉關二十多年。（又有聞閉關十三年者）

「問」：上師在拉薩蒙難，居土牢幾年？

「答」：六年。

「問」：聞上師在西藏脫險時，尚有遺骸留存土牢中，不知確否？

「答」：他們都如此說，並且說著何衣服，葬在何處，為眾目所共睹，大概不實有罷。

祖師來歷及修祖師法功德

「問」：上師之師父貝雅達賴祖師，是否即身證佛？

「答」：是的是的，是即身證佛，涅槃時身縮尺許故。

「問」：上師之師父貝雅達賴祖師，是何佛菩薩之應化身？

「答」：貝雅達賴祖師，是金剛手菩薩之化身，體貌甚威嚴，心甚慈悲，無論何人拜見祖師者，均不敢仰面而視。又金剛手菩薩，是大勢至菩薩之忿怒像，達摩祖師，又是金剛手菩薩之化身，故稱為大勢至菩薩之化身亦可，稱為金剛手菩薩之化身亦可。再溯其源，大勢至菩薩，是阿彌陀佛之心所流露，而阿彌陀佛之心，即諸佛之心，故謂為阿彌陀佛之化身亦可，謂為諸佛菩薩之化身亦可。

「問」：貝雅達賴祖師，是密宗紅教第幾代祖師？

「答」：貝雅達賴祖師，自阿達爾瑪第一尊佛算起，是第三十一代之祖師；自毗盧遮那佛算起，是第三十代之祖師；自釋迦牟尼佛算起，是第二十八代之祖師；自蓮花生大士算起，是第二十四代之祖師。惟蓮花佛以前之祖師，多是印度祖師；蓮花佛以後之祖師，多是康藏祖師。

「問」：貝雅達賴祖師之弟子，有多少即身成佛之人？

「答」：我同門師兄弟中，即身成佛之人很多。

「問」：蓮花生大士，為何佛菩薩之應化身？

「答」：蓮花生大士，是合阿彌陀佛之身，千手觀音之口，釋迦佛及一切佛之心而成，為諸佛菩薩身口意之三密金剛應化身，釋迦佛早有懸記。又阿彌陀佛是法身佛，觀音菩薩是報身佛，蓮花生大士是應化身佛，功德並無差別。如照密宗供養，中間供阿彌陀佛，上手供觀音菩薩，下手供蓮花生大士，則謂之法報應三身並列，功德甚大。

「問」：修蓮花生大士法，是否往生西方淨土？

「答」：當然往生西方，因大士是阿彌陀佛之化身故。汝願生西，命終時大士即送汝往西方，如願往生其他佛土，大士即送汝所願往生之佛土，如願往生大士之佛土，即接引汝往生大士之佛土，看汝願生何佛土，即生何佛土，無不如願成就。

「問」：修蓮花生大士之法，有何功德？

「答」：蓮花生大士，是諸佛菩薩身口意三密和合之金剛應化身。大士之法身，即阿彌陀佛之法身，與阿達爾瑪佛無二無別；大士之忿怒金剛像，亦即諸佛菩薩之報身；大士為方便度眾生，又示現無量無邊應化身。

修大士法，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簡單言之，能具足息增懷誅，普度一切眾生大威德，且能了知世出世間一切諸法，顯密圓通，不破戒律，頓開智慧，辯才無礙，得大智慧，成就金剛不壞身。且能具足大威權及一切神通，其餘如去病、免難、長壽、牲畜繁盛、衣食具足、獲大福利、夜夢吉祥、夢中預知吉凶、消滅一切地水火風空所生諸災難疾病、家運吉祥、旅行平安、避免不祥星宿、與喪嫁娶年月日時分一切不吉之災險，制諸外道，摧滅妖魔，一切神鬼，無不恭敬聽命，且能消滅破戒、謗佛、謗法、謗僧、妄語、惡口等罪業，一切幹癆等難醫難死諸病，均得痊癒。求免災難即免災難、求長壽即長壽、求子即得子、求財即得財、求權即得權、求往生西方即往生西方、求菩提即得菩提，以及一切所求，無不如願滿足。

每月夏曆初十日，為蓮花生大士普度眾生之大紀念日，此日修大士法功德更大，即平日修大士法，亦有無量無邊功德。（詳情參閱蓮花生大士功德感應記）

「問」：蓮花生大士為西藏密宗開山祖師，密宗行人修祖師法，甚要緊嗎？

「答」：修祖師法，當然要緊。

「問」：求上師慈悲，傳授蓮花生大士最高之法，以便修持。

「答」：汝們對於蓮花生大士，還不大相信罷，以後慢慢再傳。

「問」：蓮花生大士與貝嘛密紮佛，是何因緣，並有無差別？

「答」：蓮花生大士與貝嘛密紮佛，是印度同時大德，彼此互為師友，且同在西藏弘法，故因緣甚深。蓮花生大士，在西藏應化因緣完了之後，即騎天

馬，由西藏回印度傳法，後再騎馬飛往大士佛土。貝嘛密紮佛，在西藏應化因緣完了之後，即向東來，到中國五臺山，成佛示寂，現五台之金剛洞，即貝嘛密紮佛成佛之地。若照身分而論，彼此均是喇嘛，惟大士年長於貝嘛密紮佛，如同時供養時，應將大士供於上手。又貝嘛密紮佛為毗盧遮那佛之化身，大士為阿彌陀佛之化身，照五方佛之順序而論，應將貝嘛密紮佛供於上手。又大士比較威武，對天龍八部，均用命令差遣；貝嘛密紮佛比較文雅，對天龍八部之差使，則用召請，此為不同之點。

藏密紅教圓覺宗歷代傳承祖師

「問」：紅教歷代祖師，叩求開示。

「答」：第一代祖師阿達爾瑪佛。第二代毗盧遮那佛，又名大日如來。第三代五方五金剛。第四代釋迦牟尼佛。第五代金剛手菩薩。第六代格乃佈道爾極金剛。第七代謝爾遜哈金剛（以上為印度祖師）。第八代蓮花生大士（印度第八代祖師，西藏第一代開山祖師）。第九代那恩克林寶金剛（以下為康藏祖師）。第十代赤松噶德布最金剛。第十一代一心抄嘉金剛。第十二代道爾極登九金剛。第十三代穆彩真恩寶金剛。第十四代燃恩寶雜寶金剛。第十五代任真乾寶金剛。第十六代道有嘉姆崔金剛。第十七代縮那恩求藏金剛。第十八代唐同恩嘉寶金剛。第十九代貢敢尼媽金剛。第二十大代紮雅格道金剛。第二十一代紮雅貝紮金剛。第二十二代夏嘎嘎姆村金剛。第二十三代報推薩埵金剛。第二十四代紮西嘉姆抄金剛。第二十五代東把葉格金剛。第二十六代東把嘉姆村金剛。第二十七代貢桑西拿金剛。第二十八代貝嘛勒早嘉姆抄金剛。第二十九代貝嘛諾寶金剛。第三十代門九爾那姆克多爾極金剛。第三十一代貝雅達賴金剛。

（謹按）第三十二代之祖師為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法名成立嘉姆抄，又名嘎納喇嘛，享壽七十三歲。第三十三代之祖師為大持明金剛上師華藏聖者，藏名卑媽別炸，俗名吳潤江，享壽七十五歲。第三十四代為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智敏金剛上師俗名錢學敏，慧華金剛上師俗名朱靜華。

佛菩薩功德開示

「問」：阿彌陀佛與長壽佛，有何差別？

「答」：並無差別。長壽佛是阿彌陀佛之報身佛，譬喻汝們軍人，著軍服時即為

長壽佛，著便衣時，即為阿彌陀佛之理相同。

「問」：觀世音菩薩，是何佛之化身？

「答」：觀世音菩薩是阿彌陀佛之化身，因阿彌陀佛見無量眾生，沉沒生死苦惱大海，在六道中，受無量輪迴痛苦，尚迷而不悟，不知回頭，故悲從中來，雙淚俱下，右淚即變化為觀世音菩薩，左淚即變化為白度母，來普度眾生。

「問」：阿彌陀佛之眼淚，怎樣變為觀世音菩薩？

「答」：眼淚變為人身，再拜阿彌陀佛為師父，就修成觀音菩薩。

「問」：觀世音菩薩，有兩臂觀音、四臂觀音、八臂觀音、千手千眼觀音，不知還有多少化身？

「答」：觀音菩薩為普度眾生，有無量無邊化身，算不出數來。

「問」：觀世音菩薩，普度眾生之功德如何？

「答」：觀音菩薩久已成佛，因慈悲心大，所以又倒駕顯菩薩身，普度眾生。總之，如無觀音菩薩，則諸佛菩薩，亦難以普度眾生。

「問」：康藏地方，修觀音法之人，多不多？

「答」：在康藏地方，一百人中，幾無一二人不信佛教，凡小孩到能講話時，就教念六字大明，至於一般喇嘛居士，修觀音法者甚多，修觀音法而成就者，亦甚多甚多。

「問」：修觀音法比修其他諸尊法，是否有速得成就之功德？

「答」：觀音菩薩慈悲心最大，修行人以慈悲為根本，能如觀音菩薩之慈悲，就成為觀音菩薩，成就很快。

「問」：何以見得觀音菩薩，為慈悲心最大之菩薩？

「答」：觀音菩薩慈悲度眾生之事蹟，無量無邊。恭敬觀音菩薩，當然度汝，就是不恭敬他，甚至毀謗他，觀音菩薩亦慈悲度汝。我講個故事汝聽：

往年西藏某喇嘛廟，有一傻子喇嘛，某傻子喇嘛，脾氣很倔強，又很愚蠢，因他一無所長，故管家喇嘛，派他專管佛菩薩面前裝油點燈之事。照西藏規矩，佛前燈火，應該晝夜不斷，某喇嘛因好吃零物，到每天天黑時，就將油燈吹滅，並且說：「菩薩菩薩，天黑了，汝們睡覺罷。」他

每天如此將燈吹滅之後，就將燈油偷出廟外，換零物吃。後被當家喇嘛發覺，乃將他大行申斥一頓。他被申斥後，氣憤不過，心裏想：「這一定是菩薩告訴當家的，不然，當家喇嘛何以知道？我非打那位多嘴菩薩不可！」如是手拿一根木棍，到泥塑之釋迦佛面前，將棍子指釋迦佛說：「釋迦佛，我知道汝是不亂說話的。」又到阿彌陀佛面前，指指阿彌陀佛說：「阿彌陀佛，汝是很慈悲，大概汝亦不告訴管家。」又到觀音菩薩面前，將棍子指住觀音菩薩之頭說：「這一定是汝說的，我非打汝不可！」如是舉棍便打，那泥塑之觀音菩薩，忽將右手遮護其頭，並且口裏說：「我沒有說，我沒有說。」他聽見菩薩講「我沒有說」的話，氣得更大，便厲聲說：「一定是汝說的，汝還賴嘴。」邊說邊打。觀音菩薩忽然舉體飛升空中，他仍以棍指空中觀音菩薩說：「汝趕快下來，如不下來非打汝不可！」那時全廟喇嘛，驚聞此事，均趕來向空中叩問情由。觀音菩薩乃將被打情由，告訴他們。大眾喇嘛，均叩求觀音菩薩恕罪，並求飛下來，觀音菩薩對大眾說：「汝們能聽我的話，我就下來，不然，我就不下來。」大眾又叩問，吩咐什麼話，觀音菩薩說：「汝們不要責罰某喇嘛，並且仍要派他掌管燈油，因為好吃零物，如無油可偷，他就沒零物吃，汝們如能聽我的吩咐，我就下來。」大眾又叩頭說：「一定照菩薩所吩咐辦。」如是觀音菩薩，一飛飛到其他喇嘛廟去。至今某廟飛去觀音菩薩之座子，仍然存在，某廟飛來一尊泥塑之觀音菩薩，亦仍然存在。汝看觀音菩薩，慈悲不慈悲？

「問」：上師所傳之十一頭忿怒觀音，有何功德？

「答」：我所傳十一頭觀音，是特別觀音法，對於一般不勞而獲之眾生，有最能消滅一切罪業，及消滅一切災難危險，早日成佛之功德。

「問」：馬王金剛，是何佛菩薩之忿怒金剛？

「答」：馬王金剛是千手觀音之忿怒像，亦即阿彌陀佛之忿怒金剛。

「問」：大威德金剛，是何佛菩薩之忿怒金剛？

「答」：大威德金剛，是文殊菩薩之忿怒金剛。

「問」：修大威德金剛法，是否先修文殊菩薩法，再修金剛法？

「答」：是的。

「問」：修大威德金剛法，何以要先修文殊菩薩法？

「答」：文殊為大威德之根本，大威德為文殊之金剛像。先修文殊法，再修金剛

法，則本立道生，易於成就，且無危險。若遽修金剛法，苟能一心不亂，弊病尙少。如心性不一，或壇場衣冠不潔，供品缺乏，或不如法，則金剛之護法，認為不敬，甚有使行者發生意外不如意之事。若先將文殊法修熟，已與大威德本尊發生密切關係，一切護法，均大威德之眷屬，再修金剛法，縱稍有不到之處，護法亦不為咎。

「問」：金剛手菩薩，是何佛菩薩之化身？

「答」：金剛手菩薩，是大勢至菩薩之忿怒像，又大勢至菩薩，是阿彌陀佛之心所變化，故為阿彌陀佛之化身。

「問」：修金剛手菩薩法，有何功德？

「答」：修金剛手菩薩法，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簡單言之，能具足大威權，制服諸魔外，消滅一切地水火風空所生諸災，一切所求，無不如願成就，命終時直生西方淨土。因金剛手菩薩，是統轄一切金剛護法，輔助阿彌陀佛，普度眾生故。

「問」：綠度母，是何佛菩薩之化身？

「答」：綠度母，是阿彌陀佛人中所變化之大菩薩，就是南海觀音菩薩。

「問」：修綠度母法，是否往生西方淨土？

「答」：當然是往生淨土，因綠度母為阿彌陀佛之化身故。

「問」：修綠度母法，有何功德？

「答」：修綠度母法，有無量不可思議功德，對於避毒免災，尤有特效。修綠度母法之功德，大概與修觀音法之功德相等，一切在世出世法，有求必應，無不滿願。

「記者謹按」 修綠度母法之功德，可詳參上師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四日，在南京登隆巷駐京辦事處，傳授二十一度母大法之開示，即知詳細。

「問」：綠度母，何以全身為綠色？

「答」：諸佛菩薩，均有五身五色，綠度母為阿彌陀佛人中所變化，與北方金剛不空成就佛之顏色相同，故全身為綠色。

「問」：綠度母之坐勢，一腿盤坐，一腿伸直，不知是何坐法？

「答」：此爲半截金剛座。一般女佛菩薩，是盤左腿伸右腿，男佛菩薩，是盤右腿伸左腿，但亦有特別不在此例者。

「問」：南海觀音菩薩，有頭戴風帽，身穿白衣之女像，又有全身爲綠色之金剛佛母像，不知功德有無差別？

「答」：一是出家修道之服飾，一爲修道成佛時之樣子，功德並無差別。

「問」：密宗行人，修阿彌陀佛法，或修觀音法，或修金剛手菩薩及綠度母法，功德有無差別？

「答」：並無差別，均爲阿彌陀佛之化身故。不過觀音爲表示慈悲，金剛手爲表示忿怒，綠度母爲表示智慧。譬喻大樹枝葉雖多，但根子是一樣，一法即一切法，功德相等。

「問」：阿彌陀佛所變化之諸佛菩薩，不知有多少？

「答」：阿彌陀佛爲普度眾生，所化身之佛菩薩，無量無邊，算不出數來，總而言之，千佛萬佛，不離阿彌陀佛。

「問」：準提佛母，是何佛菩薩之化身？

「答」：準提佛母，是阿達爾媽佛佛母之化身，修準提法，功德甚大。

「問」：鳩摩羅什法師，是何佛菩薩之化身？

「答」：鳩摩羅什法師，是阿彌陀佛之心，金剛薩埵之身，文殊菩薩之口，以及諸佛菩薩之身口意，和合而成之應化身。

「問」：鳩摩羅什法師，是何處人？

「答」：法師生在中國，長在印度，所以能懂好幾國語言文字。

「問」：鳩摩羅什法師，既是諸佛菩薩之應化身，不知有無神通？

「答」：當然有神通，我講個法師故事汝聽：「法師到中國譯經傳法時，他有太太，但於弟子是不許有妻室，因此眾弟子均質問法師說：『師父可以有太太，何以不許我們有家眷。』法師對弟子說：『汝們給我買包繡花針來，並給我預備洗濯水。』眾弟子就照師父的吩咐去辦。法師又說：『給我打碗米醋來。』弟子又買碗醋來，法師又說：『汝們將繡花針打開，放醋裏給我。』如是法師連醋帶針，一口一口吞下肚，再去洗濯，洗濯之後，將針由毛孔洗出來，一針不多，一針不少，眾弟子均甚驚訝，問師父是何道理？法師對大眾說：『汝們能將繡花針喝下肚去，又能洗得出來，便可

娶妻生子，不然，就不許有家眷。」如是眾弟子，均相視無言。」

「問」：鳩摩羅什法師能吞針，又能將針洗出來，是何理由？

「答」：就是密宗氣功的道理。

「問」：關聖帝君，在佛教中之地位如何？

「答」：關聖帝君是佛教護法，中土歸他所管，故供養關聖帝君甚要緊。

「問」：供養關聖帝君，有何功德？

「答」：有消滅一切妖魔與一切災難功德。軍人供養關聖帝君，功德更大。

發菩提心

「問」：發菩提心之大小，在果位上，有何差別？

「答」：如發心自己成佛後再來度眾生者，其證得之果為羅漢；如發心度盡眾生後自己才成佛者，其證得之果為菩薩；如發心自己是佛，一切眾生均是佛，平等平等，無人我之相者，其證得之果為佛果。密宗行人，無論出家在家，均以發大菩提心為主。

「問」：密宗行人，無論在家出家，均以發菩提心為主，但不知應如何發心，方可稱為大菩提心？

「答」：密宗行人，第一須發大菩提心，及守持密戒。蓋發心為因，證佛為果，有多大因，即結多大之果。密宗行者之大菩提心，即安樂利益眾生，視十方眾生猶如自身，猶如慈母之愛子女，普願十方眾生一切業障苦惱等，均歸我代受，我之一切功德，均普施十方眾生，眾生都去成佛，我願入地獄為眾生受苦，視成佛與入地獄，為平等平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一切為眾生，不為自身，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之誓願如此，若如此發心，便是大菩提心，便與觀音誓願相合，我即是觀音，即是彌陀，即是十方諸佛。其餘發願，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便知詳細。

「問」：密宗行者普為眾生祈禱，消災延壽，亦是大菩提心否？

「答」：普為善道眾生，及自身冤親眷屬，求消災延壽則可，如為惡道眾生，求消災則可，求延壽則不可。譬之如為牛馬畜生地獄三惡道眾生，祈禱延長壽命，則適以延長其苦惱也。

持戒

「問」：佛教行人，持戒是否要緊？

「答」：當然要緊。戒爲根本，如不持戒，則如建築房屋，不築牆腳，空起樓閣，終起不成。

「問」：顯教持戒與密宗持戒，有無差別？

「答」：顯教持戒，到盡形壽爲止。密宗持戒，永遠不斷，眾生不空，誓不犯戒。一般人見修密宗者，身穿皮衣，口食酒肉，總以爲修密宗之人很快活，但不知密宗行人之心，比什麼人都苦。

「問」：密戒應如何守持，方不犯戒？

「答」：密戒很多，稍不經心，即易觸犯。簡單言之，密宗行者身口意，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念念事事爲善，無一念一事爲惡，念念事事爲佛爲眾生，無一念一事爲自身，便是守戒。如一念不生，念無念念，修無修修，證無證證，方爲真持密戒。

「問」：密宗行人，持戒有無大小差別之分？

「答」：密宗有羅漢戒、菩薩戒、大密宗佛戒之別，如發心小，我自受戒日起，到盡形壽，誓不違犯戒律者，是羅漢戒；如發大心，我爲普度眾生持戒，自受戒日起，到自己成菩薩時止，不違犯戒律者，是菩薩戒；如發最大心，我自受戒日起，十方眾生不空，我永遠持戒不斷者，是爲大密宗無上佛戒。戒之大小，視發心大小而定。

供養

「問」：密宗供品，有用海螺供佛者，是何理由？

「答」：釋迦牟尼佛在世時，凡有請求吉祥如意之事者，釋迦佛均加持海螺賜人，以海螺供佛，能有事事吉祥如意之功德。

「問」：供養諸佛菩薩，是否要供品豐富，功德方大？

「答」：諸佛菩薩，均慈悲度眾生，供養多寡，無差別心。不過供養護法，要合儀軌，功德方大。

「問」：酒肉爲顯教大戒，密宗用酒肉葷腥等物供佛，且行者多不吃素，是何理由？

「答」：生佛之心，因淨垢不同，故視一切物品亦不同。以人心視酒則爲酒；如

阿修羅心視酒，則酒即為刀槍劍戟爭鬥之物；如餓鬼心視酒，則又為猛火；若以佛心視酒，則又為普度眾生之大甘露。譬之食物，上從口食者，則視為潔淨之美味；從下排泄者，又視為污穢之廢物，此均為凡夫心垢淨差別之作用。

從前西藏有兩弟兄，兄則富有學顯教，弟則貧苦學密宗，將到過年時，其兄羅列無數珍寶供佛，且詡於人曰：「今年供品之珍，多莫我若矣。」弟則一無所備，臨到除夕，乃將尿糞等物供佛，並祝告曰：「諸佛是無差別心者，我因貧，無力辦供，只得以此表敬心。」諸佛菩薩均在空中，同聲讚歎為佛子。其兄聞之，始知弟已成佛，乃大發慚愧心。

密宗供酒，嘗為顯教所譏笑，蓋顯教只知酒為亂性之物，不知為供養諸佛金剛之大甘露，至於食肉，則口中雖食肉，心中未嘗食肉。所謂諸佛菩薩，飲酒食肉，心常清淨者也。若說吃葷有罪，試問吃素者能不吃飯喝水？既須吃飯喝水，則一米之來，既勞人畜之力，又耕死寄生在田地中無量眾生生命，即一水之中，亦不知含有多少細微眾生，並須經過眾生許多勞力，方能到口，我不勞而獲，安享其成，豈非罪之大者！吾人以此色身生於罪惡淵藪之娑婆濁世，無論何人，亦難免罪業。故修佛之人，吃葷固是有罪，要時常發慚愧心；吃素亦是有罪，亦要時時發慚愧心。如吃素者存個我吃素無罪、汝吃葷有罪之心，則無量罪業，即隱伏於此傲慢心中。

但密宗行人最應注意者，供酒則可，自飲則不可。如必須飲酒時，飲一瓜子殼酒，並觀化為甘露亦可。如已修證成佛，能如我師父貝雅達賴祖師，嘗飲酒數石，自己不醉，而旁觀者均大醉，則又另當別論。

食肉則可，如為自己貪口腹而殺生，或教人殺生則不可。如已修證成佛之人，能殺死眾生，又能令其復活，或者能如蓮花生大士，度惡性闍提，將人殺死，或殺其夫而用其妻，彈指間，即能將死者靈魂，送往西方極樂世界者，此亦另當別論。否則，如為自己而殺，即雖蚩子之子，亦不能將他夾死。又如故將不潔之物供佛，又或狂飲及為自己而殺生，則犯密宗根本大戒，死後必墮地獄，其間幾微之理，不可不慎思明辨。

「問」：密宗供養，應如何供養之功德為最大？乞略開示。

「答」：密宗由淺入深，由小而大，約可分為四部，故供養很多很多。小密宗以莊嚴佛堂與珍美供品為供養，因壇場莊嚴與供物珍美，常可引起行者之

喜慰心、深信心、虔誠精進心，以及其他見者聞者之恭敬心、隨喜心、信仰密宗心，故功德亦很大。

至於大密宗之供養，則無甚莊嚴之佛堂與甚精美之供品亦好，有甚莊嚴之佛堂與甚精美之供品更好。其供養法約分為三種：

(1) 將十方地水火風空為供養，謂之外供養。

(2) 將自己身體、生命、妻室、兒女、冤親、眷屬，家中所有金銀財寶，以及十方眾生之身體、生命、金銀財寶、什物、器具等為供養，謂之內供養。

(3) 孝順父母，恭敬師長，深信密法，毫不生疑，虔誠精進，永無疲厭，六度萬行，平等普度，守持密戒，毫不違犯，片刻不忘失菩提心，眾生苦惱我願代受，一切功德，迴向眾生，以此供養謂之心供，一切供養，心供為最。

至於無上密宗，則我是佛，佛是我，是心是佛，是佛是心，人法皆空，心境俱寂，真心本淨，法爾常恒，有佛堂有供養亦好，無佛堂無供養亦好，蓋小法則儀式繁多，法愈大則儀式愈簡單也。

若以供養日期而言，則每月夏曆初八日，為一切男佛、金剛、菩薩普度眾生之紀念日，男人於此日，任何物品，皆可為供，功德最大；每月夏曆十五日，為一切男女佛菩薩、金剛、佛母普度眾生之大紀念日，男女於此日，任何物品皆可為供，功德最大；每月夏曆二十五日，為一切女佛菩薩、金剛佛母普度眾生之紀念日，女人於此日，任何物品，皆可為供，功德最大。又此三日及平時，不論男女，供養功德都很大。

灌頂

「問」：密宗灌頂大法有哪幾種？其灌頂功德如何？又參加灌頂之人，有無限制？乞略開示。

「答」：灌頂法很多很多，簡單言之，約可分為大灌頂、說法灌頂、觀像灌頂、結緣灌頂，但各種灌頂之功德均相等，並無差別。至於灌頂功德之大，不可思議。凡修金剛法者，如未經上師灌頂，即不能入堂修道，譬之往年國家立太子為儲君，即為將來承襲王位之候補人。密宗灌頂功德，即

將凡夫一手提升為佛子，將法權交給佛子，灌頂後之身口意，即佛之身口意，事上雖未成佛，理上已是成佛，即佛之候補佛，猶如太子是候補皇帝一樣。

諸佛菩薩均是慈悲度眾生，故灌頂時除必要之灌頂外，無論何人均可參加，並無十分限制，唯灌護法頂，則因各護法因地上誓願不同，不能普遍參加，須有一定限制。

「問」：如小孩參加灌頂大法會，或行啼哭喧擾，不知有礙於清淨法場否？

「答」：無礙無礙，小孩哭啼，以及鳥鳴犬吠，均是眾生應有現象，佛無差別心。

修法事相

「問」：修法地方好壞，對於感應與成就，有無關係？

「答」：當然有關係，如普陀山，是觀音菩薩成佛之道場，五台、峨眉、九華等處，是文殊、普賢、地藏王諸大菩薩成佛之地，在此種名勝地方修法，當然蒙佛加被，易於成就。但修大密宗者則不拘地方好壞，我就是佛，佛就是我，到處是佛土，並無差別心。

「問」：據說密宗行人，修某尊法時，宜用某種念珠，其說是否有理？

「答」：照密宗之理，修某尊法，須用某種念珠。譬如觀音法，用水晶或用菩提子念珠；修長壽佛法，用珊瑚念珠；修金剛法，用金剛子念珠，功德最大。但法門甚多，所用念珠種類亦甚多，最好有一串鳳眼菩提子念珠，修一切法均可通用，功德最大。

煩惱對治與持咒功德開示

「問」：凡夫煩惱甚多，心難清淨，應如何對治，乞求開示。

「答」：修顯教怕煩惱，修密宗不怕煩惱，煩惱越多越好。譬之大樹，枝葉花卉越多，則所結之果越大，如枝葉乾枯，將成死樹，亦如煩惱乾枯，難以結果之理一樣。

「問」：初學持咒時，心如野馬奔馳，難以清淨，應如何用功，方有進步？

「答」：心到何處，魂到何處。先念念在心中，一字一字想得清清楚楚用功，汝心在兩乳之中間。

「問」：持咒時，我一人持咒，觀想爲一切眾生持咒，如此作想，功德大否？

「答」：一人持咒，觀想爲一切眾生持咒，功德甚大。此爲密宗之理，因菩提心大故。

「問」：用手轉之經咒，與口念之經咒，其功德有無差別？

「答」：用手轉經咒時，觀想爲本尊之功德，與口念經咒之功德相等，並無差別。康藏之人，如過四十歲，尙無手轉經者，他人即贈以手轉經。因年過四十，壽命日促，勸其及時用功故。

「問」：持咒之人常有護法護身否？

「答」：凡修佛人，只要學得一個「阿」字，便有無量護法擁護，何況持誦真言。密宗行者，如法誦咒，常有無量善神天龍金剛密跡，常隨護衛，不離其側，如護自目。即以散亂心持咒，亦有無量金剛及其眷屬晝夜隨護，不令魔王得其方便，唯行者道功未深，無由自知耳。

「問」：在不潔淨之處持誦佛號或持密咒，不知褻佛否？

「答」：有淨垢之分者爲眾生心，佛是無垢無淨無差別心者。發心小者則有垢淨之分，發心大者則無垢淨之別。惟護法咒因各之誓願不同，則禁忌甚多，此又不可不知也。

「問」：如清晨起床，未經盥洗，口手不潔，亦可拜佛或持咒否？

「答」：與上項所答之理由相同，舉一隅其他三隅亦可反證。總而言之，密宗行者，行住坐臥，佛不離心，心不離佛，不可片刻忘失菩提心，爲最要緊。

「問」：有人聞其友人云，凡修密宗者，無論持誦何咒，必須經阿闍黎親行傳授與灌頂後方可持誦，否則爲盜法，不但無功，且爲有過，不知是何理由，叩求開示。

「答」：凡經上師傳授之咒，行者持誦，功德甚大，如未經上師傳授而自行持誦之咒，則功德較小，其差別只在功德之大小，任何經典亦未言有盜法之罪，蓋十方諸佛均普度眾生故。再者，經上師所傳之咒，行者可轉傳他人，未經上師傳授之咒，只可自誦自修，不能轉傳於人，若僞說已蒙上師傳授而轉傳於人，則有妄語之罪。

行者如欲持誦某佛之咒，但又苦於無阿闍黎師傳時，可在壇中供一某尊佛像，供養禮拜，至誠懺悔後，即叩求某佛親口傳我某咒，再自誦三遍

，並默想本尊親授於我，一切功德均已賜給於我，如此作法，所得之咒與阿闍黎所傳者功德相等，但只能自修，仍不能轉傳於人。

「問」：上師所傳之咒，如有發願持誦者，亦可轉傳否？

「答」：一切普通咒語可以轉傳，特別法汝們恐怕不能傳，還有最特別之法，只要說就失去密宗之真理，便成不到佛。

「問」：念佛號與持咒之功德如何？

「答」：念佛或持咒，均有無量不可思議功德。眾生從無量劫來身口意所作之業障，譬喻是一件很污穢之衣服。念佛、持咒或供養、禮拜、懺悔等事，是用肥皂或石鹼洗淨衣上之污垢一樣，只要天天勤洗，自能洗淨。故念佛持咒之功德，就是洗淨身口意之三業，久而久之，三業清淨，便自成佛。

「問」：四皈依咒是何意義，敬乞解釋。

「答」：簡單解釋，就是皈依喇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四寶之意。

「問」：四皈依咒之功德如何？乞求開示。

「答」：四皈依咒，為學密人根本大咒，有無量不可思議功德。

我講個故事汝聽：「往年西藏有某信佛人，他常持此咒，與他同住之人，有許多不信佛者，暗中商議設法陷害他，但西藏法律，殺人是犯大法，所以他們商議暗害不明害之法。彼時，適某山有母老虎生產小虎，老虎洞在懸岩絕壁人跡不能到之地方，洞上面適有一棵古樹，樹根生在石岩內，樹幹橫斜在外邊，如上樹能向下看見老虎洞。某日那些不信佛人，往邀某信佛人說：「某處有只大虎，正生產小虎，我們都看過，汝亦去看看。」那人不知是計，欣然同往。其實他們早用鋸將樹幹鋸得很深，只要爬上樹就要折斷。他們同到樹前，一致慫恿他爬上樹去看老虎，他上樹後，那被鋸之樹加以人之重量，樹幹忽然折斷，連人帶樹跌下老虎洞裏去。

那時母老虎正出洞打食，只小虎在洞裏，他心想我已身在虎穴，四面懸岩，又無路可走，只得待老虎回洞吃他，並一心念四皈依咒。忽然呼的一陣風響，母老虎銜著野獸回洞，他更怕得厲害，緊閉兩眼隨他吃。老虎初見人時，發出兇惡要吃人樣子，再過一回漸漸不兇惡，將打來之野獸去喂小虎。到第二天，老虎又出洞打食回來，看看那虎不像昨天那樣兇惡，他仍然念咒，並且心裏說：「昨天、今天，老虎因為打著野獸，所

以不吃我，一定是待那天打不著食時，再來吃我。」到第三天，老虎又出洞打食回來，並將吃餘之獸肉，用腳送一塊給他吃。以後人與虎日見親睦，到第四、第五天，亦送獸肉給他吃，因此未至餓死。

某日母老虎又要出洞打食，伏在他身邊，用尾巴輕輕打他，虎意是要他騎在背上，他當時明白虎意，就騎上虎背，兩手撫住項毛，老虎呼的一聲，將他馱出洞來，平安回到家中。那些不信佛人，忽然見他回家，甚為驚訝。他把經過情形向大眾說明，如是那些不信佛之人，從此都很信佛。

「問」：持誦觀世音菩薩之心咒六字真言，有何功德？

「答」：六字真言為觀音菩薩微妙心印，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為十方諸佛所讚歎。若書六字大明，如同書三藏法寶；如誦六字大明，三世業障悉得清淨，了脫生死，究竟成就，且能斷無明、開智慧、降魔治病、增富救貧、消災延壽、救百千難苦，摧滅貪瞋癡，閉塞輪迴路，歷代眷屬，俱得超生，腹腸諸蟲，亦得證果。又具無量三昧法門，日日得具足六波羅密功德，一切金剛護法、天龍八部，無不歡喜擁護，欲生何佛土，均如願成就。

不但持誦書寫與觀想等始有功德，只要此真言著於身、觸於手、耳有所聞、目有所見，或藏於家中，或書於門上，或展旗揚幡，凡沾此法味者，任何眾生，亦得生死解脫之因，同證菩提道果之德。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凡未成佛，求壽求子，求福求權，求消滅一切地水火風空災難危險，以及一切所求，無不如摩尼寶珠，各滿其願。總而言之，六字真言之功德，就是佛之智慧來講，亦窮劫難盡，若以現在藏經上所載之功德來講，亦要講三年，方能講完。

「紀者謹按」 按西藏甘珠爾經中摘要所述，六字真言之功德，有下列十種：

- （一）去一切鬼魅妖魔等害。
- （二）除一切寒熱痰氣等病。
- （三）救度一切水火刀兵等苦。
- （四）得一切福德壽命等自在。
- （五）除一切貪瞋癡慢疑等根本諸煩惱。
- （六）除一切破戒諸惡。

- (七) 消滅諸障，獲得十地五道。
- (八) 念十萬遍能閉三途門。
- (九) 念百萬遍能度六道眾。
- (十) 念千萬遍以上，決得菩提果，成佛無疑。

「問」：六字真言本為六個字，何以上師所傳之咒為七個字？

「答」：我所傳之咒多一字，為觀音菩薩之心印，多此一字，功德更大。

「問」：大悲咒與六字真言之功德，有無差別？

「答」：沒有差別。大悲咒是觀音菩薩之長咒，六字真言是觀音菩薩之心咒，亦為大悲咒之心咒。長咒為多讚歎請求觀音菩薩普度眾生之意，譬如汝們向長官說話，多說恭維讚歎話，再說請求話，就成為長咒，開口即說請求話，就成為短咒，但目的所請求之事，是一樣請求。凡夫要說得理由充足，方能得允許，至於觀音菩薩，是無差別之心者，多說請求話與少說請求話，均一樣感應，最要緊是自己要信得過，我就是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就是我，這就是真正修觀音菩薩。

「問」：持誦白傘蓋佛母真言，有何功德？

「答」：修白傘蓋佛母法，具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大威德，凡遇怨敵，能使其自行驚擾退避，天魔外道，悉皆降服，並摧毀一切巫蠱詛咒禁語，行者苟非壽限已滿，則決無短命或夭壽等危險；又可避免一切地水火風空、刀兵、星變、饑饉、牢獄等災，又可免瘋魔、服毒、善忘等病，以及一千八十四種災難。如夜夢不祥，及耳目見聞魑魅魍魎顯形等事，均可潛消，一切所求，無不如願成就。

修此法或持此咒者，常得日月星斗歡喜擁護而降吉祥，如書寫持誦或供養此咒者，功德相等，如發願往生西方者，命終不墮六道，直生淨土。又楞嚴經亦有此咒，惟楞嚴經上之咒是釋迦佛化佛所說，我所傳者是釋迦佛化佛母所說，名詞雖同，其咒則異。此咒比楞嚴經上之白傘蓋咒功德，尤為殊勝。現在印度康藏之外道黑教，邪法甚厲害，如想害某人，他口念詛咒，即使某人變為牛馬畜生，他就騎上所變之馬，馳騁而去；或將所變之畜，即行宰殺，亦不犯法，或自己變為猛虎，將仇人吞噬，他亦不犯法。如遇此種邪法時，只要念七遍白傘蓋咒，他法就不靈驗，他自己亦變不成猛虎，想害之人亦變不成畜生。

又我前在四川時，有宜昌人皈依弟子，他將我所寫之白傘蓋咒供在家中

，他家甚富，彼時有兵變，往他家搶劫，他無法只得將門關閉，兵到他房屋外，總是打圈子，繞房而走，始終找不著門，不能進屋，因此未受損失。總而言之，修白傘蓋佛母法，有無量不可思議功德。

「問」：持白傘蓋長咒與持心咒，其功德有無差別？

「答」：持長咒與持心咒，功德並無差別。長咒多為讚歎請求之意；持心咒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故功德相等。

「問」：持誦六道金剛咒之功德如何？

「答」：六道金剛咒，可譯為佩帶成佛咒，即佩帶身上，亦可成佛。此咒普度眾生，有無量無邊功德，凡耳聞此咒聲，或目觀此咒字，或身手觸著此咒，均消滅三世業障，將來均得成佛。又此咒對於超度死亡眾生，功德尤大，死亡眾生雖已墮惡道，亦可出離往生淨土。生前如多念此咒，則死後焚身，即得舍利。

此咒因緣，是阿達爾媽佛傳於毗盧遮那佛。在毗盧遮那佛時，有某修道人心甚慈悲，彼時有一大河與某湖相連，因天旱水涸，致河水與湖水亦因之乾涸，湖內之魚，天天被乾死者甚多，某人乃天天將湖內之魚撈起來，一擔一擔送到河裏去。但天旱甚劇，將此一擔魚送到河去，待回到湖時，又見有許多魚都乾死了，某人歎氣說：「得救的眾生少，不得救的眾生多，眾生真難度！」彼時毗盧遮那佛化身對他說：「眾生度眾生，當然得度的眾生甚少，如以佛法度眾生，則眾生自能普度。」某聞此言，即求毗盧遮那佛傳授普度眾生之法，毗盧遮那佛乃授以此咒，某念咒七遍後，所有已死之魚，均往生西方淨土，未死之魚，均消滅無量業障，隨後均得往生成佛。此乃六道金剛心咒具有不可思議功德之大概情形。

「問」：上師所傳之治病咒，有何功德？

「答」：此咒在康藏為極密之咒，能治百病及各種奇病。當藏王聘請蓮花生大士到西藏時，彼時西藏為邪魔鬼怪之淵藪，人民患各種怪病很多，當時既無良醫，又無藥材，人民非常痛苦。蓮花生大士起身來西藏時，千手觀音乃傳授此咒，此咒有能治一切病苦與一切邪病之功德。為人治病時，有時亦可用拳打腳踢，消滅病人之罪業，方易見效。不過疾病是由個人之業障而來，如三次治不好，必是病人罪業太重，必須病人自行發心懺悔，方有感應。

「問」：避免刀兵水火及一切地水火風空之災險，以何佛菩薩之經咒，功德為最

大？

「答」：諸佛菩薩均普度眾生，功德並無差別。若用單獨之密咒，則綠度母二十一咒，各有各咒之特別用法，功德甚大。若普通咒語，則用綠度母之總咒，或用觀世音菩薩之六字大明，有避免一切不可思議地水火風空與毒蛇猛獸邪魔外道等災難危險，無量無邊功德。

「問」：諸佛密咒之功德如何，乞略開示？

「答」：諸佛真言，均具足無量無邊功德，十方諸佛皆從陀羅尼所生，若無真言，終不能成無上正覺。諸佛密法，為佛佛相傳之秘密心印，其功德唯佛得知，非因位菩薩所可解證。真言境界，因地菩薩尚非其境，凡夫安能知其功德之大小。茲將諸佛密咒功德，約略言之如下：

（一）或書寫咒語置於佛像中、塔中、鈴杵中，或書於幢上、堂殿上、門戶上、素紙、竹帛、牆壁上、木板上，凡有眾生得目睹者，或身手觸著咒語者，或在咒語之影中過者，或咒語上所積塵土，被風刮落於身上者，均得消滅無量罪業，將來均得成佛。

（二）或書咒語於帽內，戴於頭上，或書咒佩於身上及衣中，或書於幡上，風吹幡動，其幡所指方向，與被風所吹眾生，或書於鐘鼓鈴鐸鑼鈸等出聲物上，或有人誦咒，聞其聲音者，一切眾生，均得消滅無量罪業，將來均得成佛。

（三）或書寫咒語，置於山上水中，或在江河沐浴時誦咒，或天雨時仰空誦咒，或颶風時風中誦咒，或對太陽誦咒，或對火光誦咒，或誦咒超度亡人，一切地水空眾生，凡得沾法味者，均消滅無量罪業，將來均得成佛。

（四）一切眾生，縱有五無間罪之罪，諸佛不饑之業，一沾真言法味，罪業悉皆消滅，來世生諸佛國，何況親持誦者，且誦咒之人，所出言語，或善或惡，一切天龍八部聞之，均為清淨法音。至於誦咒者，如求子、求壽、求福、求財、求避免地水火風空等一切災厄、求菩提，以及一切所求，無不如願，一切災難，無不消滅。唯在行者深信誠求，不得於密咒功德生疑心，為最要緊。

「紀者謹按」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經云，凡持咒人，不受十五種惡死：

一者，不令其人饑餓困苦死。
二者，不爲枷禁杖楚死。
三者，不爲怨家仇讎死。
四者，不爲軍陣相殺死。
五者，不爲虎狼惡獸殘害死。
六者，不爲毒蛇蜈蚣所中死。
七者，不爲水火漂焚死。
八者，不爲毒藥所中死。
九者，不爲蠱毒所害死。
十者，不爲狂亂失念死。
十一者，不爲山樹崖岸墜落死。
十二者，不爲惡人厭魅死。
十三者，不爲邪神惡鬼得便死。
十四者，不爲惡病纏身死。
十五者，不爲非分自害死。

又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云，誦咒之人，得四種功德：

一者，臨命終時，得見諸佛。
二者，終不墮諸惡趣。
三者，不因險厄而死。
四者，得生極樂世界。

又不空絹索神咒心經云，若有四眾，受持齋戒，專心持誦神咒七遍，不雜異語，當知是人，現世定得二十種勝利。云何二十：

一、身無疾病，安隱快樂。
二、由先業力，雖有病生，而速除癒。
三、身體柔軟，皮膚光澤，面目鮮明。
四、眾生愛敬。
五、密護諸根。
六、多獲財寶，隨意受用。
七、所有財寶，王賊水火不能侵損。
八、所作事業，皆善成辦。
九、所有種植，不畏惡龍霜雹風雨。
十、若有稼穡被災橫所侵，持誦神咒，加持灰或水，經七遍已，於其田中八方結界，上下散灑，災橫爾時，皆即除滅。
十一、不爲一切暴惡鬼神羅剎等吸奪精氣。

- 十二、一切有情，見聞歡喜，愛樂尊重，常無厭足。
- 十三、常不怖畏一切怨仇。
- 十四、設有怨仇，速自消滅。
- 十五、人非人等，不能侵害。
- 十六、厭魅咒詛蠱道不著。
- 十七、煩惱纏垢不數現行。
- 十八、刀兵水火不能傷害。
- 十九、諸天善神常隨擁護。
- 二十、生生不離慈悲喜捨。

祈求與感應

「問」：密咒不可思議功德，已蒙上師開示，但一切所求，須如何祈禱，方易得有感應？

「答」：修金剛法，一切所求，無不立有感應，其難於感應者，不是佛之不靈，唯在心之未誠耳。如禱之理，能如青年婦女頭髮燃火時，一心救撲頭燃之心以求之，則千求千應，萬求萬感矣！蓋青年婦女，視頭髮為唯一之美飾品，愛頭髮如同生命，其救頭燃之心最切，若年老婦女，則凡心漸退，重視頭髮之心已不及青年人之切，故其救頭燃之心，亦恐不及青年人之誠懇矣。

「問」：金剛法祈禱之理，已蒙上師開示，但不知惡人求佛，亦蒙感應否？

「答」：佛無差別心，對眾生平等平等，求則得之，不求則失之。「往年西藏，有三人合夥為盜，盜竊某姓貴物後，一同回家，內有一盜信佛，向其餘之盜曰：『我們盜取若許寶物，失主必然追捕，觀音大士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菩薩，我們誠求大士，必可免難。』餘盜笑曰：『好人得蒙默佑，菩薩豈佑竊盜耶？』對曰：『不然，我聞菩薩乃無差別心者，如只佑善人不佑惡人，則非菩薩矣！』乃獨自觀想左腿曲屈之白衣觀音，並一心念觀音聖號，隨行隨念。未幾失主，果有多人，前來追捕，捕獲不信佛之二盜，此二盜並指同行之彼盜曰：『何只捕我二人，不捕彼耶？』追捕者對曰：『彼乃跛足觀音大士，安能指菩薩為盜耶？』此念佛之盜，遂免於難。」總之，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均是惡人所墮落者，佛菩薩均須平等普度，何況惡人求佛不蒙感應。

「問」：諸佛菩薩有求必應，如有人所求之事同時又適與某人所求之事相反，不知所求之事，能各滿其願否？

「答」：對諸佛菩薩有請求之事，最要緊是不可有疑心，如無疑心，一切所求，無不感應。

我講故事汝聽：「往年西藏有一窮人，因無飯吃，想偷牛充饑，先供養媽哈喀賴大護法，並祝禱曰：『求護法慈悲，加被我，一定偷得牛，為闔家充饑，不然，闔家均要餓死。』旋往偷牛，果偷到一頭肥牛，宰而食之，闔家均歡歡喜喜，並將牛血供養媽哈喀賴大護法。而失牛之人，亦供養媽哈喀賴大護法，並祝告曰：『我家靠牛耕地，現牛被竊，闔家均要餓死，求大護法慈悲，加持我，一定能將牛找回。』旋去找牛，結果被他找著，但牛已被殺，只剩牛頭。因之兩方，均往官廳起訴，審問時，偷牛者不肯承認，被偷者以牛頭為證，官方亦難判決，彼時媽哈喀賴大護法在空中，大聲如雷吼云：『某因家貧，故偷牛充饑，此牛確是某人所偷，我亦同食其血，失牛之人，家甚貧寒，無牛耕地，闔家無以為活，汝作官是有錢之人，我要汝賠償一頭肥牛。』審判官立即答應，賠牛了事，雙方所求，均能如願。」如有難事，只要一心求佛，總能滿願。

「問」：諸佛菩薩有求必應，如有數事同時求佛時，不知均感應否？

「答」：佛法有求必應，多求多應，同時求一件事，亦可求二件三件多件事，無不滿人之願。凡夫之福報，各有不同，如窮人反多兒女，富貴人反無兒女，如能一心求佛求何事，就感應何事，最要緊是不可有疑心。

顯密差別之開示

「問」：修顯教與修密宗，其功德有無大小差別？

「答」：軒輊顯密，為密宗根本大戒。修顯教與修密宗，不過由淺入深，功德本無差別。如康藏行者，須先修顯教十二年以上，將顯教經典研究明瞭後，再進而修密。如顯教誦佛號，密宗持密咒，其佛號與咒語之功德，並無大小之別，其不同之點，則在行者所發菩提心之大小，而功德亦因有大小之不同耳。

蓋顯教行者，有修小乘法，願自身成道，或修大乘法，願自身成道後，乘願再來普度眾生，亦有先利他而後自利了道為究竟者，其所發之菩提心小，故功德亦小。密宗行者，則願將自身所有功德，均普施於眾生，十方眾生一切業障災難痛苦等，均歸我為之代受，苦為眾生苦，病為眾生病，只要眾生都成佛，我願入地獄代眾生受苦，一切均為眾生，視成佛與入地獄為平等平等，其所發之菩提心大，故功德亦大。真言行者，

能於差別中解無差別意，於無差別中解有差別意，則事事圓融，善達真言體相矣。

「紀者謹按」 上師此種無上開示，恐易惹人誤會，一般人心裡，必以為修佛本為求自成佛，安有願自入地獄者。要知自願入地獄，與自墮入地獄不同，如觀音大士、地藏王菩薩之自在入地獄度眾生，並非為業障驅使而墮落入地獄也。總之，心淨則穢土亦成淨土，心穢則佛土亦成穢土，視成佛與入地獄為平等者，直佛心之境界也。

顯密淨土差別之開示

「問」：修顯教淨土與修密宗淨土之功德，有無差別？

「答」：功德一樣，所不同者，修顯教淨土，須往生西方，得阿彌陀佛授記後，方能成佛；修密宗淨土，即身即阿彌陀佛，不得彌陀授記，即能成佛。但無論修顯教或修密宗，若有疑心，則均不能往生。其品位之高下，與花開見佛之遲早，乃因菩提心與信心大小之所由定。唯顯教淨土，平時修持，人佛分為二，故見佛功德有遲早之分，密宗淨土，人佛合而為一，故見佛功德有即身成佛之證。

「問」：修西方淨土，如顯密兼修，有無妨礙？

「答」：顯密之理，本為圓通無礙。一般居士，對於顯密經典未經徹底研究者，往往各執一是，互相詆毀。修密者笑修顯教人，只知拜佛誦經，未聞即生證佛大道，視為可憐之人；修顯者罵修密之人，飲酒食肉，視為地獄種子。此種偏見，恰如將整串念珠，截為兩份，此份為修顯者所用，彼份為修密者所用之比喻相同。但不知此整串念珠，修顯教者可用，修密宗者亦可用，如硬將整串截為兩段，則修顯者不適用，修密者亦不適用，豈非可惜之至哉！修淨土者，顯密兼修，最有把握，所謂萬修萬人去也！

「問」：修西方淨土與修其他佛土，有無難易處之別？

「答」：諸佛均普度眾生，其功德相等，唯阿彌陀佛為誓願最為特別之佛，觀世音菩薩為菩提心甚大之慈悲菩薩。凡修西方淨土者，除弑師父大逆不道，與已皈依三寶或皈依四寶之人，忽又叛教改修外道毀謗正法者，其業障太重，阿彌陀佛不能救度外，其餘縱屬十惡之人，只要誠求懺悔，一心求佛，便蒙接引。

觀世音菩薩之誓願，爲我之一切功德，均普施於眾生，十方三世眾生一切業障苦惱，均歸我代受，眾生不成佛，我不成佛，眾生都成佛，我方成佛。凡求子、求財、求壽、求權、求福、求解除疾病苦厄危險災難、求往生、求證菩提，以及一切所求，無不如願成就。

故修密者，任修何佛爲本尊，均須兼修西方淨土，因其他佛土，多賴自力，須修證至二地以上之菩薩果位，方可隨願自在往生，修淨土者，或多賴佛力，少賴自力，或少賴佛力，多賴自力，只要一心求佛，縱具縛凡夫，亦可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如行者誓願往生毗盧遮那佛土（即中央金剛），或願往生其他佛土，若自力不能往生，可先往生西方淨土，後阿彌陀佛再按行者誓願，以佛力轉送於願生之佛土。行者如兼修淨土，賴佛力爲階梯，任何佛土亦易往生，如不賴佛力專仗自力，則任何佛土亦難往生。

「問」：顯教法門修西方淨土者，照阿彌陀佛經所說，須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方可決定往生。但一般居士，世務憧憧，終日奔走，衣食不暇，且人命無常，一口氣不來，便成隔世。倘忽得急病，尙未能念到一心不亂程度，不知臨命終時，亦可往生否？

「答」：修淨土以信、願、行三字爲主。「願」字是否懇切，尤爲能往生與不能往生之重要關鍵。只要汝一心願去，毫無疑心，雖功德淺點，亦可往生。如誓願不堅，往生心不切，雖功德甚大，亦未必能往生。

我講個譬喻汝聽：阿彌陀佛之慈悲願力，譬之爲一大圓圈，行者之心，譬之爲一條堅牢長繩，繩端還要繫一鉤子，將此鉤確確實實鉤住大圓圈，不使活脫，則臨終時，無論何人，佛力一吸，便蒙接引往生矣。如行者之心，雖爲一條長繩，但繩不堅牢，或繩端無鉤，鉤不住大圓圈，則功德再大，亦恐怕未必能往生。總之，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平等普度眾生，汝能往生與不能往生，只看汝是真願意去與不願意去爲斷。

「問」：修顯教淨土者，命終時能否往生，以願去不願去爲斷之理，已蒙上師開亦，請問命終時，應如何發願，方可決定往生？

「答」：修顯教淨土者，臨命終時，對於一切事務，不管他亦不理他，亦不問自身四大分離痛苦不痛苦（平時念佛精進者命終時不痛苦），萬緣放下，一絲不掛，將心團結爲一，不使散亂，一心觀想彌陀，求佛接引，如平時失足落海，求人援救，又如頭髮著火，撲救頭燃之心一樣；更要有堅固往生之自信力，我自信一定能往生，一定能蒙佛接引，果能如此發願，

無論何人一定往生。如稍存個恐怕自己功德不大，不能蒙佛接引之猶豫心、懷疑心，則一念之差，心力散亂，不能往生矣！學佛恰如打仗之理相同，決心不堅確者，往往功敗垂成，決心堅確不顧成敗者，終獲最後勝利。命終之頃，正如打仗者，判分勝負最後五分鐘之有決心與無決心耳！

「問」：修西方淨土以發願為最要，但淨土在西方，如向西懇切發願，則發願後心中似發生焦燥不舒之感，如將自心作為西方，念念對自心發願，反覺心氣平和，甚為舒適，淨土行人，究竟是向西發願，抑念念向自心發願為宜，敬乞開示？

「答」：阿彌陀佛在西方，向西發願往生，是顯教法門之發願；修密宗者，我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我，唯心淨土，本性彌陀，並無東西南北方向之差別。有方向之差別者是凡夫心，我心萬法具足，汝信得過自己是阿彌陀佛，念念向自心發願，一定往生，一定成佛，但不可有疑心為最要緊。

「問」：修佛人往生淨土後，再來娑婆世界普度眾生，是否仍要色身來度眾生？

「答」：往生淨土後再回娑婆世界，隨願受無量諸有生，現無量差別身，均能生死自如，不迷本性。如無色身則不能普度眾生，如觀世音菩薩曾度鬼道，即變為鬼王是也。

彌陀大法及觀想

「問」：上師所傳授之彌陀大法，其功德如何？

「答」：彌陀大法，為無上密宗即身成佛大法之一部，行者如虔誠精進，修持七日，即可成就。此法在康藏行者，須將大小顯密修滿十二年後，方得傳授此法，今以殊勝因緣故，對大眾方便，傳授直趨大法，務要發大菩提心，自有不可思議感應。

「問」：修上師所傳之彌陀大法，觀想忿怒金剛座下之蓮花，其蓮莖為中空耶抑中實耶？

「答」：觀想為空莖亦可，觀想為實莖亦可。

「問」：如觀想蓮莖為實莖，則花上又有日月輪，心印何以能自在上下，再乞開示？

「答」：學佛不可有執著心，一執著則事事有礙。如觀想蓮莖為實莖，則心印不

能自在上下，此系執著心之作用。往年在四川時，亦有居士疑蓮花上有日月輪兩層，心印何以能上下通過者，此均是事理未能圓融之故。

「往昔西康有一位老太婆拜師學密，師父傳授一法，囑其如法修持，數日後老太婆來問師父：『因未見本尊佛像，不知如何觀想？』師父答云：『爾觀想我頭可也。』翌日又來向師父云：『爾頭甚光滑，我觀想坐於師父頭上，很不安穩，似呈搖搖欲墜狀。』師父答云：『觀想我坐在爾之頭上可也。』過數日又來問師父云：『我觀想師父坐在我頭上，如果師父在我頭上痢尿拉屎，豈不臭穢不堪。』師父亦為莞爾。」如一定要觀想蓮莖為中空，心印才能通過，恰如此老太婆之故事一樣。

總之密宗行人，一切法均如上師所傳授者，加功修持，日久自得圓通無礙之真相。如將上師所傳之法，並參加自己意見，則畫蛇添足事事有礙矣。

「問」：密宗行者如平時修持彌陀大法功未純熟，或有已皈依上師，但未蒙傳授此法者，乃忽得急病，命終之頃，不能如法觀想，專觀想上師，亦可往生淨土否？

「答」：為顯教師父者，只要博通經典，便有作法師資格。而密宗師父，若以嚴格而論，非自己已修證成佛者，不可為人師父。故觀想上師與依彌陀法觀想之功德相同，但須一心將上師觀想在頭上，並想上師即彌陀，合成一體，並無分別。平時修持觀想上師為坐式，命終時觀想上師為站立式，必可往生。不可想上師是上師、彌陀是彌陀而分為兩人為要。

上師口諭：如未傳授彌陀大法者，可告以觀想上師，即得往生之法。

「問」：有人將上師所傳之彌陀大法，與其他上師所傳之彌陀大法，參合修持者，不知有無妨礙？

「答」：佛法固是圓融無礙，但密宗最要緊者是師父，如背叛師父，則無功德。因密宗之經典雖都是一樣，而師父則各有各之歷代祖師脈脈相傳，心法不同。故密宗行者，對於各部密法，多行參訪以求印證則可，如講修持，必須從一師父所傳授之法如法修持，方易成就。不可將此師所傳，與彼師所傳者參合混修。

「往年西藏有一位成佛喇嘛，為人所嫉，想法陷害此喇嘛，乃假意殷勤，請喇嘛來家供養吃飯。喇嘛將行抵其門口，即將家中用鐵鏈所繫之黑

白兩大惡狗，解開繫鏈，令狗奔噬喇嘛。其喇嘛已早知其意，身懷利刃而往，迨兩狗來咬時，乃將一隻白狗一隻黑狗，各殺成兩段，又將黑狗之頭段與白狗之尾段、白狗之頭段與黑狗之尾段粘合，並令兩狗復活。此兩狗所遺傳半身黑半身白之狗種，至今猶存，但不再咬人。」參合兩上師或參合數上師所傳同一之法，而混合修持者，恰如此故事一樣。總之，修佛貴於一心，如二三其心，則難成佛。

「問」：按彌陀大法功德，度將死之人代他修法，亦可往生淨土，不知可能往生否？

「答」：可以往生。代將死之人修法時，不可有絲毫疑心，一定往生。如照法修持不能往生，哪還成為釋迦佛之佛法？世人講妄語多為自利，釋迦佛並不要汝一個銅板，故釋迦佛之話，決無妄語。

「問」：修彌陀大法，有無邪魔前來侵擾之事？

「答」：修彌陀大法，決無魔擾之事，蓋因有阿彌陀佛之大願力護持故，且魔亦是眾生，均為阿彌陀佛所願普度者。

「問」：修法觀想時，須如何凝想，才能成相？

「答」：畫師繪像，必須心中有像，然後濡墨著筆，則千形萬態，無不唯妙唯肖。如心中無像，空事懸想，安能成畫，縱然成畫，亦難畢肖，觀想之理亦復如是。

「問」：觀想西方三聖之姿勢，應如何觀想之功德為大？

「答」：照密宗觀想，阿彌陀佛為坐像，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站像，因觀音、勢至均阿彌陀佛之弟子，弟子不敢與師父並坐，為表示敬師重法故。再觀想觀音、勢至身上，均著有衣服，不敢在師父前露臂袒腹表示不敬故。

「問」：觀想阿彌陀佛之臉容，是如何顏色？

「答」：觀想阿彌陀佛之臉容，為很喜喜歡歡之樣子，兩眼慈悲觀眾生。

「問」：觀想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之臉容，是如何顏色？

「答」：觀想觀音菩薩亦是喜喜歡歡之樣子，兩眼慈悲視眾生；觀想大勢至菩薩，為威猛帶有忿怒之樣子。

「問」：諸佛菩薩頭頂之肉髻，是何功德，又其內髻有無大小之差別？

「答」：頭上肉髻就是成佛之道理。佛之內髻，有其頭面全部一半大；菩薩肉髻，比佛之肉髻小一半。

「問」：觀想諸佛之頭髮，與諸大菩薩之頭髮，是何顏色？

「答」：佛頭髮為藍色，根根旋轉而不甚長；菩薩頭髮為黑色，由頭披至兩肩長；金剛頭髮為金黃色，全髮上豎。

「問」：觀想五佛冠時，五方佛之位置，應如何排列為相宜？

「答」：觀想五佛冠五方佛之位置，看汝修何部本尊為標準。普通五佛冠五方佛之位置，中央毗盧遮那佛是佛部，東方佛是金剛部，南方佛是寶部，西方佛是蓮花部，北方佛是羯摩部。至於特別之五佛冠，汝如修佛部為本尊，則中央為毗盧遮那佛，其餘各佛之位置仍如普通五佛冠同；汝如修金剛部為本尊，則中央為東方佛，東方佛之位置改為毗盧遮那佛，其餘各佛之位置仍不動；汝如修蓮花部為本尊，則中央為阿彌陀佛，西方阿彌陀佛之位置改為毗盧遮那佛，其餘各佛之位置仍不動，餘照類推。

密宗破我執即生證佛之理

「問」：顯教修行，須經三大阿僧祇劫，方能成佛，密宗行者，何以能即生證佛，乞請開示？

「答」：密宗能即生證佛之理，譬之一個極堅固塞口之玻璃瓶，佛為瓶外空氣，眾生是瓶內空氣，佛為佛，眾生為眾生者，只因一層極堅且厚之心垢玻璃質為之隔絕也。密宗行人，以大菩提心為因，並得金剛上師心傳密法，以我之三密，與佛之三密感應道交，恰如用大錘，將一層堅固心垢玻璃質擊成粉碎，立使瓶內空氣與瓶外空氣融和交通，故得即生證佛。顯教行者，則無擊碎玻璃瓶之大錘，須漸漸用水或布摩擦，何時將瓶摩通，何時方能使瓶內外空氣會合，若使其全瓶粉碎，全體畢露，則非日久功深、不能為功。

「問」：密宗理越尋常，即生證佛之理，已蒙上師巧譬開示，頓開茅塞，請問玻璃質之心垢，是否就是我字造成之業障？

「答」：是的是的，心垢就是玻璃質，就是我字造成之業障，我字就是私心，就是眾生心，就是無明，就是眾生長夜輪迴之根本。如能將我字完全除掉，便如將玻璃質擊成粉碎，就是斷無明證佛果。

「問」：我執與無明之重要關節，已蒙上師開示，何以密法中有降服法，豈非我

執之見深耶？

「答」：顯教法門，只能勸導眾生，如眾生真不聽話，只有可憐他、不理他之法，密宗則有降服法門，聽話之眾生，即喜喜歡歡度他，不聽話之眾生，即現金剛忿怒像度他，再不聽話極剛強不講理之眾生，即現金剛大忿怒像度他，有多大之魔力，即用多大之金剛法力降服他、度脫他，使返迷爲悟，早行了道。

譬之爲父兄者，對於不肖子弟，先行教訓，教訓不依，即發怒打罵他，強迫令子弟作好人，均出自至誠之慈悲心。密法調服眾生，完全爲上承佛法下利眾生，非個人好惡之私，於我何有哉？但妄作非爲，任意用事，則一念之差，便成邪道，便是整個我字作用，密宗行者，不可不辨！

「問」：我字爲眾生長夜輪迴之根本，須用何法，方能速將我字除掉？

「答」：念咒與觀想，均爲除掉我字之大法，比較上觀想之功德爲大。

居士修密

「問」：密宗即生證佛之理，已蒙上師開示，但不知一般男女居士修密宗者，亦可即生證佛否？

「答」：可以可以，一切唯心要緊。密宗行者，不論男女在家出家，均可成佛，其關節即在於不可一時忘失菩提心與守三昧耶戒。如念念爲己，事事爲己，便是眾生；如念念爲佛、爲眾生，事事爲佛、爲眾生，便是大菩提心。

康藏喇嘛即生成佛者固多，而居士即生證佛者亦不少，因居士無人供養，常存自己修持不及喇嘛之慚愧心，有此慚愧心、卑下心，便易成佛。喇嘛真有修持者固當別論，一般普通喇嘛，則常受供養，易生我是喇嘛應受眾生供養之自是心、自慢心，有此貢高傲慢心，便易墮落。

「問」：居士修密，亦可即生證佛，但不知須修若干年，方可成就？

「答」：此在於行者精進與不精進，虔誠與不虔誠耳。如悠悠忽忽，不自努力，且存懷疑之心，縱修百年，亦屬枉然；若是大根器，勇猛精進一心不二，有閉關數月或半年一年得成就者，亦於二三年或六七八年得成就者。縱根基稍劣，只要精進不怠，毫不生疑心者，最遲修持十三年，總有相當之憑據。若根器既屬庸劣，修持久無恒心，亦可種個成佛之因，待來世或二三世多世後，因緣成熟，亦可成佛。最要緊者，對於佛法，

不可生疑心與謗佛心。

「問」：據說一念之善，亦可成佛，不知有無其事？

「答」：凡一切爲佛爲眾生，不爲自身，雖一念之善，將來一定成佛。往年西藏有三人，均因一念之善而成佛。有一人想建佛塔，但甚貧乏，只得在路上建一泥塔，因建此塔功德，來世成佛。此種泥塔本不堅固，常被風雨侵襲，致塔頂破漏，有一人路經塔旁，見塔頂漏雨，所建佛菩薩常被雨淋，乃發悲心，想找一物蓋在塔上，奈當時無他物可找，見路上遺有破鞋一隻，乃將破鞋拾蓋塔上，因此一念，來世亦成佛。後又有一人，路經塔旁，見一破鞋置在塔上，心想此種穢物，何能放在佛菩薩頭上，又將破鞋拿去，因此一念，來生亦得成佛。

修法與觀想

「問」：密宗行者，應如何修持，方能速得感應？

「答」：修密宗最要緊是不可一時忘失菩提心，常作利他之想，常作利他之事。西藏俗諺云：「黑心人念佛，不如白心人不念佛。」如白心人能六度萬行，勇猛精進，自然成佛得快。

「問」：密宗行者，作課、誦咒、修法時，應以如何觀想之功德爲最大？

「答」：修金剛法者，持咒修法時，觀想本尊一切功德，均賜給我，我即本尊，本尊即我，如水入乳，無二無別，課畢仍默想本尊功德均已賜我，我即成爲堅固本尊。凡行住坐臥飲食起居，以及所見所聞等等無一不是本尊，如此修持，人佛合而爲一，是爲大密宗，功德亦大，便能即生證佛。至修小密宗者，在作課時將本尊請來，課畢又將本尊送去，人爲人，佛爲佛，生佛分而爲二，故功德小。

上師諭：此問答如未修密宗者，不可告知。

「問」：密宗行者，如修法過勞，不知有無妨礙？

「答」：修法過勞，則有妨礙身體之康健。身體雖是四大假合，非我所有之身，然此色身，恰如吾人租賃房屋，暫時借用之物，既借此屋，則應勤加修理，以免風雨吹侵，若居處不甯，則易引起煩惱。故密宗行人，亦應調劑身體，愉快精神，過逸固不宜，過勞亦爲不合，合乎中道，方能成佛。

「問」：密宗行人，如持本尊咒持滿一百萬遍時，能否得有感應？

「答」：修內功不限定持滿一百萬遍，總要修到與本尊無二無別，能得到完全感應為止。如修外應法，約有一百萬遍即可。

「問」：密宗行人修諸佛爲本尊，或修諸大菩薩爲本尊，其功德有無差別？

「答」：諸大菩薩均多已證佛，又示現菩薩身普度眾生。以佛爲本尊，或以諸大菩薩之某大菩薩爲本尊，其功德並無差別。惟修護法法，則功德有大小之不同。

「問」：按密宗之理，修某尊法或持某尊咒時，應觀想某尊之形像，假如修諸佛菩薩之一切法，或念諸佛菩薩之一切咒時，不分別觀想某尊形象，始終觀想爲本尊形像時，其功德有無差別？

「答」：功德沒有差別，因一切均由心生，就是由阿達爾媽佛之心所生，枝葉雖不同，根子是一樣，故功德相等。但此種修持自修則可，如爲法師則不可。

「問」：密宗行人，修法觀想本尊之心印時，觀大好抑觀小好？

「答」：觀想大小功德一樣，最要緊是觀想得清清楚楚，如想大就如三千大千世界大，想小就如粟米小，所謂放之則周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也。

「問」：觀想本尊是觀想爲有，抑觀想爲空？

「答」：觀想爲有亦不對，觀想爲空亦不對，須觀想爲非有非空，如水中月、鏡裏花一樣，方能成就。想有就偏於此邊，想空就偏於那邊，必須不偏於此邊，亦不偏於那邊，從兩邊之中間想去，方是成佛之道理。

「問」：密宗法器，金剛杵與金剛鈴，有何功德？

「答」：這是修密人必要之法器，杵是表示非有，鈴是表示非空。修有亦不能成佛，修空亦不能成佛，必須在非有非空之中間修法，方能成佛。金剛杵與金剛鈴，就是表示非有非空之理。

「問」：密宗行人修一切法時，均觀想師父爲本尊，其功德如何？

「答」：此種觀想可以可以，比較上修某尊法時，觀想某尊形象之功德爲大，因我最爲無用之人故。

「紀者謹按」密宗之理以根本上師爲主，故觀想上師與觀想本尊之功德，並無差別，上師自謂我最爲無用之人，自屬謙詞。

「問」：觀想本尊咒字排列順序，有從左向右排列者，亦有從右向左排列者，是何理由？

「答」：普通一般道理，凡屬男佛菩薩、金剛等之咒字，多為從左向右排列，而觀想咒字所發之光，又為從右向左旋轉；凡屬女佛菩薩、金剛佛母之咒字，多為從右向左排列，而觀想咒字所發之光，又為從左向右旋轉，唯另有特別者不在此例。

「問」：和尚經行念佛，均由右向左圍繞，未見從左向右圍繞者，是何理由？

「答」：佛教是從右向左，外道是從左向右，此是佛教與外道不同之理。

「問」：密宗行者如蒙佛加被，得有感應，亦可對人說否？

「答」：如有感應時，向師父或同受灌頂傳法之同道求印證而說則可，向外人說則不可。蓋密宗之理，乃持誦佛咒或觀想修法，即心心與佛相契合，能令我之三業即同本尊三德一樣，故易於感應。如向外人說，則恰如未開之水，時時將水壺之蓋揭開，熱氣走散，水更難開之理一樣。

「問」：密宗分佛部、蓮花部、金剛部、寶部、羯摩部五部，而五部又分無量法門，居士修密應專修一法，抑專修多法為宜？

「答」：有為密宗法師之大願者，必須博通各種經典，更要兼修多法，且要自心求證，方有法師資格，否則不必貪多務得。專修一本尊，易於成就。譬如世間法，精一藝較易，精多藝則難。其實佛法一法通則萬法通，專修一法，與兼修多法之功德，並無差別。

「問」：康藏紅白教與黃教，有無差別之處？

「答」：教理是一樣，並無差別，就是六度波羅密亦是一樣，唯紅教六度波羅密中之般若波羅密，與黃教有點不同之處。

「問」：密宗手印，是何功德？

「答」：手印就是身密之義，但大密宗不講手印。

如何避免魔事

「問」：凡修佛者，道功愈深，魔障愈重，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也。密宗行者應如何修持，方可避免魔事？

「答」：密宗經典皆說密咒能離魔怨，又說十地菩薩尚須以咒護持，何況凡夫。

修金剛法，一心在心上作功夫，心魔不生，外魔不感，不問魔與非魔，佛與非佛，魔來不管他，佛來亦不管他，自無魔事。如魔來生懼怕或喜愛心，則使汝甚懼怕或甚喜歡之魔愈來愈多，則更加麻煩。一念不生，是降魔秘訣。如真有魔來，魔亦眾生，應存大悲心，不可忘失菩提心，須持誦彌陀或觀音真言，消滅其罪業，令其懺悔皈依為金剛眷屬。如蓮花生大士無量眷屬，均邪魔外道所皈依是也。

至金剛降魔咒，威力至猛，以不用為宜。因恐發菩提心不大之人，以為有降魔之法，足以自持，久之將菩提心消滅而不自知，殊為可危。蓋降魔乃降服其心，使其消業入道，非絕之滅之之意。如觀世音菩薩度地獄餓鬼，化身為鬼王是也。

總之密宗行者，第一要緊是發菩提心。有大菩提心，則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無所謂魔，因魔亦眾生，我均當度之也。故經云：「行者要發大菩提心，為十方眾生修法，非為自身修法者。」即此義也。

佛身應化之開示

「問」：諸佛菩薩有歡喜像，又變化各種忿怒金剛像，是何理由？

「答」：諸佛菩薩對於信仰佛法之眾生，即現歡喜像度他，對於不信仰佛法之眾生，即現忿怒像度他，對於極剛強不講理之眾生，即現大忿怒像度他，此為菩薩普度眾生之道理。

「問」：諸佛菩薩多為坐像，金剛則多為立像，其功德有何差別？

「答」：因為金剛忙於度眾生故多為立像，即表示行動或飛走普度眾生之義，坐時功德不及立時功德大，立時功德又不及行動時之功德大，行動時之功德又不及飛走時之功德大。

「問」：佛有法身、報身、應化身，其差別之理何在？

「答」：法身佛是一絲不掛，報身佛是下身有裙，上體肉袒，應化身佛是全身均有衣裙，觀想雖有不同，而功德則無差別。合而言之，密宗根本道理，我就是佛、佛就是我。但此種道理一般人業障太重，不易相信，故有種種方便法門來啟誘眾生，令其慢慢成就究竟佛。

例如阿達爾瑪佛與五方佛均是自心明白而成佛，釋迦佛傳印度王爺立地成佛之法，亦是「汝是佛」一句話，王爺信得過，立時心地明白而成佛。

。當時釋迦佛許多羅漢弟子，均非常驚異，甚有聞此一句話驚駭而死者。往年蓮花生大士之弟子中，聞此一語而自心明白，同時成佛者有一百餘人，白教祖師之弟子中，因聞此一語而成佛者有二人，又有一尼姑之弟子，因聞此一語而成佛有一百餘人。

因人類眾生，各人根基不同，有上智亦有下愚，智慧不能一樣，譬喻讀書人，有天性聰敏者，聞一便能知十，中資或下愚者，必須慢慢讀書，不斷用功，方能成材之理相同。總而言之，成佛是心為主，我心何時明白，何時就成佛，何時不明白，何時均是眾生。

「問」：密宗有金剛佛母雙身相抱之法，一般人甚為懷疑。不知此種雙身法是何功德？

「答」：信不信各有因緣，釋迦佛在世時，亦被人毀謗，何況後人。雙身法是無上密宗大法，金剛是表示非有，佛母是表示非空，就是非有非空成佛之大法。

斷疑生信

「問」：密宗之理，異乎尋常，往往有啓人懷疑，甚或被人反對者，其原因可得聞歟？

「答」：佛學藏海汪洋，莫測深廣，凡顯密經典，未曾研究徹底及修持者，每易發生事理有礙之我見，其外，各人之宿根與因緣，亦有甚大關係。從前有一喇嘛，是我之師叔，就是我師父貝雅達賴祖師之師弟。師叔修持甚好，道行甚高，一般師兄弟及其他有道行之喇嘛，均承認他已經成佛，師父亦說他已經成佛，他自己亦自信已經成佛，唯獨我一人總是懷疑他尚未成佛。

我乃將我之懷疑心理，稟問貝雅達賴師父，求其解釋，師父對我說：「此系汝與師叔二人，以前未曾結有因緣之故，可求汝師叔傳汝一法結結緣。」我乃誠求師叔傳我一法，自傳法後，懷疑心理，立時冰釋，我即確確實實信仰師叔已經即身成佛。可見因緣亦甚要緊，我與師叔尚有如此懷疑之事，安能免一般人對於密法不生懷疑。既有懷疑，則愈疑愈多，自然由懷疑進而反對佛法，或毀謗佛法。但因反對、毀謗佛及不信佛法，始有六道眾生輪迴，乃有娑婆世界之成立。不然如眾生都信佛，則境由心造，娑婆世界就是極樂世界，並無差別。

故學佛人不論學顯學密，均要從斷疑生信入門。密宗行者，更要有深信心，不可忽信忽疑，忽疑忽信，或疑信參半地修佛。蓋信心與疑心就是佛與魔之出發點，毫釐之差，就成千里之謬。唯信由心生，疑亦由心生，故佛是爾心中之佛，魔亦爾心中之魔。

「問」：有人今天修此本尊，明天修彼本尊，是否能多得諸尊佛菩薩之加被，有易於迅速成就之功德？

「答」：學佛貴於一心，各人所修本尊，始終只有一尊，不宜隨便變更，其他諸佛菩薩之法，亦可作為助修。如今日修此佛為本尊，明日修彼佛為本尊，恰如汝們公務人員，今日侍候此長官，明日又侍候那長官，反復無定，結果得不到一個有感情之長官，如能始終侍候一個長官，一定能得到長官之信用，只要對一長官有真感情，則其他諸長官對於汝亦自然有感情。密宗行人，如始終修一本尊，得到本尊之感應後，其他諸佛菩薩，亦對汝均有感應。所謂一法通萬法均通也。二心就不能成佛，何況多心。不過人心很多，所以凡夫亦很多。

「問」：譬如有人，已皈依三寶或四寶並修佛法，日期亦久，忽又皈依外道，修外道法門，不知如何？

「答」：先修外道後修佛法者好，先修佛法又改修外道者不好，譬喻喇嘛或居士，先修黃教再修白教、紅教者好，先修白教、紅教再改修黃教者不好，是一樣之理。

最簡單且最大之修持

「問」：現在一般人世務懂懂，修法之時甚少，不知有無最簡單而且最大之修持法？

「答」：密宗最簡單最大之修持法，汝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汝。汝之身口意就是本尊之身口意；汝之居處或辦公室，就是本尊之莊嚴佛殿；汝之父母妻子及一切所見之眾生，均是本尊之身體；汝耳所聞一切聲音，均是本尊之法語；汝心所想及一切眾生之心念，均是本尊之心念；一切地水火風空，無一不是本尊之功德；汝所住之世界就是佛土。常如此想，就是無上密宗成佛之大法，久而久之，自能打成一片，到一心不亂境界。最要緊是汝自心信得過汝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汝，汝與本尊無二無別。

「問」：如此簡單修持，其功德是否與清淨修持時之功德相等？

「答」：功德一樣，密宗行人，最要緊是發大菩提心，並且信得過我就是本尊，

此為密宗根本之道理，如能深信不疑，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則所說之話、所食之物、所穿之衣、甚或打人罵人都是功德，譬如蜜蜂採花成蜜，而不傷花之道理一樣。

「問」：密宗行人，常作我即本尊、本尊即我觀想，此為無上簡單修持法，不識除此以外，另有其他之修持大法否？

「答」：最好是常作本尊想，對於一切眾生均作本尊想。其外，只有不可一時忘失本尊之心印或咒語，二者總要常常記得一樣。亦與我是本尊、本尊是我、是心是佛、是佛是心之理相同，如何時忘失本尊之心印或咒語，何時便是凡夫、便無功德。

最易、最穩、最快成佛之法

「問」：求上師慈悲，傳一最易、最穩、最快當能得感應，且能速行成佛之大法。

「答」：最易、最穩、最快成佛之法，莫過於彌陀大法，此法如專誠一心修持者，七天即成，到命終時，一心往生或一心求彌陀慈悲接引，或觀想唯心淨土、本性彌陀，我即彌陀、彌陀即我，是心是佛、是佛是心，無不成就。此外，只有一心不亂，多修禪定，求明心見性自心明白之法。我心何時完全明白，何時即成佛，一日不明白，一日就是眾生。

所謂一心不亂者，是不要將心收住，又不要將心放開，又不要執著，又不要著相，不取不捨，住於不心，住於不法，無相無行，無動無亂，寂靜涅槃，亦不取涅槃相，是云解脫。如果是多行打坐，用意將心收住而入定，此就有收心之念，不是一心，便有二心，其結果恐怕落於羅漢道。如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如阿達爾媽佛，一絲不掛，方是法身佛，這就是一心不亂境界。此種功夫，全在各自修證，非言語所可形容，所謂不可說不可說者也。最易最快成佛之法，除修彌陀大法外，只有一心不亂求自心明白之法，這就是無上密宗即身成佛之大法。

康藏修佛者，看自己道行有無進步，是看自己之心，今年比去年慈悲一點沒有，明白一點沒有。今日之心，比昨日慈悲一點沒有，明白一點沒有。如今年、今日之心，比去年、昨日之心，慈悲一點、明白一點，便是有進步，否則便是無進步，並不是求見佛、求飛空、求得各種神通之有無為進步。如求得各種神通，便落於外成，不是內成矣。我此種開示，汝們就是拿這個房屋大的金銀寶珠往印度康藏，去遍訪大德，求其開

示，亦沒有比此種開示還有更高的方法。

「紀者謹按」 此爲上師披肝瀝膽，畫龍點睛，最爲懇切無上之開示歟！

密宗境界與法要大略

「問」：密宗之境界如何，可得聞歟？

「答」：密宗境界不可說不可說，各視行者心證功德之深淺，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就是密宗境界。

「問」：密宗有內成八法，外成八法，敬請將內外成八法之名稱開示。

「答」：外成八法：（一）能禦空而行。（二）得天眼、天耳通。（三）得神足通。（四）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五）能地行無阻。（六）死後身體堅如金石，永不變壞。（七）能騎劍飛往任何處所，自在無畏，救度眾生。（八）隱身人不能見。此爲外成八法。至內成八法，約略言之，即爲自心明白，自在解脫是也。又外功成就之人，將人殺死，不能使其復活；如內功成就者，能滿一切願望，將人殺死，又能令其復活，此爲內成與外成之差別。

「問」：密宗行人，是否先修外成法，再修內成法？

「答」：宜修內成法。修外成法雖有神通，仍成不到佛，外功修成之人，想要成佛，仍要改修內成法，如內功修成，自有神通，譬喻男人年歲漸高，鬚鬚亦自然隨之生長之理一樣。

「問」：康藏紅白兩教，無上密宗大法，分爲幾種？敬乞開示。

「答」：紅白兩教無上密宗，即身成佛大法，約略言之，大別爲兩種：一爲外密，一爲內密。外密曰媽哈母唄，內密曰媽哈約噶。而媽哈母唄之成就法，約爲六種：（一）氣功法。（二）久滯法，類似幻化術，成就如幻三昧。（三）睡眠定，以氣功爲基礎，使夢中明瞭成就，夢覺一如，及神識出舍遊行。（四）彌陀大法。（五）中陰救度法，爲中陰身解脫。（六）傾法飛神轉世。以上皆於經載之外，別有口訣。至媽哈約噶成就法，約有五種：（一）媽哈諸佛理，廣如密宗經典所述。（二）阿落契佛心慧、契般若。（三）阿兌五級密軌與口訣，依法起用。（四）仰兌依清淨三業漸證如如。（五）嗟兌一切頓證究竟。

「紀者謹按」 此段所載恐尙有不詳或錯誤之處，請向康藏大德或同門善信參正。最要者，無上密宗須得金剛上師之灌頂方能修持，否則恐難相應。

「問」：上師所傳之無上密宗大法，是否對於一般人均能普通傳授？

「答」：照密宗規矩，無上大法，一代祖師只能傳授一代祖師一人。密宗法門，最要緊是尊師重法，故一代只傳一人，不能多傳。

「問」：上師慈悲對漢人傳授無上密法者甚多，不知對於康藏人傳授多少人無上大法？

「答」：哦，我對康藏人傳大法者甚少，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同漢人有緣，汝們能相信，所以我傳大法，我願墮地獄。

禪坐要領

「問」：打坐姿勢如何？敬乞開示。

「答」：初學打坐，姿勢可以不拘，跏趺亦好，盤腳坐亦好，身體正直，頭頸端正自然，不要用力，兩眼睜開。兩手結定印，佛是無煩惱，所以佛之定印，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眾生有煩惱，故定印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因左手屬水，右手屬火，將水壓火，不使火上升，易於清淨之意，並想我是為一切眾生修法，並非為自己一人修法。

心中起有妄念時，不壓迫念頭，亦不跟著念頭去。徐徐入定，隨後一念不生，並且要帶點精神，自心明白，不可昏沉。因成佛不在外求，只要我心明白，便是成佛，任何境界現前，均心所現，概不理他，多坐即多，坐畢將功德迴向眾生。此是簡單坐法。

「問」：閉眼念佛或閉眼打坐，與睜眼念佛或睜眼打坐，其功德有無差別？

「答」：修顯教與修小密宗之人，因怕麻煩，多為閉眼修法；大密宗行人不怕麻煩，多為睜眼修法。眼睛上有一條細血管，如睜眼用功，則無礙於血液流通，不至發生眼病，任何境界現前，兩眼都看住他，亦不至發生意外恐怖，如有恐怖之事顯前，兩眼更要睜大看住他。並且閉眼用功易昏沉，睜眼用功不易昏沉，如有昏沉，兩眼用力睜大看看，便不至於昏沉，久而久之，自然心境一如，到一心不亂境界。

「問」：閉眼用功心易清淨，睜眼用功心難清淨，是何理由？敬乞開示。

「答」：汝閉眼閉慣，所以覺得閉眼用功易於清淨，汝慢慢練習睜眼用功，日久亦自然成為習慣。

「問」：每打坐時即易發生昏沉，不知如何對治？

「答」：汝打坐時帶點精神，就不昏沉，因為汝打坐太文，要帶點武樣子，自不昏沉。

「問」：打坐時舌頭是否要抵上顎，口是否要閉著？

「答」：學小密宗要處處講究，學大密宗則可不拘，最要緊是要發大菩提心，並且不忘記。

「問」：打坐時氣往上衝動，是何理由？

「答」：汝將氣抵住在丹田，不讓上衝。打坐固有恆，亦不可過於用功，只要不忘記就好。修密宗如紡紗一樣，不用功紗織不成功，過於用功，紗又易斷；又如拉胡琴，必須緩急適度，方成佳調之理同。

居士專修與閉關

「問」：修法必須閉關方能成就，現一般居士，終日奔走衣食不暇，如擺脫家庭出家專修，則家人無以生活，如不專修則修持不成，不知如何是好？

「答」：密宗行人最要緊是發普度眾生大菩提心，苦為眾生苦，死為眾生死，父母妻子是汝之眷屬，穿衣吃飯均汝是賴，如置之不顧，則自身眷屬尚不能救度，安能普度眾生？便失去菩提心。縱能修成，所得之果亦小。

「往年西藏有一道行甚高之喇嘛，往深山閉關修法，徒弟為其護關，喇嘛之母，在家病重垂危，但掛念喇嘛兒子甚切，要見一面，死方甘心，故一次二次派人去告訴喇嘛，囑其回家與母親見一面，某喇嘛對來人說：『出家人修道要緊。』第三次又派人來招，他仍不肯回家，其護關徒弟大發脾氣，指師父大罵說：『汝修道是為普度眾生，自己之母親尚不能隨順其願，天下哪有不孝之佛？！』師父大悟，立即回家，為母親見一面而死。某喇嘛本來道行學問都很好，自己嘗說，我無師父，只有徒弟能責我大義，可作之師父，以後每見徒弟即向叩頭。」

學大密宗不怕麻煩，越麻煩越好。汝常將自己作本尊想，並不要忘記，功德很大，不一定要拋棄家庭入山修法，如環境許可，能以閉關專修更好。

「問」：閉關修法時，應靜坐修持抑經行修持，或靜坐與經行並用？敬求開示。

「答」：閉關時，除飲食或大小便必須離開坐位外，其餘以不離坐位為宜，因坐則氣易靜，氣不動則心不動。若常常離坐，則氣動心亦隨之而動，心難清淨，不易得到感應。

「問」：康藏地方修持密宗之人，要閉關幾年方能修成？

「答」：康藏人閉關，年限不能一定，最要緊是閉關時不可疑心。有閉關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至十三年不等，如閉關十三年不成，再閉十三年，如再不成，再繼續又閉十三年，故有終身閉關者。如有疑心，縱終身閉關，亦修不成。

「問」：閉關修法，到修成時，有無憑據？

「答」：當然有憑據。到修成時，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我與本尊無二無別。如我師父貝雅達賴祖師，少年時為人牧羊，出家作喇嘛，即閉關三十多年，一切未見之經典，自然都明瞭，一切未聽見之方言，自然能聽能講，此就是成佛憑據。

「問」：閉關修法時，如能看見本尊或能與本尊說話，是否好境界？

「答」：能看見本尊或與本尊說話，都是初步工夫，任何境界現前，概不理他。

「問」：密宗行者，如閉關修法，有何注意之事項？乞略開示。

「答」：閉關方法很多，居士可行方便閉關，其注意事項約略如下：

（一）進關之日，須在黃昏鳥雀歸巢之後。

（二）出關之日，須在天明清晨。

（三）關中供養，隨力俱辦。行者食葷茹素，看修何法為主，如不方便時，亦可隨便，但茹素者不可存我吃素無罪、他吃葷有罪之心。

（四）未進關之前，須預定接見或談話之人，不在預定內者，到閉關時任何來人，概不接見，此是一心不二之理。

（五）閉關日期，不可減少所預定之日期，例如預定閉關為一星期，必須滿足七日，到第八日清晨方可出關。如能超過預定日期更好。蓋密宗

之理，必須修持滿足，功德方大，如顯教所用念珠，為百單八顆，密宗所用念珠則為百單十顆之理相同。

（六）要發大菩提心，我是為眾生修法，非為自身修法，肉體是臭皮囊。苦為眾生苦，死為眾生死，一切功德，均迴向眾生。

（七）顯教閉關，難免不有魔事，密宗以大菩提心為因，又有密宗不可思議威力功德，諸佛菩薩金剛護法，周密擁護，大概不致惹魔，如有佛來或魔來，一念不生，均不理他。

（八）閉關如打仗之理一樣，如兩軍對陣，為主帥者懷疑畏懼，反復不定，決心不堅，必遭敗仗，果能以大無畏之堅決意旨對敵，必可以寡勝眾，死裏逃生。只要經一番死力，將敵之主力軍打敗，則以後追奔逐北，不費多力。又譬之剖竹，一節通則各節迎刃而解，學佛之理，亦復如是。

放生

「問」：放生時念何種經咒，功德最大？

「答」：放生時念阿彌陀佛或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或持密宗根本咒、六道金剛咒，並代他發願，則能消滅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業障，來世可轉生為種有善根之人身，便可修佛成道，有無量不可思議功德。

修密功德

「問」：喇嘛或修密居士，看見一切眾生，或一切眾生看見喇嘛及修密居士，有無功德？

「答」：當然有功德。密宗行人，看見一切眾生，或一切眾生看見密宗行人，其或看見密宗行人之身影或衣服，或聞其聲音，無論何種眾生，甚或罪業甚重之螞蟻等畜類，均得消滅無量罪業，經過十三世後，即能變為種有善根之人身。得有善根之人身，再行修佛，自然易於成就。若已修成之喇嘛居士，或者是發大菩提心之喇嘛與居士，看見一切眾生時，代他念七遍密宗根本咒，或念七遍六道金剛咒，或念本尊咒，則一切罪業甚重之眾生，即減短壽命，能早日解脫痛苦，來世或三世後，即得轉生為種有善根信佛之人身。

超度

「問」：修法超度亡人時，自己應作何觀想？對於亡人，應作何觀想之功德為最大？

「答」：都觀想為本尊。

「問」：對於超度已死之畜類眾生，應作何觀想？

「答」：一樣都作本尊觀想，不論何時何地，兩眼所見與不見之一切眾生，都觀想為本尊，我是佛，一切眾生都是佛。如此觀想，功德甚大。

「問」：對於亡人或死亡甚久，甚或已行轉生之亡人，修法超度，能否受到利益？

「答」：可以受到利益，不論已轉生、未轉生之亡人，均能得到利益。

「問」：世人敬神祭祖，或對亡人所化錢紙等物，不知神鬼有用否？

「答」：當然有用。如自己已經成佛，則不需要此物，否則都有用處。

「問」：如房屋住宅不吉，須修何法，方能使其轉凶為吉？

「答」：房屋不安，是土神不寧之故，多念地藏王菩薩聖號，或持地藏王咒語，或多念六字大明，則自然吉祥，如加持紙錢焚化，則功德更大。但焚化錢，宜隨自己之便，不可拘在一定日期與時間。因土神是眾生，有希望心與瞋恨心，在定期燒慣，如不按時焚化，則土神發脾氣，反為崇害。

「問」：加持之紙錢，是燒在房內，抑燒在房外？

「答」：可以燒在屋內，如為佈施孤魂野鬼之紙錢，則燒在房外，並觀想我所佈施之物，一切孤魂野鬼，均能平均，各滿其願，不得發生爭執，則功德更大。

塑像建塔功德與事相

「問」：塑佛像之功德，與繕寫經咒之功德，有無差別？

「答」：塑佛像寫經，均有無量功德，但塑像是佛之身，經咒是佛之口，比較寫經咒功德，較塑像功德為大。

「問」：塑造佛像，手工之精粗與姿態之好壞，功德有無差別？

「答」：佛像是印度作得最好，尼泊爾、康藏次之，漢人所作佛像又次之。佛像

各部之尺度，均有一定，其貌樣與姿態之好不好，更有關係。如將不好之佛像供在廟中，凡見此像者必說佛像做得不好，便有口業；如佛像作得很好，看見佛像之人，均發生歡喜心，信仰恭敬心，便種善根：究其原因，均是造像好壞之故。故塑像不好之人，來生要轉生為跛足，或有頭病、身病之眾生。但佛像之好壞，對於供佛之人，並無關係。如能將泥像作為活佛供養，則功德無量。

「問」：裝佛臟時，如將人之姓名裝入臟內，或以經典裝臟時，經典上固有人之姓名，亦連經裝入臟內，不知有無妨礙？

「答」：人之姓名不宜裝入佛臟內，如將經書裝臟時，亦要將經上之人名剪除，因拜佛之人很多，即喇嘛活佛亦禮拜佛像，如人名裝在臟內，則受人禮拜，本人便有折福不吉祥之事。

「問」：佛像裝臟，是否要揀選吉日？

「答」：佛像裝臟要選吉日。大約夏曆每月初八日，一切男佛菩薩、金剛等像，均可在此日裝臟；每月十五日，一切男女佛菩薩、金剛、佛母等像，均可在此日裝臟；每月二十五日，一切女佛菩薩、金剛佛母等像，均可裝臟。有時亦可參看曆書，以曆書上所載之吉日裝臟。

「問」：對於損毀之佛像，應如何處置為宜？

「答」：略有損壞之佛像，尚可供養者，加以修整後，再行開光供養。如損毀不堪佛像，即送到深山人跡不踐踏之地，或送在塔內，及放在江河中流之處均可。

「問」：如有損壞或破爛不能用之經咒，應如何處置為宜？

「答」：不能用之經咒即行焚燒，再將灰送到河中，普度水族眾生。

「問」：建造佛塔時，塔內之佛像，應照如何順序排列、供養方為合法？

「答」：建塔供佛手續很多，約略言之，如塔為七層時：

（一）最下層之中間供財神，四面供四大天王。

（二）第二層供媽哈噶賴及吉祥天母大護法。

（三）第三、四兩層供二十一度母。

（四）第五層正面中間供千手觀音，左供馬王金剛，右供金剛手菩薩，背面供金剛薩埵，或蓮花生大士、貝雅達賴祖師。

（五）第六層正面，中間供釋迦佛，左供藥師佛，右供阿彌陀佛，背面供長壽佛與長壽佛母。

（六）第七層供阿達爾媽佛，及五方五佛，或供歷代祖師。

（七）塔內所藏經咒，不可上下倒置，如倒置則易發生爭鬥之感應。

（八）一切人名不可刊在塔上，恐受人禮拜圍繞，本人折福、發生不吉祥之事，最好建塔人之姓名，可在一旁另建一碑，以爲紀念。

「紀者謹按」 建塔手續及供佛順序，可參觀廣東建塔法會之記錄，便知詳細情形。

法名功德

「問」：上師爲皈依弟子所取之法號，不知有何功德？

「答」：法名功德很大，如果汝們爲惡，死後到陰間去，閻王問汝什麼名字，汝答以法名，閻王知汝是佛弟子，就不敢管，便將汝靈魂送交地藏王菩薩，所以各人要將法名記住。

舍利功德

「問」：據說人到將臨命終時，吃舍利子功德很大，不知平時亦能吃舍利子否？

「答」：按經說平時可吃舍利子，用牛乳油或用水和服，吃下後，舍利不下腸胃，即上升頂門。吃舍利之人，罪業日見減少，善功日見增高，如臨命終時吃舍利子，一定往生，如將死之人，氣息微弱，舍利吞不下去，可用舍利泡水給他吃，亦一定往生，舍利仍留下供養。

但黃教口傳，平時不能吃舍利子，如爲善固然增長善業，若爲惡則惡業亦因之增多，必須到將死時方可吃舍利，此是黃教之口傳。又舍利子有金剛舍利與佛舍利不同，佛舍利爲白色，用力可打碎，金剛舍利有五色，用力打不碎。又有喇嘛之舍利，則功德較次。尼泊爾還有一種假舍利。欲辨別舍利之真偽，可用印度銅佛像作試驗，如真舍利，則印度銅像

可粘得起來，否則即粘不起來，又真舍利供養後，能孳生舍利，但心中有懷疑者，即不孳生。

草木瓦礫亦是眾生

「問」：修佛人對六道有情眾生固應度他，不知對草木瓦礫應否度他？

「答」：草木瓦礫，亦是眾生。往年西藏有喇嘛廟，因房屋窄狹，想擴大修蓋，必須將樹木斫伐，方有餘址。有某喇嘛夜間打坐，聽見許多樹木都在悲泣，某喇嘛出定後對其他喇嘛說：「汝們因蓋房屋要斫樹木，許多樹木均在哭泣。」因此就不斫樹，亦不蓋房屋。至於瓦礫等物，任其自然散置，則自在舒適，如作為疊牆結壁之用，其法性亦甚感痛苦，故修佛人，均要平等普度。

物質文明的慘劫

「問」：現在世界各國，均趨重物質文明，結果必演成人類慘劫，不知天下何時太平？

「答」：蓮花生大士早有懸記，到用銅鐵等物為器具時，天下大亂，眾生痛苦特多，彼時父子不親、母女相猜、夫婦不和、兄弟不睦、朋友無信，佛像廟宇，多被毀壞，多有佛徒，身雖出家，心不在道，婦女操守不固，小兒不受約束，天運無常、晴雨不時、疫癘時作、寒暑失常、疾病難治、餓殍遍野，天魔惡神，大肆凶威，風俗澆薄，內外大戰，無上密宗亦逐漸發達，到全世界均信佛法，天下太平。此經上所載，可以查考者。

在二十年以前，西康有一成佛喇嘛，對於飛機潛艇等物，均知製造，他所發明者，比現在科學製造之飛機、潛艇、機器更為簡單，體質反為堅牢。當時一般喇嘛，均以為此系殺人工具，故無人願學，某喇嘛又因為釋迦佛與文殊菩薩，只許其口傳，不許筆記，因之未流傳於世。某喇嘛已圓寂二十餘年，我向他學過上半部法，後因與西藏打仗，故下半部法，未及學完。

赴川臨別開示

「問」：上師奉命赴川，師徒一別，後會不知何時，以後一切疑問，不易面求開示，不知以後修法，應如何用功，方有進步？敬乞開示。

「答」：修一切法不要有分別心，我心就是師父、本尊、蓮花生大士，一切佛之

心和合而成，如水入乳，無二無別，常常看著不要忘記，念頭來時不壓迫他，亦不跟他去，如金剛經所說：過去、現在、未來心皆不可得。如此用功，並持之以恆，自能增長菩提心，無量劫來包住菩提心之業障，自能如筍殼一層一層脫落，待筍殼完全脫落，自然發現筍肉，菩提心自然現前矣。在修法時，佛來不管他、魔來不管他，一切平等，並無差別，如此修持，與我天天在一處一樣。

**以此功德 上供下施 川流不息 行無緣慈
遍滿虛空 普周法界 四聖六凡 圓融無礙**

十、諾那上師離港前夕開示記 佛曆二九六一年四月廿四夕

諾那上師為香港修息災護摩既畢，群弟子咸來請益。上師普示曰：我往還過港，皆承爾等踴躍接待，恭敬信仰，至堪嘉尚，不及久留，固未滿眾願，然所求諸法，業已灌頂竟，所有修法儀軌，容俟赴莫干山，再行譯出寄示。此番在港與粵，所傳法甚多，受學者亦眾，第因時間、語言、氣候以及事牽，諸多關係，未能令學法者，明晰無疑，殊深歉疚，容候冬季再來與諸位重加討論，茲於臨別之前，略說大義。

學佛之法，自非外道，即應皈依三寶，初入顯教如是，次入密乘，則有四皈依，以皈依上師為本，蓋由人而及法，世代相承，身口心綿延不替故。

復次修行，有四定義：（1）人生難得，今幸能得，不可輕視，經所謂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也。（2）人命無常，命在呼吸彈指頃，當勤精進，如救頭燃。蓮花生大師，乃從蓮花化身，非常人生滅身，當流通向所譯略傳，俾學者了解大師事蹟。知所信仰，並解即身成就要門。（3）吾人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當深信因果，止惡修善。（4）眾生處纏，莫知出要，應常觀三惡趣之苦，乃至八苦五苦，三界皆苦，深慮墜落，而起悲心，此顯教入門之要義也。

復次，眾生與佛，原本不二，其修證有殊，由於發軔之初，發心大小不等，故機有大小、教有淺深、果有高下。譬如發自度心，未計其他，此小聲聞發心；我先成佛後來度生，此大聲聞發心；我法教如舟，我及眾生，同舟共濟，此小菩薩發心；我誓拔濟無餘界，一切有情諸苦難，三世所作諸福利，皆施予諸眾生，令彼速疾成佛，彼所作罪障，應墮三途者，我皆代受無餘，如是發心，乃為上乘，可謂之大菩薩發心；若夫無上乘金剛乘之教義，儼同華嚴一乘真相，即「心佛

眾生，三無差別，實相現前，如如不動。」數語爲本。唐譯金剛經八句，最堪玩索：「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真性，法性不可見，法體不可知。」諸位看經甚久者，當能體念，勿俟贅述。

復次，修法本尊，無論何人何機，不待考察，必以金剛薩埵與阿彌陀佛二尊，爲必經之階級，蓋金薩爲消除業障最爲有力之尊，又釋迦佛與藥師、彌陀爲一代時機最爲有緣之尊，此外則觀世音菩薩與蓮花生大師宜常念誦，蓋大師爲紅教初祖，紅教爲最古密教，至於今未墜，常念大師真言，可消災除障，及長壽往生。何以故？大師非人身，乃以彌陀爲法身，觀音爲報身，本身爲化身，法報化不過表體相用之教理，實則三身一如，乃至一亦不可得，多亦至無盡，乃爲正論。彌陀經所載一心不亂一語，是義甚深，最堪揣摩，容下年再來詳說。

復次，諸位若了解一心之旨，則自己一切煩惱，即究竟覺。何以故，五方佛如何成佛？即一切行者本有煩惱，復性妙用，即是自己真如五身。如東方阿閼佛因地轉瞋心爲大圓鏡智，成法身，南方寶生佛轉慢心爲平等性智，西方彌陀佛轉貪心爲妙觀察智，二者成報身，北方成就佛轉妒心爲成所作智，成化身，中台毘盧佛轉癡心爲法界體性智，成真如身，五智具足。即成究竟身，滿足一切佛法，無有時方、備具時方，無有來去、恆示來去云云。

……求其開示，並多閱經教及聽法師講經，如理修持。

諸位修行，必以三密相應爲本之要旨，即是把自己真如自性，平等擴充，差別流現，即是舉手投足，皆手印之身密，出辭吐氣，皆真言之口密，起心動念，皆觀想之意密，法爾如是，不假思維。如人問我貴姓，充口隨應，絕不錯亂，廣東人說廣東語，信口而譚，如是熟練，便得自在。

既如實知五煩惱即五真如佛，即三身與五身，則以信得極者爲最上乘，並不論宿世根機淺深大小也。若深信不疑，則自性即佛，念彌陀者，臨終觀佛在頂，信心不疑，遂忘自身，而契彌陀法身，何況彌陀發願甚強，無論修證如何，只臨終憶念，決定接引。修他方佛必三密具足乃度，此尊一律平等普引，生西後，機在何方佛者，則歸納何部修行，最爲簡捷。並不須即身修證有得，乃能往生，但期深信不疑，則安養在此，若稍存疑慮，則須蓮花化生，花開見佛云云。

復次，漢人常謂彌陀福智太高，我不配往生其國，西藏俚諺，謂六字大明，乃苦惱子所念，是語皆不可信。又黃教人常斥紅教人爲不守戒，我教守戒精嚴，方堪成佛，此語更謬。蓋密教爲顯教之結果，顯教乃密教之進階，相需而成，何

可偏廢。守戒以五戒爲根本，乃至五方佛成就，即五戒成就。此爲粗淺義，若論密乘三昧耶戒之細密條律，乃有一千萬零一百萬之多，其多者雖微細難明，其原旨仍不外乎一心不亂一語。蓋至極之地，無行非戒，無戒非覺，其三思之。且五戒之旨，以殺爲主，港粵之地，多因貪口腹而恣殺牲，願諸位常宣傳戚友，嚴禁恣殺，是爲最要。漢地比丘，常鄙棄西藏喇嘛肉食，以爲犯戒，殊不解肉食與恣殺有別，乃至肉食亦有至理存焉。凡喇嘛肉食，皆沽市上已殺之肉，一牛可飽卅人，命小食多，牲緣亦強。食時必觀想我即大日如來、彌陀、觀音、蓮師等吞噉彼肉。即供養於佛，噉盡其無始三毒五欲，使彼疾成佛果，觀肉體中卽字放光，契合佛心，所有三世業障，皆悉消滅，佛之三世功德，皆悉加被，必如是觀而後肉食，乃爲有功，否則爲貪著故而食也。且並非決須肉食，乃稱密宗，蔬食肉食，皆從串習，但不可謂蔬食有莫大功德，要知蔬食亦有罪過，亦常殺多生，如蔬菜中蟲卵，水中微生物，稻桿中食稻漿蟲，皆因烹調割刈而死，比丘法師，口中講經，手斃蚊蟲，以及捫虱捏蚤，莫不立斃其命，或行步任意，踏殺蟲蟻，在在皆有殺生之事實，而又譏訶喇嘛肉食之罪，羨己素食之功，未免悖謬，願諸位慎重牢記。

語畢又曰：祝諸位不忘阿彌陀佛，常存一心不亂，人生無常，下年只要我未逝，當可重聚一堂云。

編按：

本書承王崇仁大德增添標點、段落，並於《開示錄》附加標題引導，以利現代讀者查閱，謹致萬分謝忱。 本書內文則與原文完全相同，敬請十方大德明鑒之。

編輯部 一九九七·六·一

十一、祈請諾那上師速轉世文

韓大載居士撰

唵阿吽

敬以清淨身語意	供養阿打爾嘛尊	法身遍攝阿彌陀	報身莊嚴觀世音
應身教主蓮華生	三身無別接足禮	恭敬頂禮諾那師	具足神通能現證
與蓮華佛等無別	如是無間時哀請	無始以來成正覺	法身本無生滅相
雖云示現於涅槃	亦令我等失依怙	往昔曾於諸佛前	誓願廣度諸有情
蓮師長壽證成處	八葉蓮形白馬岡	往伏野番踞勝跡	精進上師我敬禮
十二年中息緣慮	斗室凝神不假寐	三種瑜伽親覺受	圓滿上師我敬禮

法王復兼國王身	愛民如子民用命	時伏黑處伸正法	大護上師我敬禮
波密不服王庭命	趙使兵屈莫敢先	單騎擒酋眾臣服	威德上師我敬禮
博學執實驚悸死	長年爲祟作魔屬	爲示本心令悟沒	善慧上師我敬禮
外夷侵凌漸及腹	藏番迷亂受人愚	決志護教兼護國	大雄上師我敬禮
百年庫藏充軍實	況復傷亡七千眾	賴有精誠撼山岳	難行上師我敬禮
抗戰七載少遺策	漢師無能城下盟	見危不苟自投縛	無畏上師我敬禮
對簿莫屈困囹圄	置毒加倫瀆血亡	調治怨敵懷慈愍	大力上師我敬禮
六載跼蹐深坑中	寢處矢溺日一食	代眾生苦甘如飴	忍辱上師我敬禮
忽爾示現蛻化容	裹葬三七復扶出	晝伏夜行糧早絕	神化上師我敬禮
尼泊爾國乞士身	爲醫王病王敬服	遍禮聖跡姓字沒	密行上師我敬禮
東土有緣師懸記	不請之友作怙恃	法雨繽紛遍南朔	具恩上師我敬禮
蒙古滿州勢衰歇	我教於時漢地行	頻頻傳寄蓮師語	大願上師我敬禮
談說直實眾驚異	翻加禮敬而回心	未曾提及怨者名	大心上師我敬禮
華飾言詞論師境	知見紛紜少寂善	獨透骨髓傳消息	真實上師我敬禮
紅教心肝無人識	剖心置腹教誨之	破例直授摩尼寶	大慈上師我敬禮
五明具足爛眾藝	生死重病應手癒	願住阿鼻利有情	大悲上師我敬禮
三業清淨纏縛盡	雍容柔善類母嫗	談笑嬉遊孩童相	大喜上師我敬禮
尊貴自居頭陀行	篤實修行爲敬師	身心知見供尊宿	大捨上師我敬禮
分別心重經三期	中者數世小即身	最勝剎那成正覺	善演上師我敬禮
性相顯密皆方便	信深行切是第一	一法成就一切法	善調上師我敬禮
注重心地無作行	亦復尊重文字理	乃至孔老賞讚歎	善導上師我敬禮
毘尼如命勤守護	誦咒加持視地行	蟻爭蟲廢巧救扶	淨行上師我敬禮
爲法權現宰官身	密籌至計獻至尊	功成默爾不受賞	大空上師我敬禮
有病爲國籌邊計	遂忘老病作西征	山高風冷雪滿地	苦忍上師我敬禮
子弟圍繞候起居	旦夕接納不少停	傾座快談真俗事	隨緣上師我敬禮
輕騎出關驅北道	所至眾敵不敢侵	身先士卒忘生死	勇猛上師我敬禮
隨眷屬轉落敵手	威儀進止如平時	不諂不驕不畏縮	自在上師我敬禮
身著敝服口粗糲	耳聞惡聲在陋室	心無分別如山王	不動上師我敬禮
爲護資徒且示寂	悠然長往吉祥臥	鼻垂雙珠身輕小	大幻上師我敬禮

彩虹耀空法身顯	心如金剛現報佛	化佛舍利藍紅白	三身上師我敬禮
奇哉畢生嬰眾苦	了達苦本無所苦	入獄成佛欣厭絕	無我上師我敬禮
本跡原是黑文殊	垂現三寂雙融果	真空大樂勝勢行	無貳上師我敬禮
再來此方屢叮囑	法音在耳如貫珠	本誓明炬照昏衢	不空上師我敬禮
釋尊寂化三千載	蓮師他遊又千年	上師擔荷西來意	事業上師我敬禮
濁世剛強難調御	端伏善逝導群迷	慈母難忘獨兒苦	攝受上師我敬禮
我心師心眾生心	師心遍覆一不捨	化身萬億周塵刹	普救上師我敬禮
上師明滿上師法	上師亦是賢聖眾	三寶一味作證明	善來中華我敬禮
中華弟子窮孤陋	饑飲法乳未飽足	至誠勤請具恩師	續轉法輪我敬禮
師德巍巍稱法界	師行廣博難窮述	稱歎不及一毛滄	無垢上師我敬禮
能禮所禮原一體	一體一禮一切禮	法爾無禮無不禮	法爾上師我敬禮

附錄：諾那活佛

莫正熹著

諾那活佛是西康金塘人氏，生於前清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十五日寅時，在七歲時就被迎入諾那寺，修學顯法和密法。他的師父是貝雅達賴，貫通五部密法，神通廣大，弟子甚多，即身成佛的，也大有其人，享壽一百三十六歲，死後縮身一尺多，這就證明他確實是成佛了。

諾那活佛既拜他為師，盡得他的秘傳，顯教和密教，無不通曉。密教有四個大法，所謂息、增、懷、誅。息是息災難、如摩利支天法之類；增是增福德，如紅觀音法之類；懷是懷柔親善，如咕嚕咕咧法之類；誅是誅邪破惡，如摩訶迦羅法之類。在四大法之中，諾那活佛尤擅長誅法。他的師父貝雅達賴在世的時候，曾經預先吩咐說：「你將來可往漢地，到普陀山禮拜觀音，到五臺山禮拜文殊。」

活佛於二十四歲時，修習密部大法，都得到成就，承接貝雅達賴祖師的佛位，兼掌管西康政教大權。到了三十七歲，康藏的黑教，是擅長邪法的，從前也是由印度的邪教傳來，到了這個時候，黑教的野番，十分猖獗，活佛虔修大忿怒金剛法，降伏了他們的四大首領以及徒眾，轉邪歸正的野番，約有三萬多人。

前清宣統年間，西藏前三十三世的達賴喇嘛，與英國聯合起來，派兵侵擾西康

，康人仰賴諾那活佛，一致請求領軍禦敵。活佛於是統領康軍，與川督趙爾豐所派來的統領馮山，以及雲南軍隊，合力作戰，收復原有的二十九族，以及二十五族的失地。到了民國元年，四川督軍尹昌衡與劉瑞麟去職以後，改派彭日昇接管軍事，只可惜彭日昇剛愎自用，既無勇無謀，又不聽信諾那活佛的勸告，至民國七年，彭日昇一敗塗地，活佛被達賴喇嘛的部屬俘虜過去。雖然達賴喇嘛素仰活佛的道德，再三誘他投降，活佛始終不肯答應。於是在拉薩郊外，四面大山的凹處，掘成一個土牢，深約四五丈，寬僅五六尺，猶如我們家鄉的古井一樣，竟於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把諾那活佛，放下土牢。牢頂僅留一個小孔，約五寸多寬，並且派遣連長若本，率兵三百人，日夜看守。每日由小孔垂下麵水一次，意欲誘他投降，可是活佛寧死不肯接受，即三次使人把毒藥放入麵內，活佛明知是五毒和麵所造成的，他也接受。身在黑暗土牢之中，手指觸著毒麵，食入肚中，毒性發作而死。但因他有密咒的法力，有好幾次死後復甦，守牢的人，試把食物垂下，活佛仍知捫食，守牢的人，知道他食毒不死，驚為神人，從此以後，不敢再次放置毒藥了。這些毒藥是黑教中人，使用五種毒物所製成的，毒性十分猛烈，倘若指頭一經染著，必致全身潰爛，五臟迸裂而亡。活佛食過毒藥三次，死而復生，真是一件千古奇聞。

活佛被囚入土牢，經過六年之久，這六年中間，一心念佛，有時以手去挖牢底的泥巴，挖成一個窟窿，碰著石頭又改變方向，挖過又挖，經過很多日子，結果挖成一條長長的洞穴。至民國十二年農曆九月十三日，從土牢中鑽了出來，得到重見天日。他那時頭髮長到腹部，衣服毀爛，不足以蔽體。夜行晝伏，沿途乞食，走到札什倫布的西方，遇著他已經出家的親侄，一眼看見活佛，以為是死去的鬼魂，經過查問過去情形，他們三人，竟至摟抱痛哭，於是同往印度。活佛在途中以咒術醫好了很多印度人，那時有個王子的女兒，被病魔纏擾，百藥無效，活佛為她唸唸咒，病就好了。王子感謝他的救命之恩，自願建寺供養，但是活佛一片丹心，歸向中華，不允許在印度逗留，王子只得以印度大洋七百元，作為供養。他們三人，向著東方進行，到了孟買，然後乘船來到上海，即時前往普陀山朝拜觀音。從離開土牢，已經有七個月之久，受過多少折磨，歷過多少艱辛，竟得脫離苦難，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事。

那時西康代表丁子佩先生，與西藏金剛上師覺拔喇嘛，都說活佛從土牢脫險逃出的時候，曾經以他的神力，幻成一具死屍，表示已經死去。達賴喇嘛派人檢驗他的屍體，證實已經真的死亡，並且為他誦經七日。西藏人民，仰慕他是紅白兩教的一代祖師，為他建塔禮拜，尊為聖帝。過後一年，忽聞活佛又在北平出現，達賴甚感懷疑，於是暗中派人，前來攝影，果然是諾那活佛的真相。掘開他所埋葬的石塔，只贖下當時蓋在屍體上羊皮數張，並沒有他的屍體。於是逮捕那個

負責監守人若本，責他有虧職守，若本說，已經派人檢驗屍體屬實，達賴大怒，便處死若本。活佛死後復生，他的神蹟與耆域、杯度無異。漢地的皈依弟子，有人以此事問及活佛，活佛笑而不答，便更加使人無法揣度了。

民國十三年農曆三月十五日，活佛到了北平，先去拜見蒙藏院的總裁，總裁不予接待，因為早就接到諾那活佛的死訊。活佛於是虔修咕嚕咕咧法，感動到當時的執政段祺瑞，段氏十分驚異，對於活佛，敬禮有加，以黃沙佈地，迎請傳法，並且答應助他收復失地，送返西康，可惜那時政局改組，不能實行。活佛趁著這個時機，前往五臺山，朝禮文殊，禮拜金剛洞。這個地方，也是昔日貝麻密札大師成佛的聖地。活佛已經朝過普陀，如今又到五臺山，與他的師父貝雅達賴的預言，無不應驗。後來又往北平，傳授密法，皈依的人，愈來愈多，可見法緣殊勝了。

民國十五年農曆十二月十五日，應劉湘與李公度之邀請，前往重慶。民國十六、十七年，仍在重慶傳法，舉行過和平法會四十九天。當他閉關修法之前一天，電燈局李局長夫婦以及他的女兒，陪同活佛在樓上閒談，忽聞壇場內，發出長大吼聲，有數分鐘之久。活佛吩咐他們不要害怕，這是護法金剛降臨威力之所表現。法會將要圓滿，設壇誦經時，本來天氣是很清的，他說：「今晚是金剛弟子之母龍女降臨，有大風雨，你們須要有所準備啊！」到了二更時分，果然狂風暴雨，一時俱至。其餘如降魔、治病、觀察等等，無不神奇應驗。

活佛在重慶三年，黨政軍商學界等人，尊之有若神明，皈依弟子有萬多人。民國十八年農曆四月，由重慶往南京，接受國民政府所委派的蒙藏委員會委員，以及兼任立法委員職務。民國二十年六、七月間，大雨成災，江南江北，幾成澤國。這時南京佛教居士林，敦請活佛舉辦息災護摩法會，忽然間有幾陣狂風，把大雨吹散了。同時有個廣東弟子章居士，因為他的妻子因生產而亡，章居士十分悲痛，請求師父為他設法，活佛說：「你馬上搭車前往杭州，什麼街、什麼巷、第幾號門牌，你的妻子在那裡等候著你了！」章居士立即前往，找著門牌號數，即時有個杭州小姐，開門出來，以廣東方言說：「亞章！你來啦！我響呢處！」章居士真是莫名其妙，以一個杭州小姐，本來是說：「麼囉囉的多」的杭州話，為什麼會說出廣東話來呢？不由他不為之驚奇，於是隨她入門，見過岳父母，說明來歷，即時擇日，結婚成禮，然後雙雙對對，返回南京，成為再世因緣。若是自己修成奪舍轉生，已經是不可思議之事，何況又能為他人借屍還魂，其中奇奇妙妙之處，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民國廿三年農曆二月，邯鄲縣有個老狐狸，輾轉託人送信給活佛，自願率領

狐眾，數千眷屬，請求皈依。信中情詞懇切，活佛憫其真誠，准其所請，並教牠以神通力，前來南京皈依。他的道德，感化到狐類，雖古代的神僧，亦不過如是而已。

活佛在母親的腹中，已經能夠記憶前生之事。出胎以後，父母爲他請人唸經，所有唸經喇嘛的形貌以及所用的法器，都能記得清楚。活佛來到內地後，某次在辦事處，有人抱來一個一、二歲的幼女，幼女一看見他，便說：「你是我的兒子，你是吃我的乳長大的！」活佛問她：「何年生我？何處生我？」都能說出甚爲詳細。筆者曾以能否記憶從出生的嬰孩時的往事，問過許多人，皆云不知道。問過慈航法師，法師說：「記得！記得！」於是我們便作個會心的微笑。如今諾那活佛，也能記憶入胎和出胎後的事，誰說沒有前生？誰說修行沒有好處呢？

諾那活佛又應各界的請求，曾經去過上海、杭州、蘇州、莫干山、廣東、湖南、湖北、南昌、以及廬山各處傳法，皈依的人，不可勝數。

筆者回憶，大約是民國二十四年諾那活佛到了廣州，報名皈依的人有兩百多。筆者那時對於密宗，不感興趣，故此沒有報名。有一天，到堂兄莫廷芳的家裡去，堂兄正準備要往參加法會，我便抽身告辭，但堂兄挽留，要我偕他同去。到了目的地，堂兄出其入場證，守門的人，驗過憑證，我即時走避，但堂兄一手拉著我，不由分說，拉我入場，守門的人，亦不攔阻，於是不報名、不交費，竟得參加這個灌頂大法會。我並不是存心盜法，而是不由自主。眼見參加的人，個個都是非富即貴，法會開始，圍成一個大圓圈，受法的人，一個接著一個，猶如操兵排隊，慢步前進。這時有幾個金剛弟子，分散各處，有的向空中撒米，有的手執寶瓶，有的手執湯匙，有的手捧法水。米從頭頂落下，綠色的甘露，以湯匙灌入口中，法水斟下掌中，以水摩頭。漸漸便走到活佛的面前，那時活佛坐在一張沙發的木床上。我們低頭合掌，活佛眼睜睜地望著我，口中唸唸有詞，手執寶瓶，用力壓下我的頭頂上，加持完畢，接著又加持別人。這樣便是灌頂圓成。當時又有他的老弟子，教我們學唸了幾條密咒。從此以後，我得到很多奇異的覺受，若要都寫出來，起碼要有三兩千字，只有略而不談吧！不過有一句重要話，若得密宗有大成就者的灌頂加持，前後判若兩人。自力雖然重要，他力更爲莫測，沒有經驗過的人，不妨嘗試一下。

據蘇屯圍居士說他曾向活佛請求舍利，活佛以手往頸後一擦，就擦出一顆舍利，難道他項背，儲藏著許多現成的舍利麼！

民國二十四年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以南京爲國都。活佛到了南京，蔣委員

長對他亦甚尊重，並且派有侍從長官護送前往杭州，爲嘛哈嘎囉廟開光。嘛哈嘎囉譯義是大黑天，即是大悲咒第六句所謂摩訶迦盧尼迦耶，是五部密法的大護法。這間廟是元世祖信奉八思巴，封爲大寶法王，從那時候起，漢地才有此廟。它的名稱，與漢地的神廟，大不相同，故此來歷如何，無人知曉。如今以一個外來的生疏客人，而能知道有這麼一間廟，未嘗不又是一個奇蹟。因爲活佛擅長誅法，以嘛哈嘎囉爲本尊，他們彼此之間，可能暗中互通消息，故此，能夠知道有這麼一間廟。我們凡夫雖然天天從廟門出入，竟致一無所知，亦是理所當然。

那時南京的弟子們，設有一間蓮華精舍，活佛常在精舍傳法。不久他便要返回西康，政府乘機派他爲西康宣慰使。他到過漢地十二年，深知漢地佛教徒，都是修習淨土宗。他返回西康之後，勸請貢噶佛爺到南京來，專爲信徒們開頂。這個大法，自從佛教入中國二千多年，除了文殊師利菩薩，曾爲靈坦禪師開過頂門以外，這是第一次傳入漢地，貢噶佛爺又把此法傳給漢人，可見他們師兄弟之間，憐念漢地佛教徒，多麼老婆心切。只可惜，大部份劃地自限，固執成見的人們，盲目反對，那不是辜負了活佛的一片婆心嗎？

活佛在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西康甘孜示寂。臨終時說還要再來，並囑停屍三日然後焚化，骨灰運往廬山。在示寂時，兩鼻垂下紅白雙珠，全身縮短，好像嬰孩一樣大小，與梁末的陸法和同樣表現。弟子們把火葬日期，事先告知民眾，一方面用藍布裹身爲跏趺坐，一方面疊置木柴成一平臺，然後把遺骸昇在臺上，以乾牛糞引火。忽然一道白光，從活佛頂門衝出，往上直升，射進太陽，白光強烈，不可逼視。山民見狀，膜拜不已，聲震山谷。白光過後，還有兩道五色的虹光照耀著天空。唸開路經時，天昏地暗，大雷大雨，天地爲之失色，日月爲之無光。

火化後所得舍利，有白紅藍三色。大概因爲修法時，觀想眉間唵字放白光，喉間阿字放紅光，心際吽字放藍光，平日修習成功所致！又他的心臟，火燒不壞，心臟中空，外現忿怒金剛相，鬚眉畢現，在場觀眾，莫不踴躍歡喜，都認爲大喇嘛是個究竟成就者。我們政府封他爲普佑法師，這就是南無不生不滅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的應化事蹟了。

超出世間修心要訣（修行方法先空、後假、次中，所謂歷別三觀）

金剛上師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法嗣 蓮華金剛藏班智達大持明金剛阿闍黎吳

潤江口授

- 1.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 2.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即中道義。

世 間	世 間	觀行（因地修行）	心 要	超出世間	識	因行—果行
（一） 情世間 指四聖六凡 十法界 正報 人緣	生老病死 無常迅速 剎那不住	空觀——空一切法 一切一切還歸真如空性 泯其末那	無念無憶從 容安住正定 空一切事及 人物境乃至 一切法	空其六根返 妄歸真而超 出生死	根	成佛了因 ↓ 般若德
（二） 器世間 指山河大地 依報 地利	成住壞空 無常迅速 剎那不住	假觀——立一切法 一切一切次第安立如夢 如幻 淨其六塵	無相無作從 容安住正定 離一切相、 泯一切法	守其六根返 染還淨而超 出成壞	塵	成佛緣因 ↓ 解脫德
（三） 時世間 天時	生住異滅 無常迅速 剎那不住	中觀——統一切法 過、現、未三心不可得 ，指過去、現在、未來 一切事事物物法法均不 可得，即心自性成就慧 身 住世空有圓融、出世空 有雙超，轉其八識	無住無得失 無愛惡取捨 分別，非相 對亦非絕對 ，自心平等 而住，直證 中道實相， 泯識歸性	攝念澄心撥 迷歸覺識自 本心顯自本 性而超出生 滅	塵	成佛正因 ↓ 法身德

全文終